

水浒传

三

明 施耐庵 罗贯中



中州古籍出版社

〔明〕施耐庵 罗贯中 著

水浒传 三

暴拯群 校点

中州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引首.....	1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1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12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39
第四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54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75
第六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90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104

第八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118

第九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129

第十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144

第十一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156

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169

第十三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180

第十四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192

第十五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203

第十六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217

第十七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233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250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265

- 第二十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281
-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298
- 第二十二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315
- 第二十三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328
- 第二十四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342
- 第二十五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377
-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叔送丧 供人头武二郎设祭..... 389
-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407
-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419
-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430
-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441
-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456

-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471
-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492
-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506
-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522
-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539
-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大闹浔阳江..... 553
-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569
-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586
-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608
- 四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621
-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639
-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654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674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692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 713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727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743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754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771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784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799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814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832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846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859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873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888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902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916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931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948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968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982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995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1007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1019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1034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1048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1060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1071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闹东京..... 1088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1102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1116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 1130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1140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1156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1169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1180

-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1192
-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1211
-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1225
-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1241
-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1255
-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1269
-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1284
-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1296
-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1307
-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1322
-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镇燕青遇故..... 1335
-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1346

第九十二回

振军威小李广神箭 打盖郡智多星密筹..... 1358

第九十三回

李逵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 1369

第九十四回

关胜义降三将 李逵莽陷众人..... 1378

第九十五回

宋公明忠感后土 乔道清术败宋兵..... 1391

第九十六回

幻魔君术窘五龙山 入云龙兵围百谷岭..... 1400

第九十七回

陈瓘谏官升安抚 琼英处女做先锋..... 1408

第九十八回

张清缘配琼英 吴用计鸩邬梨..... 1418

第九十九回

花和尚解脱缘缠井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 1435

第一百回

张清琼英双建功 陈瓘宋江同奏捷..... 1447

第一百一回

谋坟地阴险产逆 蹈春阳妖艳生奸..... 1457

第一百二回

王庆因奸吃官司 龚端被打师军犯..... 1466

第一百三回

张管营因妾弟丧身 范节级为表兄医脸..... 1476

第一百四回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并旧强人..... 1487

第一百五回

宋公明避暑疗军兵 乔道清回风烧贼寇..... 1498

第一百六回

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汨没破坚城..... 1507

第一百七回

宋江大胜纪山军 朱武打破六花阵..... 1517

第一百八回

乔道清兴雾取城 小旋风藏炮击贼..... 1525

第一百九回

王庆渡江被捉 宋江剿寇成功..... 1540

第一百十回

燕青秋林渡射雁 宋江东京城献俘..... 1555

第一百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1572

第一百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1586

第一百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1599

第一百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1613

第一百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1628

第一百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1642

第一百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1654

第一百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1668

第一百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1686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1707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话说江州城外白龙庙中，梁山泊好汉劫了法场，救得宋江、戴宗。正是晁盖、花荣、黄信、吕方、郭盛、刘唐、燕顺、杜迁、宋万、朱贵、王矮虎、郑天寿、石勇、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胜，共是一十七人，领带着八九十个悍勇壮健小喽罗。浔阳江上来接应的好汉张顺、张横、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九筹好汉，也带四十余人，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撑驾三只大船，前来接应。城里黑旋风李逵引众人杀至浔阳江边。两路救应，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都在白龙庙里聚义。只听得小喽罗报道：“江州城里军兵擂鼓，摇旗鸣锣，发喊追赶到来。”

那黑旋风李逵听得，大吼一声，提两把板斧，先出庙门。众好汉呐声喊，都挺手中军器，齐出庙来迎敌。刘唐、朱贵先把宋江、戴宗护送上船；李俊同张顺、三阮整顿船只。就江边看时，见城里出来的官军，约有五七千马

军，当先都是顶盔衣甲，全副弓箭，手里都使长枪，背后步军簇拥，摇旗呐喊，杀奔前来。这里李逵当先，抡着板斧，赤条条地飞奔砍将入去，背后便是花荣、黄信、吕方、郭盛四将拥护。花荣见前面的军马都扎住了枪，只怕李逵着伤，偷手取弓箭出来，搭上箭，拽满弓，望着为头领的一个马军，飏地一箭，只见翻筋斗射下马去。那一伙马军，吃了一惊，各自奔命，拨转马头便走，倒把步军先冲倒了一半。这里众好汉们一齐冲突将去，杀得那官军尸横野烂，血染江红，直杀到江州城下。城上策应官军早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官军慌忙入城，关上城门，好几日不敢出来。众多好汉拖转黑旋风，回到白龙庙前下船。晁盖整点众人完备，都叫分头下船，开江便走。却值顺风，拽起风帆，三只大船载了许多人马头领，却投穆太公庄上来。一帆顺风，早到岸边埠头。

一行众人，都上岸来。穆弘邀请众好汉到庄内堂上，穆太公出来迎接，宋江等众人都相见了。太公道：“众头领连夜劳神，且请客房中安歇，将息贵体。”各人且去房里暂歇将养，整理衣服器械。当日穆弘叫庄客宰了一头黄牛，杀了十数个猪、羊，鸡、鹅、鱼、鸭，珍肴异馔，排下筵席，管待众头领。饮酒中间，说起许多情节。晁盖道：“若非是二哥众位把船相救，我等皆被陷于纆绁。”穆太公道：“你等如何却打从那条路上来？”李逵道：“我自只拣人多处杀将去，他们自要跟我来，我又不曾叫他。”

众人听了，都大笑。

宋江起身与众人道：“小人宋江，若无众好汉相救时，和戴院长皆死于非命。今日之恩，深于沧海，如何报答得众位？只恨黄文炳那厮搜根剔齿，几番唆毒，要害我们。这冤仇如何不报？怎地启请众位好汉，再做个天大人情，去打了无为军，杀得黄文炳那厮，也与宋江消了这口无穷之恨。那时回去如何？”晁盖道：“我们众人偷营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似此奸贼已有提备，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队人马，一发和学究、公孙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来报仇，也未为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够得来。一者山遥路远，二乃江州必然申明文，各处谨守，不要痴想。只是趁这个机会，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准备。”花荣道：“哥哥见得是。虽然如此，只是无人识得路径，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个人去那里城中探听虚实，也要看无为军出没的路径去处，就要认黄文炳那贼的住处了，然后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说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处无为军最熟，我去探听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贤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当日别了众人自去了。

只说宋江自和众头领在穆弘庄上商议要打无为军一事，整顿军器枪刀，安排弓弩箭矢，打点大小船只等项，提备已了。只见薛永去了两日，带将一个人回到庄上来，拜见宋江。宋江便问道：“兄弟，这位壮士是谁？”薛永答

道：“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做得第一手裁缝，端的是飞针走线。更兼惯习枪棒，曾拜薛永为师。人见他黑瘦轻捷，因此唤他做通臂猿。现在这无为军城里黄文炳家做生活。小弟因见了，就请在此。”宋江大喜，便教同坐商议。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数，自然义气相投。

宋江便问江州消息，无为军路径如何。薛永说道：“如今蔡九知府计点官军、百姓被杀死有五百余人；带伤中箭者，不计其数。现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城门日中后便关，出入的好生盘问得紧。原来哥哥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黄文炳那厮三回五次，点拨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见劫了法场，城中甚慌，晓夜提备。小弟又去无为军打听，正撞见侯健这个兄弟出来吃饭，因是得知备细。”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侯健道：“小人自幼只爱习学枪棒，多得薛师父指教，因此不敢忘恩。近日黄通判特取小人来他家做衣服，因出来遇见师父，提起仁兄大名，说起此一节事来。小人要结识仁兄，特来报知备细：这黄文炳有个嫡亲哥哥，唤做黄文烨，与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这黄文烨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桥补路，塑佛斋僧，扶危济困，救拔贫苦，那无为军城中，都叫他黄佛子。这黄文炳虽是罢闲通判，心里只要害人，惯行歹事，无为军都叫他做黄蜂刺。他弟兄两个分开做两处住，只在一条巷内出入，靠北门里便是他家。黄文炳贴着城住，黄文烨近着大街。小人在他那里做生活，却听得黄通判回家

来说这件事：‘蔡九知府已被瞒过了，却是我点拨他，教知府先斩了，然后奏去。’黄文烨听得说时，只在背后骂说道：‘又做这等短命促掐的事。于你无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时，报应只在目前，却不是反招其祸。’这两日听得劫了法场，好生吃惊。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与他计较，尚兀自未回来。”宋江道：“黄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路？”侯健道：“原是一家分开的，如今只隔着中间一个菜园。”宋江道：“黄文炳家多少人口？有几房头？”侯健道：“男子妇人通有四五十口。”宋江道：“天教我报仇，特地送这个人来。虽是如此，全靠众弟兄维持。”众人齐声应道：“当以死向前，正要驱除这等赃滥奸恶之人，与哥哥报仇雪恨。”宋江又道：“只恨黄文炳那贼一个，却与无为军百姓无干。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骂我等不仁。众弟兄去时，不可分毫侵害百姓。今去那里，我有一计，只望众人扶助扶助。”众头领齐声道：“专听哥哥指教。”

宋江道：“有烦穆太公对付八九十个叉袋，又要百十束芦柴，用着五只大船，两只小船。央及张顺、李俊驾两只小船，在江面上与他如此行。五只大船上，用着张横、三阮、童威和识水的人护船。此计方可。”穆弘道：“此间芦苇、油柴、布袋都有，我庄上的人都会使水驾船，便请哥哥行事。”宋江道：“却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胜，先去无为军城中藏了。来日三更二点为期，且听门外放起带

铃鹑鸽，便教白胜上城策应。先插一条白绢号带，近黄文炳家，便是上城去处。再又教石勇、杜迁扮做丐者，去城门前边左近埋伏，只看火为号，便要下手杀把门军士。李俊、张顺只在江面上往来巡绰，等候策应。”

宋江分拨已定。薛永、白胜、侯健先自去了。随后再是石勇、杜迁扮做丐者，身边各藏了短刀暗器，也去了。这里自一面扛抬沙土布袋和芦苇、油柴，上船装载。众好汉至期各各拴束了，身上都准备了器械，船仓里埋伏军汉，众头领分拨下船。晁盖、宋江、花荣在童威船上；燕顺、王矮虎、郑天寿在张横船上；戴宗、刘唐、黄信在阮小二船上；吕方、郭盛、李立在阮小五船上；穆弘、穆春、李逵在阮小七船上。只留下朱贵、宋万在穆太公庄，看理江州城里消息。先使童猛棹一只打渔快船，前去探路。小喽罗并军健都伏在仓里，大家庄客、水手，撑驾船只，当夜密地望无为军来。此时正是七月尽天气，夜凉风静，月白江清，水影山光，上下一碧。昔日参寥子有首诗题这江景，道是：

洪涛滚滚烟波杳，月淡风清九江晓。

欲从舟子问如何，但觉庐山眼中小。

是夜初更前后，大小船只都到无为江岸边，拣那有芦苇深处，一字儿缆定了船只，只见童猛回船来报道：“城里并无些动静。”宋江便叫手下众人，把这沙土布袋和芦苇干柴都搬上岸，望城边来。听那更鼓时，正打二更。宋

江叫小喽罗各各挖了沙土布袋并芦柴，就城边堆垛了。众好汉各挺手中军器，只留张横、三阮、两童守船接应，其余头领都奔城边来。望城上时，约离北门有半里之路，宋江便叫放起带铃鹁鸽。只见城上一条竹竿，缚着白号带，风飘起来。宋江见了，便叫军士就这城边堆起沙土布袋，分付军汉，一面挑担芦苇、油柴上城。只见白胜已在那里接应等候，把手指与众军汉道：“只那条巷便是黄文炳住处。”宋江问白胜道：“薛永、侯健在那里？”白胜道：“他两个潜入黄文炳家里去了，只等哥哥到来。”宋江又问道：“你曾见石勇、杜迁么？”白胜道：“他两个在城门边左近伺候。”宋江听罢，引了众好汉下城来，径到黄文炳门前。只见侯健闪在房檐下，宋江唤来，附耳低言道：“你去将菜园门开了，放他军士把芦苇、油柴堆放里面，可教薛永寻把火来点着，却去敲黄文炳门道：‘隔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笼什物搬来寄顿。’敲得门开，我自摆布。”

宋江教众好汉分几个把住两头，侯健先去开了菜园门，军汉把芦柴搬来，堆在里面，侯健就讨了火种，递与薛永，将来点着。侯健便闪出来，却去敲门叫道：“隔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笼搬来寄顿，快开门则个。”里面听得，便起来看时，望见隔壁火起，连忙开门出来。晁盖、宋江等呐声喊，杀将入去。众好汉亦各动手，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黄文炳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

口，尽皆杀了，不留一人，只不见了文炳一个。众好汉把他从前酷害良民积攒下许多家私金银，收拾俱尽。大哨一声，众多好汉都扛了箱笼家财，却奔城上来。

且说石勇、杜迁见火起，各掣出尖刀，便杀把门军人。又见前街邻舍拿了水桶梯子，都来救火，石勇、杜迁大喝道：“你那百姓，休得向前！我们是梁山泊好汉数千在此，来杀黄文炳一门良贱，与宋江、戴宗报仇，不干你百姓事。你们快回家躲避了，休得出来闲管事。”众邻舍还有不信的，立住了脚看，只见黑旋风李逵抡起两把板斧，着地卷将来，众邻舍方才呐声喊，抬了梯子水桶，一哄都走了。这边后巷也有几个守门军汉，带了些人，挖了麻搭火钩，都奔来救火。早被花荣张起弓，当头一箭，射翻了一个，大喝道：“要死的，便来救火！”那伙军汉一齐都退去了。只见薛永拿着火把，便就黄文炳家里前后点着，乱乱杂杂火起。看那火时，但见：

黑云匝地，红焰飞天。碎律律走万道金蛇，焰腾腾散千团火块。狂风相助，雕梁画栋片时休。炎炎涨空，大厦高堂弹指没。这不是火，却是：文炳心头恶，触恼丙丁神。害人施毒焰，惹火自烧身。

当时石勇、杜迁已杀倒把门军士，李逵砍断铁锁，大开了城门，一半人从城上出去，一半人从城门下出去。张横、三阮、两童都来接应，合做一处，扛抬财物上船。无为军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汉劫了法场，杀死无数的人，如

何敢出来追赶？只得回避了。这宋江一行众好汉只恨拿不着黄文炳，都上了船去，摇开了，自投穆弘庄上来，不在话下。

却说江州城里望见无为军火起，蒸天价红，满城中讲动，只得报知本府。这黄文炳正在府里议事，听得报说了，慌忙来禀知府道：“敝乡失火，急欲回家看觑。”蔡九知府听得，忙叫开城门，差一只官船相送。黄文炳谢了知府，随即出来，带了从人，慌速下船，摇开江面，望无为军来。看见火势猛烈，映得江面上都红，艄公说道：“这火只是北门里火。”黄文炳见说了，心里越慌。看看摇到江心里，只见一只小船从江面上摇过去了，不多时，又是一只小船摇将过来，却不径过，望着官船直撞将来。从人喝道：“甚么船，敢如此直撞来！”只见那小船上一个大汉跳起来，手里拿着挠钩，口里应道：“去江州报失火的船。”黄文炳便钻出来问道：“那里失火？”那大汉道：“北门里黄通判家，被梁山泊好汉杀了一家人口，劫了家私，如今正烧着哩！”黄文炳失口叫声苦，不知高低。那汉听了，一挠钩搭住了船，便跳过来。黄文炳是个乖觉的人，早瞧了八分，便奔船梢后走，望江里踊身便跳。忽见江面上一只船，水底下早钻过一个人，把黄文炳劈腰抱住，拦头掀起，扯上船来。船上那个大汉早来接应，便把麻索绑了。水底下活捉了黄文炳的，便是浪里白跳张顺；船上把挠钩的，便是混江龙李俊。两个好汉立在船上，那

摇官船的艄公只顾下拜。李俊说道：“我不杀你们，只要捉黄文炳这厮，你们自回去说与蔡九知府那贼驴知道，俺梁山泊好汉们权寄下他那颗驴头，早晚便要来取。”艄公战抖抖的道：“小人去说。”李俊、张顺拿了黄文炳过自己的小船上，放那官船去了。

两个好汉棹了两只快船，径奔穆弘庄上，早摇到岸边，望见一行头领，都在岸上等候，搬运箱笼上岸。见说拿得黄文炳，宋江不胜之喜。众好汉一齐心中大喜，说：“正要此人见面。”李俊、张顺早把黄文炳带上岸来，众人看了，监押着，离了江岸，到穆太公庄上来。朱贵、宋万接着众人，入到庄里草厅上坐下。

宋江把黄文炳剥了湿衣服，绑在柳树上，请众头领团团坐定。宋江叫取一壶酒来，与众人把盏。上自晁盖，下至白胜，共是三十位好汉，都把遍了。宋江大骂黄文炳：“你这厮，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杀我两个？你既读圣贤之书，如何要做这等毒害的事？我又不与你有杀父之仇，你如何定要谋我？你哥哥黄文烨，与你这厮一母所生，他怎恁般修善，久闻你那城中都称他做黄佛子，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你这厮在乡中只是害人，交结权势，浸润官长，欺压良善，我知道无为军人民都叫你做黄蜂刺，我今日且替你拔了这个刺！”黄文炳告道：“小人已知过失，只求早死。”晁盖喝道：“你那贼驴，怕你不死！你这厮早知今日，悔

不当初。”宋江便问道：“那个兄弟替我下手？”只见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说道：“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烧吃。”晁盖道：“说得是，教取把尖刀来，就讨盆炭火来，细细地割这厮烧来下酒，与我贤弟消这怨气。”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黄文炳笑道：“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且会说黄道黑，拨置害人，无中生有撺掇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众多好汉看割了黄文炳，都来草堂上与宋江贺喜。有诗为证：

文炳趋炎巧计乖，却将忠义苦挤排。

奸谋未遂身先死，难免剖心炙肉灾。

只见宋江先跪在地下，众头领慌忙都跪下，齐道：“哥哥有甚事，但说不妨，兄弟们敢不听。”宋江便道：“小可不才，自小学吏。初世为人，便要结识天下好汉。奈缘力薄才疏，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愿。自从刺配江州，多感晁头领并众豪杰苦苦相留，宋江因见父亲严训，不曾肯住。正是天赐机会，于路直至浔阳江上，又遭际许多豪杰。不想小可不才，一时间酒后狂言，险累了戴院长性命。感谢众位豪杰不避凶险，来虎穴龙潭，力救残生；又蒙协助，报了冤仇。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众位意下

若何？如是相从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愿去的，一听尊命。只恐事发，反遭负累，烦可寻思。”说言未绝，李逵跳将起来，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宋江道：“你这般粗卤说话！全在各人弟兄们心肯意肯，方可同去。”众人议论道：“如今杀死了许多官军人马，闹了两处州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军马来擒获。今若不随哥哥去，同死同生，却投那里去？”

宋江大喜，谢了众人。当日先叫朱贵和宋万前回山寨里去报知，次后分作五起进程：头一起，便是晁盖、宋江、花荣、戴宗、李逵；第二起，便是刘唐、杜迁、石勇、薛永、侯健；第三起，便是李俊、李立、吕方、郭盛、童威、童猛；第四起，便是黄信、张顺、张横、阮家三弟兄；第五起，便是燕顺、王矮虎、穆弘、穆春、郑天寿、白胜。五起二十八个头领，带了一干人等，将这所得黄文炳家财各各分开，装载上车子。穆弘带了太公并家小人等，将应有家财金宝装载车上。庄客数内有不愿去的，都赍发他些银两，自投别主去；佣工有愿去的，一同便往。前四起陆续去了，已自行动。穆弘收拾庄内已了，放下十数个火把，烧了庄院，撇下了田地，自投梁山泊来。

且不说五起人马登程，节次进发，只隔二十里而行。先说第一起晁盖、宋江、花荣、戴宗、李逵五骑马，带着车仗人伴，在路行了三日，前面来到一个去处，地名唤做

黄门山。宋江在马上与晁盖说道：“这座山生得形势怪恶，莫不有大伙在内？可着人催攒后面人马上来，一同过去。”说犹未了，只见前面山嘴上锣鸣鼓响。宋江道：“我说么！且不要走动，等后面人马到来，好和他厮杀。”花荣便拈弓搭箭在手，晁盖、戴宗各执朴刀，李逵拿着双斧，拥护着宋江，一齐趲马向前。只见山坡边闪出三五百个小喽罗，当先簇拥出四筹好汉，各挺军器在手，高声喝道：“你等大闹了江州，劫掠了无为军，杀害了许多官军百姓，待回梁山泊去？我四个等你多时。会事的只留下宋江，都饶了你们性命。”

宋江听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说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无伸，今得四方豪杰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处触犯了四位英雄，万望高抬贵手，饶恕残生。”那四筹好汉见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滚鞍下马，撇了军器，飞奔前来，拜倒在地上，说道：“俺弟兄四个只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名，想杀也不能够见面。俺听知哥哥在江州为事吃官司，我弟兄商议定了，正要来劫牢，只是不得个实信。前日使小喽罗直到江州来打听，回来说道：‘已有多少好汉闹了江州，劫了法场，救出往揭阳镇去了。后又烧了无为军，劫掠黄通判家。’料想哥哥必从这里来。节次使人路中来探望，犹恐未真，故反作此一番诘问。冲撞哥哥，万勿见罪。今日幸见仁兄，小寨里略备薄酒粗食，权当接风。请众好汉同到敝寨盘桓片时。”

宋江大喜，扶起四位好汉，逐一请问大名。为头的那人姓欧，名鹏，祖贯是黄州人氏。守把大江军户，因恶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绿林中，熬出这个名字，唤做摩云金翅。第二个好汉姓蒋，名敬，祖贯是湖南潭州人氏。原是落科举子出身，科举不第，弃文就武，颇有谋略，精通书算，积万累千，纤毫不差，亦能刺枪使棒，布阵排兵，因此人都唤他做神算子。第三个好汉姓马，名麟，祖贯是南京建康人氏。原是小番子闲汉出身，吹得双铁笛，使得好大滚刀，百十人近他不得，因此人都唤他做铁笛仙。第四个好汉姓陶，名宗旺，祖贯是光州人氏。庄家田户出身，惯使一把铁锹，有的是气力，亦能使枪抡刀，因此人都唤做九尾龟。怎见得四个好汉英雄，有《西江月》为证：

力壮身强无赛，行时捷似飞腾，摩云金翅是欧鹏，首位黄山排定。幼恨毛锥失利，长从韬略搜精，如神算法善行兵，文武全才蒋敬。

铁笛一声山裂，铜刀两口神惊，马麟形貌更狰狞，厮杀场中超乘。宗旺力如猛虎，铁锹到处无情，神龟九尾喻多能，都是英雄头领。

这四筹好汉接住宋江，小喽罗早捧过果盒，一大壶酒，两大盘肉，托过来把盏。先递晁盖、宋江，次递花荣、戴宗、李逵，与众人都相见了，一面递酒。没两个时辰，第二起头领又到了，一个个尽都相见。把盏已遍，邀请众位上山。两起十位头领先来到黄门山寨内，那四筹好

汉便叫椎牛宰马管待。却教小喽罗陆续下山，接请后面那三起十八位头领上山来筵宴。未及半日，三起好汉已都来到了，尽在聚义厅上筵席相会。宋江饮酒中间，在席上开话道：“今次宋江投奔了哥哥晁天王，上梁山泊去，一同聚义；未知四位好汉肯弃了此处，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四个好汉齐答道：“若蒙二位义士不弃贫贱，情愿执鞭坠镫。”宋江、晁盖大喜，便说道：“既是四位肯从大义，便请收拾起程。”众多头领俱各欢喜。在山寨住了一日，过了一夜。

次日，宋江、晁盖仍旧做头一起，下山进发先去；次后依例而行，只隔着二十里远近。四筹好汉收拾起财帛金银等项，带领了小喽罗三五百人，便烧毁了寨栅，随作第六起登程。宋江又合得这四个好汉，心中甚喜，于路在马上对晁盖说道：“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虽是受了些惊恐，却也结识得这许多好汉。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一路上说着闲话，不觉早来到朱贵酒店里了。

且说四个守山寨的头领吴用、公孙胜、林冲、秦明和两个新来的萧让、金大坚，已得朱贵、宋万先回报知，每日差小头目棹船出来酒店里迎接，一起起都到金沙滩上岸，擂鼓吹笛，众好汉们都乘马轿，迎上寨来。到得关下，军师吴学究等六人把了接风酒，都到聚义厅上，焚起一炉好香。晁盖便请宋江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

江那里肯？便道：“哥哥差矣！感蒙众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让不才？若要坚执如此相让，宋江情愿就死。”晁盖道：“贤弟如何这般说！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宋江道：“仁兄，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再三推晁盖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吴学究坐了第三位，公孙胜坐了第四位。宋江道：“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众人齐道：“哥哥言之极当。”左边一带，是林冲、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万、朱贵、白胜；右边一带，论年甲次序，互相推让，花荣、秦明、黄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张横、张顺、燕顺、吕方、郭盛、萧让、王矮虎、薛永、金大坚、穆春、李立、欧鹏、蒋敬、童威、童猛、马麟、石勇、侯健、郑天寿、陶宗旺。共是四十位头领坐下。大吹大擂，且吃庆喜筵席。

宋江说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谣言一事，说与众人：“叵耐黄文炳那厮，事又不干他己，却在知府面前胡言乱道，解说道：‘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不是个‘宋’字？‘刀兵点水工’，兴动刀兵之人，必是三点水着个‘工’字，不是个‘江’

字？这个正应宋江身上。那后两句道：‘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长又传了假书，以此黄文炳那厮擗掇知府，只要先斩后奏。若非众好汉救了，焉得到此！”李逵跳将起来道：“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炳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戴宗连忙喝道：“铁牛，你这厮胡说！你今日既到这里，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儿，须要听两位头领哥哥的言语号令，亦不许你胡言乱语，多嘴多舌。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李逵道：“阿叻！若割了我这颗头，几时再长的一个出来。我只吃酒便了。”众多好汉都笑。

宋江又题起拒敌官军一事，说道：“那时小可初闻这个消息，好不惊恐，不期今日轮到宋江身上。”吴用道：“兄长当初若依了弟兄之言，只住山上快活，不到江州，不省了多少事？这都是天数注定如此。”宋江道：“黄安那厮，如今在那里？”晁盖道：“那厮住不够两三个月，便病死了。”宋江嗟叹不已。当日饮酒，各各尽欢。晁盖先叫安顿穆太公一家老小。叫取过黄文炳的家财，赏劳了众多出力的小喽罗。取出原将来的信笼，交还戴院长收用。戴

宗那里肯要？定教收放库内，公支使用。晁盖叫众多小喽罗参拜了新头领李俊等，都参见了。连日山寨里杀牛宰马，作庆贺筵席，不在话下。

再说晁盖教向山前山后各拨定房屋居住，山寨里再起造房舍，修理城垣。至第三日，酒席上宋江起身对众头领说道：“宋江还有一件大事，正要禀众弟兄：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乞假数日，未知众位肯否？”晁盖便问道：“贤弟今欲要往何处，干甚么大事？”宋江不慌不忙，说出这个去处。有分教：枪刀林里，再逃一遍残生；山岭边旁，传授千年勋业。正是：只因玄女书三卷，留得清风史数篇。毕竟宋公明要往何处去走一遭，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话说当下宋江在筵上对众好汉道：“小可宋江自蒙救护上山，到此连日饮宴，甚是快乐，不知老父在家，正是何如。即目江州申奏京师，必然行移济州，着落郟城县追捉家属，比捕正犯，恐老父存亡不保。宋江想念，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以绝挂念，不知众弟兄还肯容否？”晁盖道：“贤弟，这件是人伦中大事，不成我和你受用快乐，倒教家中老父吃苦？如何不依贤弟？只是众兄弟们连日辛苦，寨中人马未定，再停两日，点起山寨人马，一径去取了来。”宋江道：“仁兄，再过几日不妨。只恐江州行文到济州追捉家属，以此事不宜迟。今也不须点多人去，只宋江潜地自去，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连夜上山来。那时乡中神不知，鬼不觉。若还多带了人伴去，必然惊吓乡里，反招不便。”晁盖道：“贤弟路中倘有疏失，无人可救。”宋江道：“若为父亲，死而无怨。”当日苦留不住，宋江坚执要行，便取个毡笠带了，提条短棒，腰带利刃，便下山

去。众头领送过金沙滩自回。

且说宋江过了渡，到朱贵酒店里上岸，出大路投郟城县来。路上少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一日奔宋家村，晚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次日趲行到宋家村时，却早，且在林子里伏了，等待到晚，却投庄上来敲后门。庄里听得，只见宋清出来开门。见了哥哥，吃那一惊。慌忙道：“哥哥，你回家来怎地？”宋江道：“我特来家取父亲和你。”宋清道：“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这里都知道了。本县差下这两个赵都头，每日来勾取，管定了我们，不得转动。只等江州文书到来，便要捉我们父子二人，下在牢里监禁，听候拿你。日里夜间，一二百土兵巡绰。你不宜迟，快去梁山泊请下众头领来，救父亲并兄弟。”

宋江听了，惊得一身冷汗。不敢进门，转身便走，奔梁山泊路上来。是夜月色朦胧，路不分明，宋江只顾拣僻静小路去处走。约莫也走了一个更次，只听得背后有人发喊起来。宋江回头听时，只隔一二里路，看见一簇火把照亮，只听得叫道：“宋江休走！”宋江一头走，一面肚里寻思：“不听晁盖之言，果有今日之祸。皇天可怜，垂救宋江则个。”远远望见一个去处，只顾走。少间风扫薄云，现出那轮明月，宋江方才认得仔细，叫声苦，不知高低。看了那个去处，有名唤做还道村。原来团团都是高山峻岭，山下一遭涧水，中间单单只一条路。人来这村，左来

右去走，只是这条路，更没第二条路。宋江认的这个村口，欲待回身，却被背后赶来的人已把住了路口，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宋江只得奔入村里来，寻路躲避。抹过一座林子，早看见一所古庙。但见：

墙垣颓损，殿宇倾斜。两廡画壁长苍苔，满地花
砖生碧草。门前小鬼，折臂膊不显狰狞；殿上判官，
无幞头不成礼数。供床上蜘蛛结网，香炉内蝼蚁营
窠。狐狸常睡纸炉中，蝙蝠不离神帐里。

宋江只得推开庙门，乘着月光，入进庙里来，寻个躲避处。前殿后殿，相了一回，安不得身，心里越慌。只听得外面有人道：“都管只走在这庙里！”宋江听得时，是赵能声音。急没躲处，见这殿上一所神厨，宋江揭起帐幔，望里面探身便钻入神厨里。安了短棒做一堆儿伏在厨内，气也不敢喘。只听的外面拿着火把，照将入来。

宋江在神厨里偷眼看时，赵能、赵得引着四五十人，拿着火把，各到处照，看看照上殿来。宋江道：“我今番走了死路，望阴灵庇护则个，神明庇佑。”一个个都走过了，没人看着神厨里。宋江道：“却不是天幸！”只见赵得将火把来神厨内照一照，宋江道：“我这番端的受缚。”赵得一只手将朴刀杆挑起神帐，上下把火只一照，火烟冲将起来，冲下一片黑尘来，正落在赵得眼里，眯了眼，便将火把丢在地下，一脚踏灭了，走出殿门外来，对土兵们道：“这厮不在庙里。别又无路，却走向那里去了？”众土

兵道：“多应这厮走入村中树林里去了。这里不怕他走脱。这个村唤做还道村，只有这条路出入，里面虽有高山林木，却无路上的去。都头只把住村口，他便会插翅飞上天去，也走不脱了。待天明，村里去细细搜捉。”赵得道：“也是。”引了土兵下殿去了。

宋江道：“却不是神明护佑！若还得了性命，必当重修庙宇，再建祠堂，阴灵保佑则个。”说犹未了，只听的有几个土兵在庙门前叫道：“都头，在这里了。”赵能、赵得和众人一伙抢入来。宋江道：“却不又是晦气，这遭必被擒捉。”赵能到庙前问道：“在那里？”土兵道：“都头，你来看庙门上两个尘手迹，一定是却才推开庙门，闪在里面去了。”赵能道：“说的是，再仔细搜一搜看。”

这伙人再入庙里来搜看，宋江道：“我命运这般蹇拙，今番必是休了。”那伙人去殿前殿后搜遍，只不曾翻过砖来。众人又搜了一回，火把看看照上殿来。赵能道：“多是只在神厨里，却才兄弟看不仔细，我自照一照看。”一个土兵拿着火把，赵能一手揭起帐幔，五七个人伸头来看。不看万事俱休，才看一看，只见神厨里卷起一阵恶风，将那火把都吹灭了。黑腾腾罩了庙宇，对面不见。赵能道：“却又作怪。平地里卷起这阵恶风来，想是神明在里面，定嗔怪我们只管来照，因此起这阵恶风显应。我们且去罢。只守住村口，待天明再来寻。”赵得道：“只是神厨里不曾看得仔细，再把枪去搠一搠。”赵能道：“也是。”

两个却待向前，只听的殿后又卷起一阵怪风，吹的飞沙走石，滚将下来，摇的那殿宇岌岌地动。罩下一阵黑云，布合了上下，冷气侵人，毛发竖起。赵能情知不好，叫了赵得道：“兄弟快走，神明不乐。”众人一哄都奔下殿来，望庙门外跑走，有几个掀翻了的，也有闪腩腿的，爬得起来，奔命走出庙门。只听得庙里有人叫：“饶恕我们！”赵能再入来看时，两三个士兵跌倒在龙墀里，被树根钩住了衣服，死也挣不脱，手里丢了朴刀，扯着衣裳叫饶。宋江在神厨里听了，忍不住笑。

赵能把士兵衣服解脱了，领出庙门去。有几个在前面的士兵说道：“我说这神道最灵，你们只管在里面缠障，引的小鬼发作起来。我们只去守住了村口等他，须不吃他飞了去。”赵能、赵得道：“说得是。只消村口四下里守定。”众人都望村口去了。

只说宋江在神厨里口称惭愧道：“虽不被这厮们拿了，却怎能够出村口去？”正在厨内寻思，百般无计，只听的后面廊下有人出来。宋江道：“却又是苦也！早是不钻出去。”只见两个青衣童子，径到厨边举口道：“小童奉娘娘法旨，请星主说话。”宋江那里敢做声答应？外面童子又道：“娘娘有请，星主可行。”宋江也不敢答应，外面童子又道：“宋星主休得迟疑，娘娘久等。”宋江听的莺声燕语，不是男子之音，便从神柜底下钻将出来，看时，却是两个青衣女童侍立在床边。宋江吃了一惊，却是两个泥

神。只听的外面又说道：“宋星主，娘娘有请。”宋江分开帐幔，钻将出来，只见是两个青衣螺髻女童，齐齐躬身，各打个稽首。宋江看那女童时，但见：

朱颜绿发，皓齿明眸。飘飘不染尘埃，耿耿天仙风韵。螺髻髻山峰堆拥，凤头鞋莲瓣轻盈。领抹深青，一色织成银缕；带飞真紫，双环结就金霞。依稀阆苑董双成，仿佛蓬莱花鸟使。

当下宋江问道：“二位仙童自何而来？”青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请星主赴宫。”宋江道：“仙童差矣。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么星主。”青衣道：“如何差了？请星主便行，娘娘久等。”宋江道：“甚么娘娘？亦不曾拜识，如何敢去？”青衣道：“星主到彼便知，不必询问。”宋江道：“娘娘在何处？”青衣道：“只在后面宫中。”青衣前引便行，宋江随后跟下殿来。转过后殿侧首一座子墙角门，青衣道：“宋星主从此间进来。”宋江跟入角门来看时，星月满天，香风拂拂，四下里都是茂林修竹。宋江寻思道：“原来这庙后又有这个去处。早知如此，却不来这里躲避，不受那许多惊恐。”

宋江行时，觉道香坞两行夹种着大松树，都是合抱不交的，中间平坦一条龟背大街。宋江看了，暗暗寻思道：“我倒不想古庙后有这般好路径。”跟着青衣，行不过一里来路，听得潺潺的涧水响。看前面时，一座青石桥，两边都是朱栏杆，岸上栽种奇花、异草、苍松、茂竹、翠柳、

夭桃，桥下翻银滚雪般的水，流从石洞里去。过的桥基看时，两行奇树，中间一座大朱红棂星门。宋江入的棂星门看时，抬头见一所宫殿。但见：

金钉朱户，碧瓦雕檐。飞龙盘柱戏明珠，双凤帔屏明晓日。红泥墙壁，纷纷御柳间宫花；翠霭楼台，淡淡祥光笼瑞影。窗横龟背，香风冉冉透黄纱；帘卷虾须，皓月团团悬紫绮。若非天上神仙府，定是人间帝王家。

宋江见了，寻思道：“我生居郓城县，不曾听的有这个去处。”心中惊恐，不敢动脚。青衣催促请星主行。一引，引入门内，有个龙墀，两廊下尽是朱红亭柱，都挂着绣帘。正中一所大殿，殿上灯烛荧煌。青衣从龙墀内一步步引到月台上，听得殿上阶前又有几个青衣道：“娘娘有请星主进来。”宋江到大殿上，不觉肌肤战栗，毛发倒竖，下面都是龙凤砖阶。青衣入帘内奏道：“请至宋星主在阶前。”宋江到帘前御阶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口称：“臣乃下浊庶民，不识圣上，伏望天慈，俯赐怜悯。”御帘内传旨，教请星主坐。宋江那里敢抬头？教四个青衣扶上锦墩坐，宋江只得勉强坐下。殿上喝声“卷帘”，数个青衣早把珠帘卷起，搭在金钩上。娘娘问道：“星主别来无恙？”宋江起身再拜道：“臣乃庶民，不敢面觑圣容。”娘娘道：“星主既然至此，不必多礼。”宋江恰才敢抬头舒眼，看见殿上金碧交辉，点着龙灯凤烛；两边都是青衣女

童，持笏捧圭，执旌擎扇侍从；正中七宝九龙床上，坐着那个娘娘。宋江看时，但见：

头绾九龙飞凤髻，身穿金缕绛绡衣。蓝田玉带曳长裙，白玉圭璋擎彩袖。脸如莲萼，天然眉目映云环；唇似樱桃，自在规模端雪体。正大仙容描不就，威严形象画难成。

那娘娘口中说道：“请星主到此。”命童子献酒。两下青衣女童，执着奇花宝瓶，捧酒过来，斟在玉杯内。一个为首的女童执玉杯递酒，来劝宋江。宋江起身，不敢推辞，接过玉杯，朝娘娘跪饮了一杯。宋江觉道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顶，甘露洒心。又是一个青衣，捧过一盘仙枣，上劝宋江。宋江战战兢兢，怕失了体面，尖着指头，拿了一枚，就而食之，怀核在手。青衣又斟过一杯酒来劝宋江，宋江又一饮而尽。娘娘法旨，教再劝一杯。青衣再斟一杯酒过来劝宋江，宋江又饮了。仙女托过仙枣，又食了两枚。共饮过三杯仙酒，三枚仙枣。宋江便觉道春色微醺，又怕酒后醉失体面，再拜道：“臣不胜酒量，望乞娘娘免赐。”殿上法旨道：“既是星主不能饮酒，可止。教取那三卷天书赐与星主。”青衣去屏风背后，玉盘中托出黄罗袱子，包着三卷天书，度与宋江。宋江看时，可长五寸，阔三寸，厚三寸，不敢开看，再拜祇受，藏于袖中。娘娘法旨道：“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

满，作为上卿。吾有四句天言，汝当记取，终身佩受，勿忘勿泄。”宋江再拜：“愿受天言，臣不敢轻泄于世人。”娘娘法旨道：“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外夷及内寇，几处见奇功。”

宋江听毕，再拜谨受。娘娘法旨道：“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日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书，可以善观熟视，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其他皆不可见。功成之后，便可焚之，勿留在世。所嘱之言，汝当记取。目今天凡相隔，难以久留，汝当速回。”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他日琼楼金阙，再当重会。”

宋江便谢了娘娘，跟随青衣女童下得殿庭来，出得棂星门，送至石桥边，青衣道：“恰才星主受惊，不是娘娘护佑，已被擒拿。天明时，自然脱离了此难。星主看石桥下水里二龙相戏。”宋江凭栏看时，果见二龙戏水。二青衣望下一推，宋江大叫一声，却撞在神厨内，觉来乃是南柯一梦。

宋江爬将起来看时，月影正午，料是三更时分。宋江把袖子里摸时，手内枣核三个，袖里帕子包着天书。摸将出来看时，果是三卷天书，又只觉口里酒香。宋江想道：“这一梦真乃奇异，似梦非梦。若把做梦来，如何有这天书在袖子里，口中又酒香，枣核在手里，说与我的言语，都记得，不曾忘了一句；不把做梦来，我自分明在神厨

里，一交掀将入来。有甚难见处？想是此间神圣最灵，显化如此。只是不知是何神明？”揭起帐幔看时，九龙椅上坐着一个妙面娘娘，正和梦中一般。宋江寻思道：“这娘娘呼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等闲人也。这三卷天书，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四句天言，不曾忘了。青衣女童道：‘天明时自然脱离此村之厄。’如今天色渐明，我却出去。”

便探手去厨里摸了短棒，把衣服拂拭了，一步步走下殿来。便从左廊下转出庙前，仰面看时，旧牌额上刻着四个金字道：“玄女之庙”。宋江以手加额称谢道：“惭愧！原来是九天玄女娘娘传受与我三卷天书，又救了我的性命。如若能够再见天日之面，必当来此重修庙宇，再建殿庭。伏望圣慈俯垂护佑。”称谢已毕，只得望着村口悄悄出来。

离庙未远，只听得前面远远地喊声连天。宋江寻思道：“又不济了。”立住了脚，“且未可出去。我若到他面前，定吃他拿了。不如且在这里路旁树背后躲一躲。”却才闪得入树背后去，只见数个士兵急急走得喘做一堆，把刀枪拄着，一步步掀将入来，口里声声都只叫道：“神圣救命则个。”宋江在树背后看了，寻思道：“却又作怪。他们把着村口，等我出来拿我，却又怎地抢入来？”再看时，赵能也抢入来，口里叫道：“我们都是死也！”宋江道：“那厮如何恁地慌？”却见背后一条大汉追将入来。那大汉上半截不着一丝，露出鬼怪般肉，手里拿着两把夹钢板

斧，口里喝道：“含鸟休走！”远观不睹，近看分明，正是黑旋风李逵。宋江想道：“莫非是梦里么？”不敢走出去。

赵能正走到庙前，被松树根只一绊，一交擗在地下。李逵赶上，就势一脚踏住脊背，手起大斧，却待要砍，背后又是两筹好汉赶上来，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各挺一条朴刀，上首的是欧鹏，下首的是陶宗旺。李逵见他两个赶来，恐怕争功，坏了义气，就手把赵能一斧，砍做两半，连胸脯都砍开了，跳将起来，把士兵赶杀，四散走了。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来。背后只见又赶上三筹好汉，也杀将来。前面赤发鬼刘唐，第二石将军石勇，第三催命判官李立。这六筹好汉说道：“这厮们都杀散了，只寻不见哥哥，却怎生是好？”石勇叫道：“兀那松树背后一个人立在那里！”宋江方才敢挺身出来，说道：“感谢众兄弟们又来救我性命，将何以报大恩？”六筹好汉见了宋江，大喜道：“哥哥有了！快去报与晁头领得知。”石勇、李立分头去了。

宋江问刘唐道：“你们如何得知，来这里救我？”刘唐答道：“哥哥前脚下得山来，晁头领与吴军师放心不下，便叫戴院长随即下来，探听哥哥下落。晁头领又自己放心不下，再着我等众人前来接应，只恐哥哥有些疏失。半路里撞见戴宗道：‘两个贼驴追赶捕捉哥哥。’晁头领大怒，分付戴宗去山寨，只教留下吴军师、公孙胜、阮家三兄弟、吕方、郭盛、朱贵、白胜看守寨栅，其余兄弟，都叫

来此间寻觅哥哥。听得人说道：‘赶宋江入还道村去了。’村口守把的这厮们，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只有这几个奔进村里来。随即李大哥追来，我等都赶入来，不想哥哥在这里。”说犹未了，石勇引将晁盖、花荣、秦明、黄信、薛永、蒋敬、马麟到来，李立引将李俊、穆弘、张横、张顺、穆春、侯健、萧让、金大坚一行，众多好汉都相见了。宋江作谢众位头领。

晁盖道：“我叫贤弟不须亲自下山，不听愚兄之言，险些儿又做出来。”宋江道：“小可兄弟，只为父亲这一事，悬肠挂肚，坐卧不安，不由宋江不来取。”晁盖道：“好教贤弟欢喜，令尊并令弟家眷，我先叫戴宗引杜迁、宋万、王矮虎、郑天寿、童威、童猛送去，已到山寨中了。”宋江听罢，大喜，拜谢晁盖道：“得仁兄如此施恩，宋江死亦无怨！”

晁盖、宋江俱各欢喜，与众头领各各上马，离了还道村口。宋江在马上以手加额，望空顶礼，称谢神明庇佑之力，容日专当拜还心愿。有古风一篇，单道宋江忠义得天之助：

昏朝气运将颠覆，四海英雄起微族。

流光垂象在山东，天罡上应三十六。

瑞气盘旋绕郛城，此乡生降宋公明。

幼年涉猎诸经史，长来为吏惜人情。

仁义礼智信皆备，兼受九天玄女经。

豪杰交游满天下，逢凶化吉天生成。

他年直上梁山泊，替天行道动天兵。

且说一行人马离了还道村，径回梁山泊来。吴学究领了守山头领，直到金沙滩，都来迎接，到得大寨聚义厅上，众好汉都相见了。宋江急问道：“老父何在？”晁盖便叫请宋太公出来。不多时，铁扇子宋清策着一乘山轿，抬着宋太公到来，众人扶策下轿上厅来。宋江见了，喜从天降，笑逐颜开。宋江再拜道：“老父惊恐，宋江做了不孝之子，负累了父亲吃惊受怕。”宋太公道：“叵耐赵能那厮弟兄两个，每日拨人来守定了我们，只待江州公文到来，便要捉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听得你在庄后敲门，此时已有八九个土兵在前面草厅上，续后不见了，不知怎地赶出去了。到三更时候，又有二百余人把庄门开了，将我搭扶上轿抬了，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笼，放火烧了庄院。那时不由我问个缘由，径来到这里。”宋江道：“今日父子团圆相见，皆赖众兄弟之力也。”叫兄弟宋清拜谢了众头领，晁盖众人都来参拜宋太公已毕。一面杀牛宰马，且做庆喜筵席，作贺宋公明父子团圆。当日尽醉方散，次日又排筵席贺喜，大小头领尽皆欢喜。

第三日，晁盖又体己备个筵席，庆贺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动公孙胜一个念头，思忆老母在蓟州，离家日久，未知如何。众人饮酒之时，只见公孙胜起身对众头领说道：“感蒙众位豪杰相带贫道许多时，恩同骨肉。只是小

道自从跟着晁头领到山，逐日宴乐，一向不曾还乡看视老母。亦恐我真人本师悬望，欲待回乡省视一遭。暂别众头领三五个月，再回来相见，以满小道之愿，免致老母挂念悬望。”晁盖道：“向日已闻先生所言，令堂在北方无人侍奉，今既如此说时，难以阻当，只是不忍分别。虽然要行，再待来日相送。”公孙胜谢了。当日尽醉方散，各自归房安歇。次日早，就关下排了筵席，与公孙胜饯行。

且说公孙胜依旧做云游道士打扮了，腰裹腰包、肚包，背上雌雄宝剑，肩胛上挂着棕笠，手中拿把鳖壳扇，便下山来。众头领接住，就关下筵席，各各把盏送别。饯行已遍，晁盖道：“一清先生，此去难留，却不可失信。本是不容先生去，只是老尊堂在上，不敢阻当。百日之外，专望鹤驾降临，切不可爽约。”公孙胜道：“重蒙列位头领看待许久，小道岂敢失信！回家参过本师真人，安顿了老母，便回山寨。”宋江道：“先生何不将带几个人去，一发就搬取老尊堂上山，早晚也得侍奉。”公孙胜道：“老母平生只爱清幽，吃不得惊唬，因此不敢取来。家中自有田产山庄，老母自能料理。小道只去省视一遭，便来再得聚义。”宋江道：“既然如此，专听尊命。只望早早降临为幸！”晁盖取出一盘黄白之资相送，公孙胜道：“不消许多，但只够盘缠足矣。”晁盖定教收了一半，打拴在腰包里，打个稽首，别了众人，过金沙滩便行，望蓟州去了。

众头领席散，却待上山，只见黑旋风李逵就关下放声

大哭起来。宋江连忙问道：“兄弟，你如何烦恼？”李逵哭道：“干鸟气么！这个也去取爷，那个也去望娘，偏铁牛是土掘坑里钻出来的。”晁盖便问道：“你如今待要怎地？”李逵道：“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里。我的哥哥又在别人家做长工，如何养得我娘快乐？我要去取他来这里快乐几时也好。”晁盖道：“兄弟说的是。我差几个人同你去，取了上山来，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李家兄弟生性不好，回乡去必然有失。若是教人和他去，亦是不好。况且他性如烈火，到路上必有冲撞。他又在江州杀了许多人，那个不认得他是黑旋风？这几时，官司如何不行移文书到那里了，必然原籍追捕。你又形貌凶恶，倘有疏失，路程遥远，如何得知？你且过几时，打听得平静了去取未迟。”李逵焦躁，叫道：“哥哥，你也是个不平心的人。你的爷，便要取上山来快活，我的娘，由他在村里受苦。兀的不是气破了铁牛的肚子！”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躁。既是要去取娘，只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逵道：“你且说那三件事？”宋江点两个指头，说出这三件事来。有分教：李逵施为撼地摇天手，来斗巴山跳涧虫。毕竟宋江对李逵说出那三件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话说李逵道：“哥哥，你且说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县搬取母亲，第一件，径回，不可吃酒；第二件，因你性急，谁肯和你同去？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来；第三件，你使的那两把板斧，休要带去，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逵道：“这三件事，有甚么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便行，我也不住了。”当下李逵拽扎得爽利，只跨一口腰刀，提条朴刀，带了一锭大银，三五个小银子，吃了几杯酒，唱个大喏，别了众人，便下山来，过金沙滩去了。

晁盖、宋江与众头领送行已罢，回到大寨里聚义厅上坐定。宋江放心不下，对众人说道：“李逵这个兄弟，此去必然有失。不知众兄弟们，谁是他乡中人？可与他那里探听个消息。”杜迁便道：“只有朱贵原是沂州沂水县人，与他是乡里。”宋江听罢，说道：“我却忘了。前日在白龙庙聚会时，李逵已自认得朱贵是同乡人。”宋江便着人去

请朱贵。小喽罗飞报下山来，直至店里，请的朱贵到来。宋江道：“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乡搬取老母。因他酒性不好，为此不肯差人与他同去，诚恐路上有失，我们难得知道。今知贤弟是他乡中人，你可去他那里探听，走一遭。”朱贵答道：“小弟是沂州沂水县人，现在一个兄弟唤做朱富，在本县西门外开着个酒店。这李逵他是本县百丈村董店东住。有个哥哥，唤做李达，专与人家做长工。这李逵自小凶顽，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曾回归。如今着小弟去那里探听也不妨，只怕店里无人看管。小弟也多时不曾还乡，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宋江道：“这个看店，不必你忧心，我自教侯健、石勇替你暂管几时。”朱贵领了这言语，相辞了众头领下山来，便走到店里收拾包裹，交割铺面与石勇、侯建，自奔沂州去了。

这里宋江与晁盖在寨中，每日筵席，饮酒快乐，与吴学究看习天书。不在话下。

且说李逵独自一个离了梁山泊，取路来到沂水县界。于路，李逵端的不吃酒，因此不惹事，无有话说。行至沂水县西门外，见一簇人围着榜看，李逵也立在人丛中，听得读道：“榜上第一名正贼宋江，系郟城县人；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第三名从贼李逵，系沂州沂水县人。”李逵在背后听了，正待指手画脚，没做奈何处，只见一个人抢向前来，拦腰抱住，叫道：“张大哥，你在这里做甚么？”李逵扭过身看时，认得是早地忽律朱贵。

李逵问道：“你如何也来这里？”朱贵道：“你且跟我来说话。”

两个一同来西门外近村一个酒店内，直入到后面一间静房中坐了。朱贵指着李逵道：“你好大胆！那榜上明明写着赏一万贯钱捉宋江，五千贯捉戴宗，三千贯捉李逵，你却如何立在那里看榜？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如之奈何？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不肯教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到这里做出怪来，续后特使我赶来探听你的消息。我迟下山来一日，又先到你一日，你如何今日才到这里？”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你如何认得这个酒店里？你是这里人，家在那里住？”朱贵道：“这个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里。我原是如此间人，因在江湖上做客，消折了本钱，就于梁山泊落草，今次方回。”又叫兄弟朱富来与李逵相见了。朱富置酒管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酒，今日我已到乡里了，便吃两碗儿，打甚么鸟紧！”朱贵不敢阻当他，由他吃。

当夜直吃到四更时分，安排些饭食，李逵吃了，趁五更晓星残月，霞光明朗，便投村里去。朱贵分付道：“休从小路去，只从大朴树转弯，投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去，便是董店东。快取了母亲来，和你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自从小路去，却不近？大路走，谁耐烦！”朱贵道：“小路走，多大虫，又有乘势夺包裹的剪径贼人。”李

逵应道：“我却怕甚鸟！”戴上毡笠儿，提了朴刀，跨了腰刀，别了朱贵、朱富，便出门投百丈村来。

约行了数十里，天色渐渐微明，去那露草之中，赶出一只白兔儿来，望前路去了。李逵赶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有诗为证：

山径崎岖静复深，西风黄叶满疏林。

偶因逐兔过前界，不记仓忙行路心。

正走之间，只见前面有五十来株大树丛杂，时值新秋，叶儿正红。李逵来到树林边厢，只见转过一条大汉，喝道：“是会的留下买路钱，免得夺了包裹。”李逵看那人时，戴一顶红绢抓鬃儿头巾，穿一领粗布衲袄，手里拿着两把板斧，把黑墨搽在脸上。李逵见了，大喝一声：“你这厮是甚么鸟人？敢在这里剪径！”那汉道：“若问我名字，吓碎你心胆，老爷叫做黑旋风！你留下买路钱并包裹，便饶了你性命，容你过去。”李逵大笑道：“没你娘鸟兴！你这厮是甚么人？那里来的？也学老爷名目，在这里胡行。”李逵挺起手中朴刀来奔那汉，那汉那里抵当得住？却待要走，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搠翻在地，一脚踏住胸脯，喝道：“认得老爷么？”那汉在地下叫道：“爷爷，饶恁孩儿性命！”李逵道：“我正是江湖的好汉黑旋风李逵，便是你这厮辱莫老爷名字。”那汉道：“小人虽然姓李，不是真的黑旋风。为是爷爷江湖上有名目，提起好汉大名，神鬼也怕，因此小人盗学爷爷名目，胡乱在此剪径。但有孤单

客人经过，听得说了黑旋风三个字，便撇了行李，逃奔了去，以此得这些利息，实不敢害人。小人自己的贱名叫做李鬼，只在这前村住。”李逵道：“叵耐这厮无礼，却在这里夺人的包裹行李，坏我的名目，学我使两把板斧，且教他先吃我一斧。”劈手夺过一把斧来便砍。李鬼慌忙叫道：“爷爷杀我一个，便是杀我两个。”李逵听得，住了手问道：“怎的杀你一个，便是杀你两个？”李鬼道：“小人本不敢剪径，家中因有个九十岁的老母，无人养赡，因此小人单题爷爷大名唬吓人，夺些单身的包裹，养赡老母。其实并不曾敢害了一个人。如今爷爷杀了小人，家中老母必是饿杀。”

李逵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听的说了这话，自肚里寻思道：“我特地归家来取娘，却倒杀了一个养娘的人，天地也不佑我。罢，罢！我饶了你这厮性命。”放将起来，李鬼手提着斧，纳头便拜。李逵道：“只我便是真黑旋风，你从今已后，休要坏了俺的名目。”李鬼道：“小人今番得了性命，自回家改业，再不敢倚着爷爷名目，在这里剪径。”李逵道：“你有孝顺之心，我与你十两银子做本钱，便去改业。”李逵便取出一锭银子，把与李鬼，拜谢去了。李逵自笑道：“这厮却撞在我手里。既然他是个孝顺的人，必去改业，我若杀了他，也不合天理。我也自去休。”拿了朴刀，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来。诗曰：

李逵迎母却逢伤，李鬼何曾为养娘？

可见世间忠孝处，事情言语贵参详。

走到巳牌时分，看看肚里又饥又渴，四下里都是山径小路，不见有一个酒店饭店。正走之间，只见远远在山凹里露出两间草屋。李逵见了，奔到那人家里来，只见后面走出一个妇人来，髻髻鬓边插一簇野花，搽一脸胭脂铅粉。李逵放下朴刀道：“嫂子，我是过路客人，肚中饥饿，寻不着酒食店，我与你一贯足钱，央你回些酒饭吃。”那妇人见了李逵这般模样，不敢说没，只得答道：“酒便没买处，饭便做些与客人吃了去。”李逵道：“也罢。只多做些个，正肚中饥出鸟来。”那妇人道：“做一升米不少么？”李逵道：“做三升米饭来吃。”那妇人向厨中烧起火来，便去溪边淘了米，将来做饭。

李逵却转过屋后山边来净手，只见一个汉子擗手擗脚从山后归来。李逵转过屋后听时，那妇人正要上山讨菜，开后门见了，便问道：“大哥，那里闪了腿？”那汉子应道：“嫂子，我险些儿和你不断见了，你道我晦鸟气么？指望出去等个单身的过，整整等了半个月，不曾发市。甫能今日抹着一个，你道是谁？原来正是那真黑旋风。却恨撞着那驴鸟，我如何敌得他过？倒吃他一朴刀擗翻在地，定要杀我，吃我假意叫道：‘你杀我一个，却害了我两个。’他便问我缘故，我便告道：‘家中有个九十岁的老娘，无人养赡，定是饿死。’那驴鸟真个信我，饶了我性命，又与我一个银子做本钱，教我改了业养娘。我恐怕他

省悟了，赶将来，且离了那林子里僻静处睡了一回，从后山走回家来。”那妇人道：“休要高声。却才一个黑大汉来家中，教我做饭，莫不正是他。如今在门前坐地，你去张一张看。若是他时，你去寻些麻药来，放在菜内，教那厮吃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却对付了他，谋得他些金银，搬往县里住，去做些买卖，却不强似在这里剪径！”

李逵已听得了，便道：“叵耐这厮，我倒与了他一个银子，又饶了性命，他倒又要害我。这个正是情理难容。”一转趔到后门边。这李鬼恰待出门，被李逵劈鬚揪住，那妇人慌忙自望前门走了。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边掣出腰刀，早割下头来。拿着刀，却奔前门寻那妇人时，正不知走那里去了。再入屋内来，去房中搜看，只见有两个竹笼，盛些旧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银两并几件钗环，李逵都拿了。又去李鬼身边搜了那锭小银子，都打缚在包裹里。却去锅里看时，三升米饭早熟了，只没菜蔬下饭。李逵盛饭来吃了一回，看看自笑道：“好痴汉，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会吃。”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把些水洗净了，灶里抓些炭火来便烧。一面烧，一面吃，吃得饱了，把李鬼的尸首拖放屋下，放了把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里去了。

比及赶到董店东时，日已平西。径奔到家中，推开门，人进里面，只听得娘在床上问道：“是谁入来？”李逵看时，见娘双眼都盲了，坐在床上念佛。李逵道：“娘，

铁牛来家了。”娘道：“我儿，你去了许多时，这几年正在那里安身？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长工，止博得些饭食吃，养娘全不济事。我时常思量你，眼泪流干，因此瞎了双目。你一向正是如何？”李逵寻思道：“我若说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走，我只假说便了。”李逵应道：“铁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来取娘。”娘道：“恁地却好也！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李逵道：“铁牛背娘到前路，却觅一辆车儿载去。”娘道：“你等大哥来，却商议。”李逵道：“等做甚么？我自和你去便了。”恰待要行，只见李达提了一罐子饭来。

人得门，李逵见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见。”李达骂道：“你这厮归来则甚？又来负累人。”娘便道：“铁牛如今做了官，特地家来取我。”李达道：“娘呀！休信他放屁。当初他打杀了人，教我披枷带锁，受了万千的苦。如今又听得他和梁山泊贼人通同，劫了法场，闹了江州，现在梁山泊做了强盗。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来，着落原籍追捕正身，却要捉我到官比捕。又得财主替我官司分理，说他兄弟已自十来年不知去向，亦不曾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乡贯？又替我上下使钱，因此不吃官司杖限追要。现今出榜赏三千贯钱捉他。你这厮不死，却走家来胡说乱道！”李逵道：“哥哥不要焦躁，一发和你同上山去快活，多少是好。”李达大怒，本待要打李逵，却又敌他不过，把饭罐撇在地下，一直去了。

李逵道：“他这一去，必然报人来捉我，却是脱不得身，不如及早走罢。我大哥从来不曾见这大银，我且留下一锭五十两的大银子，放在床上，大哥归来见了，必然不赶来。”李逵便解下腰包，取一锭大银，放在床上，叫道：“娘，我自背你去休。”娘道：“你背我那里去？”李逵道：“你休问我，只顾去快活便了。我自背你去不妨。”李逵当下背了娘，提了朴刀，出门望小路里便走。

却说李达奔来财主家报了，领着十来个庄客，飞也似赶到家里看时，不见了老娘，只见床上留下一锭大银子。李达见了这锭大银，心中忖道：“铁牛留下银子，背娘去那里藏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来，我若赶去，倒吃他坏了性命。想他背娘，必去山寨里快活。”众人不见了李逵，都没做理会处。李达却对众庄客说道：“这铁牛背娘去，不知往那条路去了，这里小路甚杂，怎地去赶他？”众庄客见李达没理会处，俄延了半晌，也各自回去了，不在话下。

这里只说李逵怕李达领人赶来，背着娘只望乱山深处僻静小路而走。看看天色晚了，但见：

暮烟横远岫，宿雾锁奇峰。慈鸦撩乱投林，百鸟喧呼傍树。行行雁阵，坠长空飞入芦花；点点萤光，明野径偏依腐草。卷起金风飘败叶，吹来霜气布深山。

当下李逵背娘到岭下，天色已晚了。娘双眼不明，不知早

晚。李逵却自认得这条岭，唤做沂岭。过那边去，方才有
人家。娘儿两个，趁着星明月朗，一步步捱上岭来。娘在
背上说道：“我儿，那里讨口水来我吃也好。”李逵道：
“老娘，且待过岭去，借了人家安歇了，做些饭吃。”娘
道：“我日中吃了些干饭，口渴的当不得。”李逵道：“我
喉咙里也烟发火出。你且等我背你到岭上，寻水与你吃。”
娘道：“我儿，端的渴杀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
也困倦的要不得。”李逵看看捱得到岭上，松树边一块大
青石上把娘放下。插了朴刀在侧边，分付娘道：“耐心坐
一坐，我去寻水来你吃。”李逵听得溪涧里水响，闻声寻
将去，盘过了两三处山脚，到得那涧边看时，一溪好水。
怎见得，有诗为证：

穿崖透壑不辞劳，远望方知出处高。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李逵来到溪边，捧起水来，自吃了几口，寻思道：
“怎生能够得这水去把与娘吃？”立起身来，东观西望，远
远地山顶上见个庵儿。李逵道：“好了。”攀藤揽葛，上到
庵前，推开门看时，却是个泗州大圣祠堂。面前有个石香
炉。李逵用手去掇，原来却是和座子凿成的。李逵拔了一
回，那里拔得动。一时性起来，连那座子掇出，前面石阶
上一磕，把那香炉磕将下来。拿了再到溪边，将这香炉水
里浸了，拔起乱草，洗得干净。挽了半香炉水，双手擎
来。再寻上旧路，夹七夹八走上岭来。

到得松树边，石头上不见了娘，只见朴刀插在那里。李逵叫娘吃水，杳无踪迹，叫了几声不应。李逵心慌，丢了香炉，定住眼四下里看时，并不见娘。走不到三十余步，只见草地上一团血迹。李逵见了，心里越疑惑，趁着那血迹寻将去，寻到一处大洞口，只见两个小虎儿在那里舐一条人腿。正是：

假黑旋风真捣鬼，生时欺心死烧腿。

谁知娘腿亦遭伤，饿虎饿人皆为嘴。

李逵心里忖道：“我从梁山泊归来，特为老娘来取他，千辛万苦，背到这里，却把来与你吃了。那鸟大虫拖着这条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谁的？”心头火起，赤黄须竖立起来，将手中朴刀挺起来，搠那两个小虎。这小大虫被搠得慌，也张牙舞爪钻向前来，被李逵手起，先搠死了一个。那一个望洞里便钻了入去，李逵赶到洞里，也搠死了。李逵却钻入那大虫洞内，伏在里面张外面时，只见那母大虫张牙舞爪望窝里来。李逵道：“正是你这业畜吃了我娘。”放下朴刀，胯边掣出腰刀。那母大虫到洞口，先把尾去窝里一剪，便把后半截身躯坐将入去。李逵在窝内看得仔细，把刀朝母大虫尾底下尽平生气力舍命一戳，正中那母大虫粪门。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里去了。那母大虫吼了一声，就洞口带着刀，跳过涧边去了。李逵却拿了朴刀，就洞里赶将出来。那老虎负疼，直抢下山石岩下去了。李逵恰待要赶，只见就树边卷起一阵狂风，吹得败

叶树木如雨一般打将下来。自古道：“云生从龙，风生从虎。”那一阵风起处，星月光辉之下，大吼了一声，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那大虫望李逵势猛一扑，那李逵不慌不忙，趁着那大虫的势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虫颌下。那大虫不曾再展再扑，一者护那疼痛，二者伤着他那气管。那大虫退不够五七步，只听得响一声，如倒半壁山，登时间死在岩下。

那李逵一时间杀了子母四虎，还又到虎窝边，将着刀复看了一遍，只恐还有大虫，已无有踪迹。李逵也困乏了，走向泗州大圣庙里，睡到天明。次日早晨，李逵却来收拾亲娘的两腿及剩的骨殖，把布衫包裹了，直到泗州大圣庵后掘土坑葬了。李逵大哭了一场，有诗为证：

沂岭西风九月秋，雌雄虎子聚林丘。

因将老母残躯啖，致使英雄血泪流。

猛拚一身探虎穴，立诛四虎报冤仇。

泗州庙后亲埋葬，千古传名李铁牛。

这李逵肚里又饥又渴，不免收拾包裹，拿了朴刀，寻路慢慢的走过岭来。只见五七个猎户都在那里收窝弓弩箭，见了李逵一身血污，行将下岭来，众猎户吃了一惊，问道：“你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如何敢独自过岭来？”李逵见问，自肚里寻思道：“如今沂水县出榜，赏三千贯钱捉我，我如何敢说实话？只谎说罢。”答道：“我是客人。昨夜和娘过岭来，因我娘要水吃，我去岭下取水，被

那大虫把我娘拖去吃了。我直寻到虎窝里，先杀了两个小虎，后杀了两个大虎，泗州大圣庙里睡到天明，方才下来。”众猎户齐叫道：“不信你一个如何杀得四个虎？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个。这两个小虎且不打紧，那两个大虎非同小可。我们为这两个畜生，不知都吃了几顿棍棒。这条沂岭自从有了这窝虎在上面，整三五个月，没人敢行。我们不信，敢是你哄我？”李逵道：“我又不是此间人，没来由哄你做甚么？你们不信，我和你上岭去寻讨与你。就带些人去扛了下来。”众猎户道：“若端的有时，我们自重重的谢你。却是好也！”

众猎户打起胡哨来，一霎时聚起三五十人，都拿了挠钩枪棒，跟着李逵，再上岭来。此时天大明朗，都到那山顶上。远远望见窝边果然杀死两个小虎，一个在窝内，一个在外面。一只母大虫死在山岩边，一只雄虎死在泗州大圣庙前。众猎户见了杀死四个大虫，尽皆欢喜。便把索子抓缚起来，众人扛抬下岭，就邀李逵同去请赏。一面先使人报知里正上户，都来迎接着。抬到一个大户人家，唤做曹太公庄上。那人原是闲吏，专一在乡放刁把滥。近来暴有几贯浮财，只是为人行短。当时曹太公亲自接来相见了，邀请李逵到草堂上坐定，动问那杀虎的缘由。李逵却把夜来同娘到岭上要水吃，因此杀死大虫的话，说了一遍。众人都呆了。曹太公动问壮士高姓名讳，李逵答道：“我姓张，无名，只唤做张大胆。”诗曰：

人言只有假李逵，从来再无李逵假。

如何李四冒张三，谁假谁真皆作耍。

曹太公道：“真乃是大胆壮士，不恁地胆大，如何杀的四个大虫！”一壁厢叫安排酒食管待，不在话下。

且说当村里得知沂岭上杀了四个大虫，抬在曹太公家，讲动了村坊道店，哄的前村后村，山僻人家，大男幼女，成群拽队，都来看虎。人见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壮士，在厅上吃酒。数中却有李鬼的老婆，逃在前村爹娘家里，随着众人也来看虎，却认得李逵的模样，慌忙来家对爹娘说道：“这个杀虎的黑大汉，便是杀我老公，烧了我屋的。他正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爹娘听得，连忙来报知里正。里正听了道：“他既是黑旋风时，正是岭后百丈村打死了人的李逵，逃走在江州，又做出事来，行移到本县原籍追捉。如今官司出三千贯赏钱拿他。他却走在这里！”暗地使人去请得曹太公到来商议。曹太公推道更衣，急急的到里正家里。正说这个杀虎的壮士，便是岭后百丈村里的黑旋风李逵，现今官司着落拿他。曹太公道：“你们要打听得仔细。倘不是时，倒惹得不好，若真个是时，却不妨。要拿他时也容易，只怕不是他时却难。”里正道：“现有李鬼的老婆认得他。曾来李鬼家做饭吃，杀了李鬼。”曹太公道：“既是如此，我们且只顾置酒请他，却问他：‘今番杀了大虫，还是要去县请功，只是要村里讨赏？’若还他不肯去县里请功时，便是黑旋风了。着人轮

换把盏，灌得醉了，缚在这里。却去报知本县，差都头来取去，万无一失。”有诗为证：

常言芥投针孔，窄路每遇冤家。

李鬼鬼魂不散，旋风风色非佳。

打虎功思县赏，杀人身被官拿。

试看螳螂黄雀，劝君得意休夸。

众人道：“说得是。”里正与众人商量定了。曹太公回家来款住李逵，一面且置酒来相待，便道：“适间抛撇，请勿见怪。且请壮士解下腰间包裹，放下朴刀，宽松坐一坐。”李逵道：“好，好！我的腰刀已搁在雌虎肚里了，只有刀鞘在这里。若是开剥时，可讨来还我。”曹太公道：“壮士放心，我这里有的是好刀，相送一把与壮士悬带。”李逵解了腰刀、尖刀并缠袋、包裹，都递与庄客收贮，便把朴刀倚在壁边。曹太公叫取大盘肉、大壶酒来。众多大户并里正、猎户人等，轮番把盏，大碗大钟，只顾劝李逵。曹太公又请问道：“不知壮士要将这虎解官请功，只是在这里讨些赍发？”李逵道：“我是过往客人，忙些个，偶然杀了这窝猛虎，不须去县里请功。只此有些赍发，便罢；若无，我也去了。”曹太公道：“如何敢轻慢了壮士？少刻村中敛取盘缠相送。我这里自解虎到县里去。”李逵道：“布衫先借一领与我换了上盖。”曹太公道：“有，有。”当时便取一领细青布衲袄，就与李逵换了身上的血污衣裳。只见门前敲响笛鸣，都将酒来，与李逵把盏作

庆，一杯冷，一杯热。李逵不知是计，只顾开怀畅饮，全不记宋江分付的言语。不两个时辰，把李逵灌得酩酊大醉，立脚不住。众人扶到后堂空屋下，放翻在一条板凳上，就取两条绳子，连板凳绑住了。便叫里正带人，飞也似去县里报知。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补了一纸状子。

此时哄动了沂水县里，知县听得大惊，连忙升厅问道：“黑旋风拿住在那里？这是谋叛的人，不可走了。”原告人并猎户答应道：“现缚在本乡曹大户家。为是无人禁得他，诚恐有失，路上走了，不敢解来。”知县随即叫唤本县都头去取来。就厅前转过一个都头来声喏，那人是谁？有诗为证：

面阔眉浓须鬓赤，双睛碧绿似番人。

沂水县中青眼虎，豪杰都头是李云。

当下知县唤李云上厅来，分付道：“沂岭下曹大户庄上拿住黑旋风李逵。你可多带人去，密地解来，休要哄动村坊，被他走了。”李都头领了台旨，下厅来，点起三十个老郎土兵，各带了器械，便奔沂岭村中来。

这沂水县是个小去处，如何掩饰得过？此时街市上讲动了，说道：“拿着了闹江州的黑旋风，如今差李都头去拿来。”朱贵在东庄门外朱富家听了这个消息，慌忙来后面对兄弟朱富说道：“这黑厮又做出来了，如何解救？宋公明特为他，诚恐有失，差我来打听消息。如今他吃拿了，我若不救得他时，怎的回寨去见哥哥？似此怎生是

好？”朱富道：“大哥且不要慌。这李都头一身好本事，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我和你只两个同心合意，如何敢近傍他？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李云日常时最是爱我，常常教我使些器械。我却有个道理对他，只是在这里安不得身了。今晚煮了三二十斤肉，将十数瓶酒，把肉大块切了，却将些蒙汗药拌在里面。我两个五更带数个火家挑着，去半路里僻静处等候他解来时，只做与他把酒贺喜，将众人都麻翻了，却放李逵，如何？”朱贵道：“此计大妙。事不宜迟，可以整顿，及早便去。”朱富道：“只是李云不会吃酒，便麻翻了，终久醒得快。还有件事：倘或日后得知，须在此安身不得。”朱贵道：“兄弟，你在这里卖酒，也不济事。不如带领老小，跟我上山，一发入了伙，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却不快活？今夜便叫两个火家觅了一辆车儿，先送妻子和细软行李起身，约在十里牌等候，都去上山。我如今包裹内带得一包蒙汗药在这里，李云不会吃酒时，肉里多掺些，逼着他多吃些，也麻倒了，救得李逵同上山去，有何不可。”朱富道：“哥哥说得是。”便叫人去觅下了一辆车儿，打拴了三五个包箱，捎在车儿上，家中粗物都弃了。叫浑家和儿子上车子，分付两个火家，跟着车子，只顾先去。

且说朱贵、朱富当夜煮熟了肉，切做大块，将药来拌了，连酒装做两担，带了二三十个空碗。又有若干菜蔬，也把药来拌了。恐有不吃肉的，也教他着手。两担酒肉，

两个火家各挑一担。弟兄两个，自提了些果盒之类，四更前后，直接将来僻静山路口，坐等到天明。远远地只听得敲着锣响，朱贵接到路口。

且说那三十来个土兵自村里吃了半夜酒，四更前后，把李逵背剪绑了，解将来。后面李都头坐在马上，看看来到面前，朱富便向前拦住，叫道：“师父且喜，小弟将来接力。”桶内舀一壶酒来，斟一大钟，上劝李云。朱贵托着肉来，火家捧过果盒。李云见了，慌忙下马，跳向前来，说道：“贤弟，何劳如此远接。”朱富道：“聊表徒弟孝顺之心。”李云接过酒来，到口不吃。朱富跪下道：“小弟已知师父不饮酒。今日这个喜酒，也饮半盏儿。”李云推却不过，略呷了两口。朱富便道：“师父不饮酒，须请些肉。”李云道：“夜间已饱，吃不得了。”朱富道：“师父行了许多路，肚里也饿了。虽不中吃，胡乱请些，也免小弟之羞。”拣两块好的，递将过来。李云见他如此殷勤，只得勉强吃了两块。朱富把酒来劝上户、里正，并猎户人等，都劝了三钟。朱贵便叫土兵、庄客众人都来吃酒。这伙男女那里顾个冷热、好吃不好吃，酒肉到口，只顾吃，正如这风卷残云，落花流水，一齐上来，抢着吃了。李逵光着眼，看了朱贵兄弟两个，已知用计，故意道：“你们也请我吃些。”朱贵喝道：“你是歹人，有何酒肉与你吃，这般杀才，快闭了口。”

李云看着土兵，喝道叫走，只见一个个都面面厮觑，

走动不得，口颤脚麻，都跌倒了。李云急叫：“中了计了。”恰待向前，不觉自家也头重脚轻，晕倒了，软做一堆，睡在地下。当时朱贵、朱富各夺了一条朴刀，喝声：“孩儿们休走！”两个挺起朴刀，来赶这伙不曾吃酒肉的庄客，并那看的人。走得快的，走了；走得迟的，就搠死在地。李逵大叫一声，把那绑缚的麻绳都挣断了，便夺过一条朴刀来杀李云。朱富慌忙拦住叫道：“不要害他。他是我的师父，为人最好，你只顾先走。”李逵应道：“不杀得曹太公老驴，如何出得这口气！”李逵赶上，手起一朴刀，先搠死曹太公并李鬼的老婆，续后里正也杀了。性起来，把猎户排头儿一味价搠将去，那三十来个土兵都被搠死了。这看的人和众庄客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脚，都望深村野路逃命去了。

李逵还只顾寻人要杀，朱贵喝道：“不干看的人事，休只管伤人。”慌忙拦住，李逵方才住了手，就土兵身上剥了两件衣服穿上。三个人提着朴刀，便要从小路里走。朱富道：“不好，却是我送了师父性命。他醒时，如何见的知县，必然赶来。你两个先行，我等他一等。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义，且是为人忠直，等他赶来，就请他一发上山入伙，也是我的恩义，免得教回县去吃苦。”朱贵道：“兄弟，你也见的是。我便先去跟了车子行，留李逵在路旁帮你等他。只有李云那厮吃的药少，没一个时辰便醒。若是他不赶来时，你们两个休执迷等他。”朱富道：“这是

自然了。”当下朱贵前行去了。

只说朱富和李逵坐在路旁边等候，果然不到一个时辰，只见李云挺着一条朴刀，飞也似赶来，大叫道：“强贼休走！”李逵见他来的凶，跳起身，挺着朴刀来斗李云，恐伤朱富。正是有分教：梁山泊内添双虎，聚义厅前庆四人。毕竟黑旋风斗青眼虎，二人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话说当时李逵挺着朴刀来斗李云，两个就官路旁边斗了五七合，不分胜败。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间隔开，叫道：“且不要斗，都听我说。”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师父听说：小弟多蒙错爱，指教枪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贵现在梁山泊做了头领，今奉及时雨宋公明将令，着他来照管李大哥。不争被你拿了解官，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见得宋公明？因此做下这场手段。却才李大哥乘势要坏师父，却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杀了这些土兵。我们本待去得远了，猜道师父回去不得，必来赶我。小弟又想师父日常思念，特地在此相等。师父，你是个精细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杀害了许多人性命，又走了黑旋风，你怎生回去见得知县？你若回去时，定吃官司，又无人来相救。不如今日和我们一同上山，投奔宋公明入了伙。未知尊意若何？”李云寻思了半晌，便道：“贤弟，只怕他那里不肯收留我。”朱富笑道：“师父，你如何不知山东及时雨大

名？专一招贤纳士，结识天下好汉。”李云听了，叹口气道：“闪得我家难奔，有国难投，只喜得我又无妻小，不怕吃官司拿了，只得随你们去休。”李逵便笑道：“我哥哥，你何不早说？”便和李云剪拂了。这李云不曾娶老小，亦无家当，当下三人合作一处，来赶车子，半路上朱贵接见了大喜。四筹好汉跟了车仗便行，于路无话。

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又迎着马麟、郑天寿，都相见了，说道：“晁、宋二头领又差我两个下山来探听你消息。今既见了，我两个先去回报。”当下二人先上山来报知。

次日，四筹好汉带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聚义厅来。朱贵向前，先引李云拜见晁、宋二头领，相见众好汉。说道：“此人是沂水县都头，姓李，名云，绰号青眼虎。”次后朱贵引朱富参拜众位说道：“这是舍弟朱富，绰号笑面虎。”都相见了。李逵拜了宋江，给还了两把板斧，诉说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因此杀了四虎。又说假李逵剪径被杀一事，众人大笑。晁、宋二人笑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里又添得两个活虎，正宜作庆。”众多好汉大喜，便教杀羊宰马，做筵席庆贺。两个新到头领，晁盖便叫去左边白胜上首坐定。

吴用道：“近来山寨十分兴旺，感得四方豪杰望风而来，皆是晁、宋二兄之德，亦众弟兄之福也。虽然如此，还请朱贵仍复掌管山东酒店，替回石勇、侯健。朱富老小，另拨一所房舍住居。目今山寨事业大了，非同旧日，

可再设三处酒馆，专一探听吉凶事情，往来义士上山。如若朝廷调遣官兵捕盗，可以报知如何进兵，做好准备。西山地面广阔，可令童威、童猛弟兄带领十数个火伴那里开店；令李立带十数个火家去山南边那里开店；令石勇也带十来个伴当去北山那里开店。仍复都要设立水亭号箭，接应船只，但有缓急军情，飞捷报来。山前设置三座大关，专令杜迁总行守把。但有一应委差，不许调遣，早晚不得擅离。又令陶宗旺把总监工，掘港汊，修水路，开河道，整理宛子城垣，修筑山前大路。他原是庄户出身，修理久惯。令蒋敬掌管库藏仓廩，支出纳人，积万累千，书算帐目。令萧让设置寨中寨外，山上山下，三关把隘，许多行移关防文约，大小头领号数。烦令金大坚刊造雕刻一应兵符、印信、牌面等项。令侯健管造衣袍铠甲五方旗号等件。令李云监造梁山泊一应房舍、厅堂。令马麟监管修造大小战船。令宋万、白胜去金沙滩下寨。令王矮虎、郑天寿去鸭嘴滩下寨。令穆春、朱富管收山寨钱粮。吕方、郭盛于聚义厅两边耳房安歇。令宋清专管筵宴。”都分拨已定，筵席了三日，不在话下。梁山泊自此无事，每日只是操练人马，教演武艺。水寨里头领都教习驾船、赴水、船上厮杀，亦不在话下。

忽一日，宋江与晁盖、吴学究并众人闲话道：“我等弟兄众位今日都共聚大义，只有公孙一清不见回还。我想他回蓟州探母参师，期约百日便回，今经日久，不知信

息，莫非昧信不来？可烦戴宗兄弟与我去走一遭，探听他虚实下落，如何不来。”戴宗愿往。宋江大喜，说道：“只有贤弟去得快，旬日便知信息。”当日戴宗别了众人，次日打扮做承局，下山去了。正是：

虽为走卒，不占军班。一生常作异乡人，两腿欠他行路债。监司出入，皂花藤杖挂宣牌；帅府行军，黄色绢旗书令字。家居千里，日不移时；紧急军情，时不过刻。早向山东餐黍米，晚来魏府吃鹅梨。

且说戴宗自离了梁山泊，取路望蓟州来，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作起神行法来，于路只吃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三日，来到沂水县界，只闻人说道：“前日走了黑旋风，伤了好多人，连累了都头李云不知去向，至今无获处。”戴宗听了冷笑。

当日正行之次，只见远远地转过一个人来，手里提着一根浑铁笔管枪。那人看见戴宗走得快，便立住了脚叫一声：“神行太保！”戴宗听得，回过脸来定睛看时，见山坡下小径边，立着一个大汉，生得头圆耳大，鼻直口方，眉秀目疏，腰细膀阔。戴宗连忙回转身来问道：“壮士素不曾拜识，如何呼唤贱名？”那汉慌忙答道：“足下果是神行太保！”撇下枪，便拜倒在地。戴宗连忙扶住答礼，问道：“足下高姓大名？”那汉道：“小弟姓杨，名林，祖贯彰德府人氏，多在绿林丛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锦豹子杨林。数月之前，路上酒肆里遇见公孙胜先生，同在店中吃

酒相会，备说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贤纳士，如此义气，写下一封书，教小弟自来投大寨入伙，只是不敢轻易擅进。公孙先生又说：‘李家道口旧有朱贵开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伙的人。山寨中亦有一个招贤飞报头领，唤做神行太保戴院长，日行八百里路。’今见兄长行步非常，因此唤一声看，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无心得遇。”戴宗道：“小可特为公孙胜先生回蓟州去，杳无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将令，差遣来蓟州探听消息寻取公孙胜还寨，不期却遇足下。”杨林道：“小弟虽是彰德府人，这蓟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弃，就随侍兄长同去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实是万幸。寻得公孙先生见了，一同回梁山泊去未迟。”杨林见说了，大喜，就邀住戴宗，结拜为兄。

戴宗收了甲马，两个缓缓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杨林置酒请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荤。”两个只买些素馔相待。过了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吃了早饭，收拾动身。杨林便问道：“兄长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走得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带得人同走。我把两个甲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来，也和我一般走得快，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赶得我走？”杨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浊骨，比不得兄长神体。”戴宗道：“不妨，我这法，诸人都带得。作用了时，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吃素，并无妨碍。”当时取两个甲

马，替杨林缚在腿上。戴宗也只缚了两个，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气在上面，两个轻轻地走了去，要紧要慢，都随着戴宗行。两个于路闲说些江湖上的事，虽只见缓缓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

两个行到巳牌时分，前面来到一个去处，四周都是高山，中间一条驿路。杨林却自认得，便对戴宗说道：“哥哥，此间地名唤做饮马川，前面兀那高山里常常有大伙在内，近日不如如何。因为山势秀丽，水绕峰环，以此唤做饮马川。”两个正来到山边时，只听得忽地一声锣响，战鼓乱鸣，走出一二百小喽罗，拦住去路。当先拥着两筹好汉，各挺一条朴刀，大喝道：“行人须住脚。你两个是甚么鸟人？那里去的？会事的快把买路钱来，饶你两个性命！”杨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结果那呆鸟。”拈着笔管枪抢将入去。那两个好汉见他来得凶，走近前来看了，上首的那个便叫道：“且不要动手，兀的不是杨林哥哥么！”杨林见了，却才认得。上首那个大汉提着军器向前剪拂了，便唤下首这个长汉都来施礼罢。杨林请过戴宗说道：“兄长且来和这两个弟兄相见。”戴宗问道：“这两个壮士是谁？如何认得贤弟？”杨林便道：“这个认得小弟的好汉，他原是盖天军襄阳府人氏，姓邓，名飞。为他双睛红赤，江湖上人都唤他做火眼狻猊。能使一条铁链，人皆近他不得。多曾合伙，一别五年，不曾见面，谁想今日却在这里相遇着！”邓飞便问道：“杨林哥哥，这位兄长是谁？”

必不是等闲人也。”杨林道：“我这仁兄，是梁山泊好汉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邓飞听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长，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是。”那两个头领慌忙剪拂道：“平日只听得说大名，不想今日在此拜识尊颜！”戴宗看那邓飞时，生得如何？有诗为证：

原是襄阳闲扑汉，江湖飘荡不思归。

多餐人肉双睛赤，火眼狻猊是邓飞。

当下二位壮士施礼罢。戴宗又问道：“这位好汉高姓大名？”邓飞道：“我这兄弟，姓孟，名康，祖贯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船只。原因押送花石纲，要造大船，嗔怪这提调官催并责罚他，把本官一时杀了，弃家逃走在江湖上绿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长大白净，人都见他一身好肉体，起他一个绰号，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见说，大喜。看那孟康怎生模样？有诗为证：

能攀强弩冲头阵，善造滕艚越大江。

真州妙手楼船匠，白玉幡竿是孟康。

当时戴宗见了二人，心中甚喜。四筹好汉说话间，杨林问道：“二位兄弟在此聚义几时了？”邓飞道：“不瞒兄长说，也有一年多了。只半载前在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个哥哥，姓裴，名宣，祖贯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极好刀笔，为人忠直聪明，分毫不肯苟且，本处人都称他铁面孔目。亦会拈枪使棒，舞剑抡刀，智勇足备。为因朝廷除将一员贪滥知府到来，把他寻事刺配沙门

岛，从我这里经过，被我们杀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得三二百人。这裴宣极使得好双剑，让他年长，现在山寨中为主。烦请二位义士同往小寨，相会片时。”便叫小喽罗牵过马来，请戴宗、杨林都上了马，四骑马望山寨来。行不多时，早到寨前，下了马，裴宣已有人报知，连忙出寨，降阶而接。戴宗、杨林看裴宣时，果然好表人物，生得面白肥胖，四平八稳，心中暗喜。有诗为证：

问事时巧智心灵，落笔处神号鬼哭。

心平恕毫发无私，称裴宣铁面孔目。

当下裴宣邀请二位义士到聚义厅上，俱各讲礼罢，谦让戴宗正面坐了，次是裴宣、杨林、邓飞、孟康，五筹好汉，宾主相待，坐定筵宴。当日大吹大擂饮酒。看官听说，这也都是地煞星之数，时节到来，天幸自然义聚相逢，有诗为证：

豪杰遭逢信有因，连环钩锁共相寻。

汉廷将相由屠钓，莫怪梁山错用心。

当下众人饮酒中间，戴宗在筵上说起晁、宋二头领招贤纳士，结识天下四方豪杰，待人接物，一团和气，仗义疏财，许多好处。众头领同心协力，八百里梁山泊如此雄壮，中间宛子城、蓼儿洼，四下里都是茫茫烟水，更有许多兵马，何愁官兵来到。只管把言语说他三个。裴宣回道：“小弟寨中也有三百来人马，财赋亦有十余辆车子，

粮食草料不算，倘若仁兄不弃微贱时，引荐于大寨入伙，愿听号令效力，未知尊意若何？”戴宗大喜道：“晁、宋二公待人接物，并无异心。更得诸公相助，如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便可收拾下行李，待小可和杨林去蓟州见了公孙胜先生回来，那时一同扮做官军，星夜前往。”众人大喜。酒至半酣，移去后山断金亭上，看那饮马川景致吃酒，端的好个饮马川。但见：

一望茫茫野水，周回隐隐青山。几多老树映残霞，数片彩云飘远岫。荒田寂寞，应无稚子看牛；古渡凄凉，那得奚人饮马。只好强人安寨栅，偏宜好汉展旌旗。

戴宗看了这饮马川一派山景，喝采道：“好山好水，真乃美丽，你等二位如何来得到此？”邓飞道：“原是几个不成材小厮们在这里屯扎，后被我两个来夺了这个去处。”众皆大笑。五筹好汉吃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剑助酒，戴宗称赞不已。至晚，各自回寨内安歇。次日，戴宗定要和杨林下山，三位好汉苦留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别，自回寨里收拾行装，整理动身，不在话下。

且说戴宗和杨林离了饮马川山寨，在路晓行夜住，早来到蓟州城外，投个客店安歇了。杨林便道：“哥哥，我想公孙胜先生是个出家人，必是山间林下村落中住，不在城里。”戴宗道：“说得是。”当时二个先去城外，到处询问公孙胜先生下落消息，并无一个人晓得他。住了一日，

次早起来，又去远近村坊街市访问人时，亦无一个认得。两个又回店中歇了。第三日，戴宗道：“敢怕城中有人认得他。”当日和杨林却入蓟州城里来寻他。两个寻问老成人时，都道：“不认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县名山大刹居住。”

杨林正行到一个大街，只见远远地一派鼓乐，迎将一个人来。戴宗、杨林立在街上看时，前面两个小牢子。一个驮着许多礼物花红，一个捧着若干缎子彩缯之物；后面青罗伞下，罩着一个押狱刽子。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两眉入鬓，凤眼朝天，淡黄面皮，细细有几根髭髯。那人祖贯是河南人氏，姓杨，名雄，因跟一个叔伯哥哥来蓟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续后一个新任知府却认得他，因此就参他做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因为他一身好武艺，面貌微黄，以此人都称他做病关索杨雄。有一首《临江仙》词，单道着杨雄好处：

两臂雕青铸嫩玉，头巾环眼嵌玲珑。鬓边爱插翠芙蓉。背心书刽字，衫串染猩红。问事厅前逞手段，行刑刀利如风。微黄面色细眉浓。人称病关索，好汉是杨雄。

当时杨雄在中间走着，背后一个小牢子擎着鬼头靶法刀。原来才去市心里决刑了回来，众相识与他挂红贺喜，送回家去，正从戴宗、杨林面前迎将过来。一簇人在路口拦住了把盏，只见侧首小路里又撞出七八个军汉来，为头

的一个，叫做踢杀羊张保。这汉是蓟州守御城池的军，带着这几个，都是城里城外时常讨闲钱使的破落户汉子，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为见杨雄原是外乡人来蓟州，却有人惧怕他，因此不怯气。当日正见他赏赐得许多缎匹，带了这几个没头神，吃得半醉，却好赶来要惹他。又见众人拦住他在路口把盏，那张保拨开众人，钻过面前叫道：“节级拜揖。”杨雄道：“大哥来吃酒。”张保道：“我不要吃酒，我特来问你借百十贯钱使用。”杨雄道：“虽是我认得大哥，不曾钱财相交，如何问我借钱？”张保道：“你今日诈得百姓许多财物，如何不借我些？”杨雄应道：“这都是别人与我做好看的，怎么是诈得百姓的？你来放刁，我与你军卫有司，各无统属。”张保不应，便叫众人向前一哄，先把花红缎子都抢了去。杨雄叫道：“这厮们无礼！”却待向前打那抢物事的人，被张保劈胸带住，背后又是两个来拖住了手，那几个都动起手来，小牢子们各自回避了。杨雄被张保并两个军汉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气，解拆不开。

正闹中间，只见一条大汉挑着一担柴来，看见众人逼住杨雄，动弹不得。那大汉看了，路见不平，便放下柴担，分开众人，前来劝道：“你们因甚打这节级？”那张保睁起眼来喝道：“你这打脊饿不死冻不杀的乞丐，敢来多管！”那大汉大怒，焦躁起来，将张保劈头只一提，一交颠翻在地。那几个帮闲的见了，却待要来动手，早被那大

汉一拳一个，都打的东倒西歪。杨雄方才脱得身，把出本事来施展动，一对拳头穿梭相似，那几个破落户都打翻在地。张保见不是头，爬将起来，一直走了。杨雄忿怒，大踏步赶将去。张保跟着抢包袱的走，杨雄在后面追着，赶转小巷去了。那大汉兀自不歇手，在路口寻人厮打。戴宗、杨林看了，暗暗地喝采道：“端的是好汉，此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正是：

匣里龙泉争欲出，只因世有不平人。

旁观能辨非和是，相助安知疏与亲。

当时戴宗、杨林便向前邀住劝道：“好汉看我二人薄面，且罢休了。”两个把他扶劝到一个巷内。杨林替他挑了柴担。戴宗挽住那汉子，邀入酒店里来。杨林放下柴担，同到阁儿里面。那大汉叉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祸。”戴宗道：“我弟兄两个也是外乡人，因见壮士仗义之事，只恐一时拳手太重，误伤人命，特地做这个出场，请壮士酌三杯，到此相会结义则个。”那大汉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这场，却又蒙赐酒相待，实是不当。”杨林便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何伤乎？且请坐。”戴宗相让，那汉那里肯僭上？戴宗、杨林一带坐了，那汉坐于对席。叫过酒保，杨林身边取出一两银子来，把与酒保道：“不必来问，但有下饭，只顾买来与我们吃了，一发总算。”酒保接了银子去，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之类。

三人饮过数杯，戴宗问道：“壮士高姓大名？贵乡何处？”那汉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自小学得些枪棒在身，一生执意，路见不平，便要去相助，人都呼小弟作‘拚命三郎’。因随叔父来外乡贩羊马卖，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钱，还乡不得，流落在此蓟州卖柴度日。既蒙拜识，当以实告。”戴宗道：“小可两个因来此间干事，得遇壮士。如此豪杰，流落在此卖柴，怎能够发迹？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石秀道：“小人只会使些枪棒，别无甚本事，如何能勾发达快乐？”戴宗道：“这般时节认不得真，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臣闭塞。小可一个薄识，因一口气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伙，如今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石秀叹口气道：“小人便要去；也无门路可进。”戴宗道：“壮士若肯去时，小可当以相荐。”石秀道：“小人不敢拜问二位官人贵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兄弟姓杨名林。”石秀道：“江湖上听的说个江州神行太保，莫非正是足下？”戴宗道：“小可便是。”叫杨林身边包袱内取锭十两银子，送与石秀做本钱。石秀不敢受，再三谦让，方才收了。才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正欲诉说些心腹之话，投托入伙，只听得外面有人寻问入来。三个看时，却是杨雄带领着二十余人，都是做公的，赶入酒店里来。戴宗、杨林见人多，吃了一惊，乘闹哄里，两个慌忙走了。

石秀起身迎住道：“节级那里去来？”杨雄便道：“大哥，何处不寻你，却在这里饮酒。我一时被那厮封住了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气力，救了我这场便宜。一时间只顾赶了那厮去，夺他包袱，却撇了足下。这伙兄弟听得我厮打，都来相助，依还夺得抢去的花红缎匹回来，只寻足下不见。却才有人说道：‘两个客人，劝他去酒店里吃酒。’因此才知道，特地寻将来。”石秀道：“却才是两个外乡客人，邀在这里酌三杯，说些闲话，不知节级呼唤。”杨雄大喜，便问道：“足下高姓大名？贵乡何处？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平生性直，路见不平，便要去舍命相护，以此都唤小人做‘拚命三郎’。因随叔父来此地贩卖羊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钱，流落在此蓟州卖柴度日。”杨雄看石秀时，好个壮士，生得上下相等。有首《西江月》词，单道着石秀好处。但见：

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浇油。心雄胆大有机谋，到处逢人搭救。全仗一条杆棒，只凭两个拳头。掀天声价满皇州，拚命三郎石秀。

当下杨雄又问石秀道：“却才和足下一处饮酒的客人何处去了？”石秀道：“他两个见节级带人进来，只道相闹，以此去了。”杨雄道：“恁地时，先唤酒保取两瓮酒来，大碗叫众人一家三碗，吃了去，明日却得来相会。”众人都吃了酒，自去散了。杨雄便道：“石秀三郎，你休

见外。想你此间必无亲眷，我今日就结义你做个弟兄如何？”石秀见说大喜，便说道：“不敢动问节级贵庚？”杨雄道：“我今年二十九岁。”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八岁，就请节级坐，受小弟拜为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杨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饮馔酒果来，“我和兄弟今日吃个尽醉方休。”

正饮酒之间，只见杨雄的丈人潘公带领了五七个人，直寻到酒店里来。杨雄见了，起身道：“泰山来做甚么？”潘公道：“我听得你和人厮打，特地寻将来。”杨雄道：“多谢这个兄弟救护了我，打得张保那厮见影也害怕。我如今就认义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叫：“好，好，且叫这几个弟兄吃碗酒了去。”杨雄便叫酒保讨酒来，每人三碗吃了去。便叫潘公中间坐了，杨雄对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酒保自来斟酒。潘公见了石秀这等英雄长大，心中甚喜，便说道：“我女婿得你做个兄弟相帮，也不枉了公门中出入，谁敢欺负他！”又问道：“叔叔原曾做甚买卖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户。”潘公道：“叔叔曾省得杀牲口的勾当么？”石秀笑道：“自小吃屠家饭，如何不省得宰杀牲口？”潘公道：“老汉原是屠户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止有这个女婿，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下这行衣饭。”三人酒至半酣，计算酒钱，石秀将这担柴也都准折了。

三人取路回来，杨雄入得门，便叫：“大嫂，快来与

这叔叔相见。”只见布帘里面应道：“大哥，你有甚叔叔？”杨雄道：“你且休问，先出来相见。”布帘起处，走出那个妇人来。生得如何？但见：

黑鬢鬢儿，细弯弯眉儿，光溜溜眼儿，香喷喷口儿，直隆隆鼻儿，红乳乳腮儿，粉莹莹脸儿，轻袅袅身儿，玉纤纤手儿，一捻捻腰儿，软脓脓肚儿，翘尖尖脚儿，花簇簇鞋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更有一件窄湫湫，紧挡挡，红鲜鲜，紫稠稠，正不知是什么东西。

有诗为证：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悬月铲杀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原来那妇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唤做巧云，先嫁了一个吏员，是蓟州人，唤做王押司，两年前身故了。方才晚嫁得杨雄，未及一年夫妻。石秀见那妇人出来，慌忙向前施礼道：“嫂嫂请坐。”石秀便拜。那妇人道：“奴家年轻，如何敢受礼？”杨雄道：“这个是我今日新认义的兄弟，你是嫂嫂，可受半礼。”当下石秀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四拜。那妇人还了两礼，请人来里面坐地。收拾一间空房，教叔叔安歇。话休絮烦。次日，杨雄自出去应当官府，分付家中道：“安排石秀衣服巾帨。”客店内有些行李包裹，都教去取来杨雄家里安放了。

却说戴宗、杨林自酒店里看见那伙做公的人来寻访石

秀，闹哄里两个自走了，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次日，又去寻问公孙胜。两日，绝无人认得，又不知他下落住处，两个商量了且回去。当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离了蓟州，自投饮马川来，和裴宣、邓飞、孟康一行人马，扮作官军，星夜望梁山泊来。戴宗要见他功劳，又纠合得许多人马上山，山上自做庆贺筵席，不在话下。

再说有杨雄的丈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开屠宰作坊。潘公道：“我家后门头是一条断路小巷，又有一间空房在后面，那里井水又便，可做作坊。就教叔叔做房在里面，又好照看。”石秀见了也喜：“端的便益。”潘公再寻了个旧时识熟副手，“只央叔叔掌管帐目。”石秀应承了，叫了副手，便把大青大绿妆点起肉案子、水盆、砧头，打磨了许多刀杖，整顿了肉案，打并了作坊、猪圈，起上十数个肥猪，选个吉日，开张肉铺。众邻舍亲戚都来挂红贺喜，吃了一两日酒。杨雄一家，得石秀开了店，都欢喜。自此无话。一向潘公、石秀自做买卖。

不觉光阴迅速，又早过了两个月有余。时值秋残冬到，石秀里里外外，身上都换了新衣穿着。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县买猪，三日了方回家来，只见铺店不开。却到家里看时，肉店砧头也都收过了，刀杖家火亦藏过了。石秀是个精细的人，看在肚里便省得了，自心中忖道：“常言：‘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哥哥自出外去当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见我做了这些衣裳，一定背后有话

说；又见我两日不回，必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做买卖。我休等他言语出来，我自去辞了回乡去休。自古道：‘那得长远心的人？’”石秀已把猪赶在圈里，却去房中换了脚手，收拾了包裹行李，细细写了一本清帐，从后面入来。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请石秀坐定吃酒。潘公道：“叔叔远出劳心，自赶猪来辛苦。”石秀道：“丈丈，礼当。且收过了这本明白帐目。若上面有半点私心，天地诛灭。”潘公道：“叔叔何故出此言？并不曾有个甚事。”石秀道：“小人离乡五七年了，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特地交还帐目。今晚辞了哥哥，明早便行。”潘公听了，大笑起来道：“叔叔差矣。你且住，听老汉说。”那老子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报恩壮士提三尺，破戒沙门丧九泉。毕竟潘公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话说石秀回来，见收过店面，便要辞别出门。潘公说道：“叔叔且住，老汉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两夜不曾回家，今日回来，见收拾过了家火什物，叔叔一定心里只道是不开店了，因此要去。休说恁地好买卖，便不开店时，也养叔叔在家。不瞒叔叔说，我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个王押司，不幸没了。今得二周年，做些功果与他，因此歇了这两日买卖。明日请下报恩寺僧人来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则个。老汉年纪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发和叔叔说知。”石秀道：“既然丈丈恁地说时，小人再纳定性过几时。”潘公道：“叔叔今后并不要疑心，只顾随分且过。”当时吃了几杯酒，并些素食，收过了杯盘。

只见道人挑将经担到来，铺设坛场，摆放佛像、供器、鼓、钹、钟、磬、香花、灯烛，厨下一面安排斋食。杨雄到申牌时分，回家走一遭，分付石秀道：“贤弟，我今夜却限当牢，不得前来，凡事央你支持则个。”石秀道：

“哥哥放心自去，晚间兄弟替你料理。”杨雄去了，石秀自在门前照管。没多时，只见一个年纪小的和尚揭起帘子人来。石秀看那和尚时，端的整齐。但见：

一个青旋旋光头新剃，把麝香松子匀搽；一领黄烘烘直裰初缝，使沉香檀香染。山根鞋履，是福州染到深青；九缕丝绦，系西地买来真紫。光溜溜一双贼眼，只睨趁施主娇娘；美甘甘满口辞言，专说诱良家少妇。淫情发处，草庵中去觅尼姑；色胆动时，方丈内来寻行者。

那和尚入到里面，深深地与石秀打个问讯。石秀答礼道：“师父少坐。”随背后一个道人，挑两个盒子入来，石秀便叫：“丈丈，有个师父在这里。”潘公听得，从里面出来。那和尚便道：“干爷如何一向不到敝寺？”老子道：“便是开了这些店面，却没工夫出来。”那和尚便道：“押司周年，无甚罕物相送，些少挂面，几包京枣。”老子道：“阿也，甚么道理，教师父坏钞！”教：“叔叔收过了。”石秀自搬入去，叫点茶出来，门前请和尚吃。

只见那妇人从楼上下来，不敢十分穿重孝，只是淡妆轻抹，便问：“叔叔，谁送物事来？”石秀道：“一个和尚，叫丈丈做干爷的送来。”那妇人便笑道：“是师兄海阁黎裴如海，一个老实的和尚。他便是裴家绒线铺里小官人，出家在报恩寺中。因他师父是家里门徒，结拜我父做干爷，长奴两岁，因此上叫他做师兄。他法名叫做海公。叔叔，

晚间你只听他请佛念经，有这般好声音。”石秀道：“原来恁地。”自肚里已有些瞧科。

那妇人便下楼来见和尚，石秀却背叉着手，随后跟出来，布帘里张看。只见那妇人出到外面，那和尚便起身向前来，合掌深深的打个问讯。那妇人便道：“甚么道理，教师兄坏钞！”和尚道：“贤妹，些少薄礼微物，不足挂齿。”那妇人道：“师兄何故这般说？出家人的物事，怎的消受得？”和尚道：“敝寺新造水陆堂，也要来请贤妹随喜，只恐节级见怪。”那妇人道：“家下拙夫却不恁地计较，老母死时，也曾许下血盆愿心，早晚也要到上刹相烦还了。”和尚道：“这是自家的事，如何恁地说？但是分付如海的事，小僧便去办来。”那妇人道：“师兄，多与我娘念几卷经便好。”只见里面丫鬟捧茶出来，那妇人拿起一盏茶来，把帕子去茶钟口边抹一抹，双手递与和尚。那和尚一头接茶，两只眼涎瞪瞪的只顾看那妇人身上。这妇人也嘻嘻的笑着看这和尚。人道色胆包天，却不防石秀在布帘里张见。石秀自肚里暗忖道：“‘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我几番见那婆娘常常的只顾对我说些风话，我只以亲嫂嫂一般相待，原来这婆娘倒不是个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里，敢替杨雄做个出场，也不见的。”

石秀此时已有三分在意的，便揭起布帘，走将出来。那贼秃放下茶盏，便道：“大郎请坐。”这妇人便插口道：“这个叔叔，便是拙夫新认义的兄弟。”那和尚虚心冷气，

动问道：“大郎贵乡何处？高姓大名？”石秀道：“我姓石，名秀，金陵人氏。因为只好闲管，替人出力，以此叫做‘拚命三郎’。我是个粗卤汉子，礼数不到，和尚休怪！”裴如海道：“不敢，不敢。小僧去接众僧来赴道场。”相别出门去了。那妇人道：“师兄早来些个。”那和尚应道：“便来了。”妇人送了和尚出门，自入里面来了。石秀却在门前低了头，只顾寻思。

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的人，惟有和尚色情最紧，为何说这句话？且如俗人出家人，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缘何见得和尚家色情最紧？这上三卷书中所说潘、驴、邓、小、闲，惟有和尚家第一闲。一日三餐，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无俗事所烦，房里好床好铺睡着，没得寻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假如譬喻说一个财主家，虽然十相俱足，一日有多少闲事恼心，夜间又被钱物挂念，到三更二更才睡，总有娇妻美妾，同床共枕，那得情趣？又有那一等小百姓们，一日价辛辛苦苦挣扎，早晨巴不到晚，起的是五更，睡的是半夜。到晚来，未上床，先去摸一摸米瓮看，到底没颗米，明日又无钱，总然妻子有些颜色，也无些甚么意兴。因此上输与这和尚们一心闲静，专一理会这等勾当。那时古人评论到此去处，说这和尚们真个利害，因此苏东坡学士道：“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秃转毒，转毒转秃。”和尚们还有四句言语，道是：

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

三个字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

且说这石秀自在门前寻思了半晌，又且去支持管待。不多时，只见行者先来点烛烧香。少刻，海闍黎引领众僧却来赴道场，潘公、石秀接着，相待茶汤已罢。打动鼓钹，歌咏赞扬。只见海闍黎同一个一般年纪小的和尚做闍黎，播动铃杵，发牒请佛，献斋赞供，诸大护法监坛主盟，“追荐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只见那妇人乔素梳妆，来到法坛上，执着手炉，拈香礼佛。那海闍黎越逞精神，摇着铃杵，念动真言。这一堂和尚见了杨雄老婆这等模样，都七颠八倒起来。但见：

班首轻狂，念佛号不知颠倒；闍黎没乱，诵真言岂顾高低。烧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烛头陀，错拿香盒。宣名表白，大宋国称做大唐；忏罪沙弥，王押司念为押禁。动铙的望空便撇，打钹的落地不知。敲钵子的软做一团，击响磬的酥做一块。满堂喧哄，绕席纵横。藏主心忙，击鼓错敲了徒弟手；维那眼乱，磬槌打破了老僧头。十年苦行一时休，万个金刚降不住。

那众僧都在法坛上看见了这妇人，自不觉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时间愚迷了佛性禅心，拴不定心猿意马，以此上德行高僧世间难得。石秀却在侧边看了，也自冷笑道：“似此有甚功德，正谓之作福不如避罪。”少间，

证盟已了，请众和尚就里面吃斋。海阁黎却在众僧背后，转过头来，看着那妇人嘻嘻的笑。那婆娘也掩着口笑。两个都眉来眼去，以目送情。石秀都看在眼里，自有五分来不快意。众僧都坐了吃斋，先饮了几杯素酒，搬出斋来，都下了衬钱。潘公道：“众师父饱斋则个。”少刻，众僧斋罢，都起身行食去了。转过一遭，再入道场。石秀心中好生不快意，只推肚疼，自去睡在板壁后了。

那妇人一点情动，那里顾的防备人看见？便自去支持。众僧又打了一回鼓钹动事，把些茶食果品煎点。海阁黎着众僧用心看经，请天王拜忏，设浴召亡，参礼三宝。追荐到三更时分，众僧困倦，这海阁黎越逞精神，高声念诵。那妇人在布帘下看了，便教丫鬟请海和尚说话。那贼秃慌忙来到妇人面前。这婆娘扯住和尚袖子说道：“师兄明日来取功德钱时，就对爹爹说血盆愿心一事，不要忘了。”和尚道：“小僧记得，只说要还愿，也还了好。”和尚又道：“你家这个叔叔好生利害。”妇人应道：“这个睬他则甚！又不是亲骨肉。”海阁黎道：“恁地小僧却才放心。我只道是节级的至亲兄弟。”两个又戏笑了一回，那和尚自出去判斛送亡。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后假睡，正张得着，都看在肚里了。当夜五更道场满散，送佛化纸已了，众僧作谢回去，那妇人自上楼去睡了。石秀却自寻思了，气道：“哥哥恁的豪杰，却恨撞了这个淫妇。”忍了一肚皮鸟气，自去作坊里睡了。

次日，杨雄回家，俱各不提。饭后杨雄又出去了。只见海阁黎又换了一套整整齐齐的僧衣，径到潘公家来。那妇人听得是和尚来了，慌忙下楼，出来接着，邀入里面坐地，便叫点茶来。那妇人谢道：“夜来多教师兄劳神，功德钱未曾拜纳。”海阁黎道：“不足挂齿。小僧夜来所说血盆忏愿心这一事，特禀知贤妹。要还时，小僧寺里现在念经，只要写疏一通就是。”那妇人道：“好，好。”便叫丫鬟请父亲出来商量。潘公便出来谢道：“老汉打熬不得，夜来甚是有失陪侍。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无人管待，却是休怪，休怪。”那和尚道：“干爷正当自在。”那妇人便道：“我要替娘还了血盆忏旧愿，师兄说道，明日寺中做好事，就附答还了。先教师兄去寺里念经，我和你明日饭罢去寺里，只要证明忏疏，也是了当一头事。”潘公道：“也好，明日只怕买卖紧，柜上无人。”那妇人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照管，却怕怎的？”潘公道：“我儿出口为愿，明日只得要去。”那妇人就取些银子做因果钱，与和尚去：“有劳师兄，莫责轻微，明日准来上刹讨素面吃。”海阁黎道：“谨候拈香。”收了银子，便起身谢道：“多承布施，小僧将去分俵众僧，来日专等贤妹来证盟。”那妇人直送和尚到门外去了。石秀自在作坊里安歇，起来宰猪赶趁。诗曰：

古来佛殿有奇逢，偷约欢期情倍浓。

也学裴航勤玉杵，巧云移处鹊桥通。

却说杨雄当晚回来安歇，妇人待他吃了晚饭，洗了脚手，却教潘公对杨雄说道：“我的阿婆临死时，孩儿许下血盆经，愿心在这报恩寺中，我明日和孩儿去那里证盟，酬了便回，说与你知。”杨雄道：“大嫂，你便自说与我，何妨。”那妇人道：“我对你说，又怕你嗔怪，因此不敢与你说。”当晚无话，各自歇了。

次日五更，杨雄起来，自去画卯，承应官府。石秀起来，自理会做买卖。只见那妇人起来，浓妆艳饰，打扮得十分济楚，包了香盒，买了纸烛，讨了一乘轿子。石秀自一早晨顾买卖，也不来管他。饭罢，把丫鬟迎儿也打扮了。已牌时候，潘公换了一身衣裳，来对石秀道：“相烦叔叔照管门前，老汉和拙女同去还些愿心便回。”石秀笑道：“小人自当照管；丈丈但照管嫂嫂，多烧些好香，早早来。”石秀自肚里已知了。

且说潘公和迎儿跟着轿子，一径望报恩寺里来。古人有篇偈子说得好，道是：

朝看释迦经，暮念华严咒。种瓜还得瓜，种豆还得豆。经咒本慈悲，冤结如何救？照见本来心，方便多竟究。心地若无私，何用求天佑？地狱与天堂，作者还自受。

这篇言语，古人留下，单说善恶报应，如影随形，既修六度万缘，当守三归五戒。叵耐缙流之辈，专为狗彘之行，辱莫前修，遗谤后世。

却说海阁黎这贼秃，单为这妇人结拜潘公做干爷，只吃杨雄阻滞碍眼，因此不能够上手。自从和这妇人结识起，只是眉来眼去送情，未见真实的事。因这一夜道场里，才见他十分有意，期日约定了。那贼秃磨枪备剑，整顿精神，先在山门下伺候，看见轿子到来，喜不自胜，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有劳和尚。”那妇人下轿来谢道：“多多有劳师兄。”海阁黎道：“不敢，不敢！小僧已和众僧都在水陆堂上，从五更起来诵经，到如今未曾住歇，只等贤妹来证盟，却是多有功德。”把这妇人和老子引到水陆堂上，已自先安排下花果香烛之类，有十数个僧人在彼看经，那妇人都道了万福，参礼了三宝。海阁黎引到地藏菩萨面前证盟忏悔。通罢疏头，便化了纸，请众僧自去吃斋，着徒弟陪侍。

海和尚却请：“干爷和贤妹去小僧房里拜茶。”一邀把这妇人引到僧房里深处，预先都准备下了，叫声：“师哥拿茶来。”只见两个侍者捧出茶来，白雪铤器盏内，朱红托子，绝细好茶。吃罢放下盏子，“请贤妹里面坐一坐。”又引到一个小小阁儿里，琴光黑漆春台，排几幅名人书画，小桌儿上焚一炉妙香。潘公和女儿一台坐了，和尚对席，迎儿立在侧边。那妇人道：“师兄端的是个好出家人去处，清幽静乐。”海阁黎道：“妹子休笑话，怎生比得贵宅上。”潘公道：“生受了师兄一日，我们回去。”那和尚那里肯，便道：“难得干爷在此，又不是外人，今日斋食

已是贤妹做施主，如何不吃箸面了去？师哥快搬来！”说言未了，却早托两盘进来，都是日常里藏下的希奇果子，异样菜蔬，并诸般素馔之物，摆满春台。那妇人便道：“师兄何必治酒，反来打搅。”和尚笑道：“不成礼数，微表薄情而已。”师哥将酒来斟在杯中。和尚道：“干爷多时不来，试尝这酒。”老儿饮罢道：“好酒，端的味重。”和尚道：“前日一个施主家传得此法，做了三五石米，明日送几瓶来与令婿吃。”老儿道：“甚么道理？”和尚又劝道：“无物相酬贤妹娘子，胡乱告饮一杯。”两个小师哥儿轮番筛酒，迎儿也吃劝了几杯。那妇人道：“酒住，吃不去了。”和尚道：“难得贤妹到此，再告饮几杯。”潘公叫轿夫人来，各人与他一杯酒吃。和尚道：“干爷不必记挂，小僧都分付了。已着道人邀在外面，自有坐处吃酒。干爷放心，且请开怀自饮几杯。”原来这贼秃为这个妇人，特地对付下这等有力气的好酒，潘公吃央不过，多吃了两杯，当不住，醉了。和尚道：“且扶干爷去床上睡一睡。”和尚叫两个师哥只一扶，把这老儿搀在一个冷净房里去睡了。

这里和尚自劝道：“娘子开怀再饮几杯。”那妇人一者有心，二乃酒入情怀，自古道：“酒乱性，色迷人。”那妇人三杯酒落肚，便觉有些朦朦胧胧上来，口里嘈道：“师兄，你只顾央我吃酒做甚么？”和尚扯着口嘻嘻的笑道：“只是敬重娘子。”那妇人道：“我吃不得了。”和尚道：

“请娘子去小僧房里看佛牙。”那妇人便道：“我正要看佛牙则个。”这和尚把那妇人一引，引到一处楼上，却是海阁黎的卧房，铺设得十分整齐。那妇人看了，先自五分欢喜，便道：“你端的好个卧房，干干净净。”和尚笑道：“只是少一个娘子。”那妇人也笑道：“你便讨一个不得？”和尚道：“那里得这般施主？”妇人道：“你且教我看佛牙则个。”和尚道：“你叫迎儿下去了，我便取出来。”那妇人道：“迎儿，你且下去看老爷醒也未。”迎儿自下的楼来去看潘公，和尚把楼门关上。那妇人道：“师兄，你关我在这里怎的？”这贼秃淫心荡漾，向前搂住那妇人，说道：“我把娘子十分爱慕，我为你下了两年心路。今日难得娘子到此，这个机会作成小僧则个！”那妇人又道：“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你却要骗我；倘若他得知，却不饶你。”和尚跪下道：“只是娘子可怜见小僧则个！”那妇人张着手，说道：“和尚家倒会缠人，我老大耳刮子打你！”和尚嘻嘻的笑着说道：“任从娘子打，只怕娘子闪了手。”那妇人淫心也动，便搂起和尚道：“我终不成真个打你？”和尚便抱住这妇人，向床前卸衣解带，共枕欢娱。正是：

不顾如来法教，难遵佛祖遗言。一个色胆歪斜，管甚丈夫利害；一个淫心荡漾，从他长老埋冤。这个气喘声嘶，却似牛鞞柳影；那一个言娇语涩，浑如莺啭花间。一个耳边诉雨意云情，一个枕上说山盟海誓。阁黎房里，翻为快活道场；报恩寺中，反作极乐

世界。可惜菩提甘露水，一朝倾在巧云中。

从古及今，先人留下两句言语，单道这和尚家是铁里蛀虫，铁最实没缝的，也要钻进去，凡俗人家，岂可惹他？自古说这秃子道：

色中饿鬼兽中猥，弄假成真说祖风。

此物只可林下看，岂堪引入画堂中。

当时两个云雨才罢，那和尚搂住这妇人，说道：“你既有心于我，我身死而无怨。只是今日虽然亏你作成了我，只得一霎时的恩爱快活，久后必然害杀小僧。”那妇人便道：“你且不要慌，我已寻思一条计较。我的老公，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我自买了迎儿，教他每日在后门里伺候。若是夜晚老公不在家时，便掇一个香桌儿出来，烧夜香为号，你便放心入来。若怕五更睡着了，不知省觉，却那里寻得一个报晓的头陀，买他来后门头大敲木鱼，高声叫佛，便好出去。若买得这等一个时，一者得他外面策望，二乃不叫你失了晓。”和尚听了这话，大喜道：“妙哉！你只顾如此行，我这里自有个头陀胡道人，我自分付他来策望便了。”那妇人道：“我不敢留恋长久，恐这厮们疑忌，我快回去是得，你只不要误约。”那妇人连忙再整云鬓，重匀粉面，开了楼门，便下楼来，教迎儿叫起潘公，慌忙便出僧房来。轿夫吃了酒面，已在寺门前伺候。海阁黎直送那妇人出山门外，那妇人作别了上轿，自和潘公、迎儿归家，不在话下。

却说这海阁黎自来寻报晓头陀。本房原有个胡道人，在寺后退居里小庵中过活，诸人都叫他做胡头陀。每日只是起五更，来敲木鱼报晓，劝人念佛，天明时，收掠斋饭。海和尚唤他来房中，安排三杯好酒相待了他，又取些银子送与胡道。胡道起身说道：“弟子无功，怎敢受禄？屡承师父的恩惠。”海阁黎道：“我自看你是个志诚的人。我早晚出些钱，贴买道度牒，剃你为僧。这些银子，权且将去，买些衣服穿着。”原来这海阁黎日常时只是教师哥不时送些斋与胡道吃。待节下又带挈他去念经，得些斋衬钱。胡道感恩不浅，尚未报他，“今日又与我银两，必有用我处，何必等他开口？”胡道便道：“师父有事，若用小道处，即当向前。”海阁黎道：“胡道，你既如此好心，有件事不瞒你，所有潘公的女儿，要和我来往，约定后门口摆设香桌儿在外时，便是教我来。我也难去那里趲，若得你先去看探有无，我才好去。又要烦你五更起来叫人念佛时，可就来那里后门头，看没人，便把木鱼大敲报晓，高声叫佛，我便好出来。”胡道便道：“这个有何难哉！”当时应允了。

其日先来潘公后门首讨斋饭，只见迎儿出来说道：“你这道人，如何不来前门讨斋饭，却在后门里来？”那胡道便念起佛来。里面这妇人听得了，已自瞧科，便出来后门问道：“你这道人，莫不是五更报晓的头陀？”胡道应道：“小道便是五更报晓的头陀，教人省睡，晚间宜烧些

香，教人积福。”那妇人听了大喜，便叫迎儿去楼上取一串铜钱来布施他。这头陀张得迎儿转身，便对那妇人说道：“小道便是海阁黎心腹之人，特地使我前来探路。”那妇人道：“我已知道了。今夜晚间，你可来看，如有香桌儿在外，你可便报与他则个。”胡道把头来点着。迎儿就将铜钱来，与胡道去了。那妇人来到楼上，却把心腹之事对迎儿说了。自古道：“人家女使，谓之奴才。”但得些小便宜，如何不随顺了，天大之事，也都做了。因此人家妇人女使，可用而不可信，却又少他不得。有诗为证：

送暖偷寒起祸胎，坏家端的是奴才。

请看当日红娘事，却把莺莺哄出来。

却说杨雄此日正该当牢，未到晚，先来取了铺盖去，自监里上宿。这迎儿得了些小意儿，巴不到晚，自去安排了香桌儿，黄昏时掇在后门外，那妇人却闪在傍边伺候。初更左侧，一个人戴顶头巾，闪将入来，迎儿问道：“是谁？”那人也不答应，便除下头巾，露出光顶来。这妇人在侧边见是海和尚，轻轻地骂一声：“贼秃，倒好见识。”两个厮搂厮抱着上楼去了。迎儿自来掇过了香桌儿，关上了后门，也自去睡了。他两个当夜如胶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鱼似水，快活淫戏了一夜。自古道：“莫说欢娱嫌夜短，只要金鸡报晓迟。”两个正好睡哩，只听得咯咯地木鱼响，高声念佛，和尚和妇人梦中惊觉。海阁黎披衣起来道：“我去也，今晚再相会。”那妇人道：“今后

但有香桌儿在后门外，你便不可负约。如无香桌儿在后门，你便切不可来。”和尚下床，依前戴上头巾，迎儿开了后门，放他去了。自此为始，但是杨雄出去当牢上宿，那和尚便来家中。只有这个老儿，未晚先自要睡，迎儿这个丫头，已自做一路了，只要瞒着石秀一个。两个一似被摄了魂魄的一般。这和尚只待头陀报了，便离寺来。那妇人专得迎儿做脚，放他出入，因此快活偷养和尚戏耍。自此往来，将近一月有余。这和尚也来了十数遍。

且说这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时，自在坊里歇宿，常有这件事挂心，每日委决不下，却又不曾见这和尚往来。每日五更睡觉，不时跳将起来，料度这件事。只听得报晓头陀直来巷里敲木鱼，高声叫佛。石秀是个乖觉的人，早瞧了八分，冷地里思量道：“这条巷是条死巷，如何有这头陀连日来这里敲木鱼叫佛？事有可疑。”当是十一月中旬之日，五更时分，石秀正睡不着，只听得木鱼敲响，头陀直敲入巷里来，到后门口高声叫道：“普度众生，救苦救难，诸佛菩萨！”石秀听得叫的跷蹊，便跳将起来，去门缝里张时，只见一个人戴顶头巾从黑影里闪将出来，和头陀去了，随后便是迎儿来关门。石秀见了，自说道：“哥哥如此豪杰，却恨讨了这个淫妇，倒被这婆娘瞒过了，做成这等勾当。”巴得天明，把猪出去门前挑了，卖个早市。饭罢，讨了一遭赊钱，日中前后，径到州衙前来寻杨雄。

却好行至州桥边，正迎见杨雄。杨雄便问道：“兄弟，

那里去来？”石秀道：“因讨赎钱，就来寻哥哥。”杨雄道：“我常为官事忙，并不曾和兄弟快活吃三杯，且来这里坐一坐。”杨雄把这石秀引到州桥下一个酒楼上，拣一处僻净阁儿里两个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来，安排盘馔、海鲜、案酒。二人饮过三杯，杨雄见石秀只低了头寻思。杨雄是个性急的人，便问道：“兄弟心中有些不乐，莫不家里有甚言语伤触你处？”石秀道：“家中也无有甚话。兄弟感承哥哥把做亲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话敢说么？”杨雄道：“兄弟何故今日见外？有的话但说不妨。”石秀道：“哥哥每日出来，只顾承当官府，却不知背后之事。这个嫂嫂不是良人，兄弟已看在眼里多遍了，且未敢说。今日见得仔细，忍不住来寻哥哥，直言休怪。”杨雄道：“我自无背后眼，你且说是谁？”石秀道：“前者家里做道场，请那个贼秃海阁黎来，嫂嫂便和他眉来眼去，兄弟都看见。第三日又去寺里还血盆心愿心，两个都带酒归来。我近日只听得一个头陀直来巷内敲木鱼叫佛，那厮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来张时，看见果然是这贼秃，戴顶头巾，从家里出去。似这等淫妇，要他何用？”杨雄听了大怒道：“这贱人怎敢如此！”石秀道：“哥哥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只和每日一般。明日只推做上宿，三更后却再来敲门，那厮必然从后门先走，兄弟一把拿来，从哥哥发落。”杨雄道：“兄弟见得是。”石秀又分付道：“哥哥今晚且不可胡发说话。”杨雄道：“我明日约你便是。”两个再饮了几杯，算

还了酒钱，一同下楼来，出得酒肆，各散了。只见四五个虞候叫杨雄道：“那里不寻节级？知府相公在花园里坐地，教寻节级来和我们使棒，快走，快走。”杨雄便分付石秀道：“本官唤我，只得去应答。兄弟，你先回家去。”石秀当下自归家里来，收拾了店面，自去作坊里歇息。

且说杨雄被知府唤去到后花园中，使了几回棒，知府看了大喜，叫取酒来，一连赏了十大赏钟。杨雄吃了，都各散了，众人又请杨雄去吃酒。至晚，吃得大醉，扶将归来。诗曰：

曾闻酒色气相连，浪子酣寻花柳眠。

只有英雄心里事，醉中触愤不能躅。

那妇人见丈夫醉了，谢了众人，却自和迎儿搀上楼梯去，明晃晃地点着灯烛。杨雄坐在床上，迎儿去脱鞦鞋，妇人与他除头巾，解巾帨。杨雄看了那妇人，一时蓦上心来，自古道：“醉是醒时言。”指着那妇人骂道：“你这贱人，贼妮子，好歹是我结果了你！”那妇人吃了一惊，不敢回话，且伏侍杨雄睡了。杨雄一头上床睡，一头口里恨恨的骂道：“你这贱人，腌臢泼妇，那厮敢大虫口里倒涎。我手里不到得轻轻地放了你。”那妇人那里敢喘气？直待杨雄睡着。

看看到五更，杨雄酒醒了，讨水吃。那妇人便起舀碗水，递与杨雄吃了。桌上残灯尚明。杨雄吃了水，便问道：“大嫂，你夜来不曾脱衣裳睡？”那妇人道：“你吃得

烂醉了，只怕你要吐，那里敢脱衣裳？只在脚后倒了一夜。”杨雄道：“我不曾说甚言语？”那妇人道：“你往常酒性好，但吃醉了便睡，我夜来只有些儿放不下。”杨雄又问道：“石秀兄弟这几日不曾和他快活吃得三杯，你家里也自安排些请他。”那妇人也不应，自坐在踏床上，眼泪汪汪，口里叹气。杨雄又说道：“大嫂，我夜来醉了，又不曾恼你，做甚么了烦恼？”那妇人掩着泪眼只不应。杨雄连问了几声，那妇人掩着脸假哭。杨雄就踏床上扯起那妇人在床上，务要问他为何烦恼。那妇人一头哭，一面口里说道：“我爹娘当初把我嫁王押司，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谁想半路相抛！今日嫁得你十分豪杰，却又是好汉，谁想你不与我做主！”杨雄道：“又作怪，谁敢欺负你，我不做主？”那妇人道：“我本待不说，却又怕你着他道儿；欲待说来，又怕你忍气。”杨雄听了，便道：“你且说怎么地来。”那妇人道：“我说与你，你不要气苦。自从你认了这个石秀家来，初时也好，向后看看放出刺来。见你不归时，时常看了我说道：‘哥哥今日又不来，嫂嫂自睡也好冷落。’我只不睬他，不是一日了。这个且休说。昨日早晨，我在厨房洗脖项，这厮从后走出来，看见没人，从背后伸只手来摸我胸前道：‘嫂嫂，你有孕也无？’被我打脱了手。本待要声张起来，又怕邻舍得知笑话，装你的幌子；巴得你归来，却又滥泥也似醉了，又不敢说。我恨不得吃了他，你兀自来问石秀兄弟怎的！”正是：

淫妇从来多巧言，丈夫耳软易为昏。

自今石秀前门去，好放海阁黎进后门。

杨雄听了，心中火起，便骂道：“‘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厮倒来我面前又说海阁黎许多事，说得个没巴鼻。眼见得那厮慌了，便先来说破，使个见识。”口里恨恨地道：“他又不是我亲兄弟，赶了出去便罢！”

杨雄到天明，下楼来对潘公说道：“宰了的牲口，腌了罢，从今日便休要做买卖。”一霎时，把柜子和肉案都拆了。石秀天明正将了肉出来门前开店，只见肉案并柜子都拆翻了。石秀是个乖觉的人，如何不省得，笑道：“是了。因杨雄醉后出言，走透了消息，倒吃这婆娘使个见识撺掇，定是反说我无礼。他教丈夫收了肉店，我若便和他分辨，教杨雄出丑。我且退一步了，却别作计较。”石秀便去作坊里收拾了包裹。杨雄怕他羞耻，也自去了。石秀提了包裹，跨了解腕尖刀，来辞潘公道：“小人在宅上打搅了许多时，今日哥哥既是收了铺面，小人告回，账目已自明明白白，并无分文来去。如有毫厘昧心，天诛地灭。”潘公被女婿分付了，也不敢留他。有诗为证：

枕边言易听，背后眼难开。

直道驱将去，奸邪漏进来。

石秀相辞了，却只在近巷内寻个客店安歇，赁了一间房住下。石秀却自寻思道：“杨雄与我结义，我若不明白

得此事，枉送了他的性命。他虽一时听信了这妇人说，心中怪我，我也分别不得，务要与他明白了此一事。我如今且去探听他几时当牢上宿，起个四更，便见分晓。”在店里住了两日，却去杨雄门前探听。当晚只见小牢子取了铺盖出去，石秀道：“今晚必然当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

当晚回店里，睡到四更起来，跨了这口防身解腕尖刀，悄悄地开了店门，径踅到杨雄后门头巷内。伏在黑影里张时，却好交五更时候，只见那个头陀挟着木鱼，来巷口探头探脑。石秀一闪，闪在头陀背后，一只手扯住头陀，一只手把刀去脖子上搁着，低声喝道：“你不要挣扎。若高则声，便杀了你。你只好好实说，海和尚叫你来怎地？”那头陀道：“好汉，你饶我便说。”石秀道：“你快说，我不杀你。”头陀道：“海阇黎和潘公女儿有染，每夜来往，教我只看后门头有香桌儿为号，唤他入钹；五更里却教我来敲木鱼叫佛，唤他出钹。”石秀道：“他如今在那里？”头陀道：“他还在他家里睡着。我如今敲得木鱼响，他便出来。”石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鱼与我。”头陀手里先夺了木鱼。头陀把衣服正脱下来，被石秀将刀就颈上一勒，杀倒在地。头陀已死了，石秀却穿上直裰、护膝，一边插了尖刀，把木鱼直敲入巷里来。海阇黎在床上，却好听得木鱼咯咯地响，连忙起来，披衣下楼。迎儿先来开门，和尚随后从后门里闪将出来。石秀兀自把木鱼敲响，

那和尚悄悄喝道：“只顾敲甚么！”石秀也不应他，让他走到巷口，一交放翻，按住喝道：“不要高则声！高声便杀了你。只等我剥了衣服便罢。”海阁黎知道是石秀，那里敢挣扎则声。被石秀都剥了衣裳，赤条条不著一丝，悄悄去屈膝边拔出刀来，三四刀搠死了。却把刀来放在头陀身边，将了两个衣服，卷做一捆包了，再回客店里，轻轻地开了门进去，悄悄地关上了自去睡，不在话下。

却说本处城中一个卖糕粥的王公，其日早挑着担糕粥，点着个灯笼，一个小猴子跟着出来赶早市。正来到死尸边过，却被绊一交，把那老子一担糕粥倾泼在地下。只见小猴子叫道：“苦也！一个和尚醉倒在这里。”老子摸得起来，摸了两手血迹，叫声苦，不知高低。几家邻舍听得，都开了门出来，把火照时，只见遍地都是血粥，两个尸首躺在地上。众邻舍一把拖住老子，要去官司陈告。正是：祸从天降，灾向地生。毕竟王公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

话说当下众邻居结住王公，直到蓟州府里首告。知府却才升厅，一行人跪下告道：“这老子挑着一担糕粥，泼翻在地下，看时，却有两个死尸在地下，一个是和尚，一个是头陀，俱各身上无一丝，头陀身边有刀一把。”老子告道：“老汉每日常卖糕糜营生，只是五更出来赶趁。今朝起得早了些个，和这铁头猴子只顾走，不看下面，一交绊翻，碗碟都打碎了。只见两个死尸血淋淋的在地上，一时失惊，叫起来，倒被邻舍扯住到官。望相公明镜，可怜见辨察。”知府随即取了供词，行下公文，委当方里甲，带了仵作公人，押了邻舍、王公一千人等，下来检验尸首，明白回报。众人登场看检已了，回州稟复知府：“被杀死僧人系是报恩寺阍黎裴如海，旁边头陀，系是寺后胡道。和尚不穿一丝，身上三四道搨伤致命方死；胡道身边见有凶刀一把，只见项上有勒死痕伤一道，想是胡道掣刀搨死和尚，惧罪自行勒死。”知府叫拘本寺僧鞠问缘故，

俱各不知情由，知府也没个决断。当案孔目禀道：“眼见得这和尚裸形赤体，必是和那头陀干甚不公不法的事，互相杀死，不干王公之事。邻舍都教召保听候，尸首着仰本寺住持即备棺木盛殓，放在别处，立个互相杀死的文书便了。”知府道：“也说得是。”随即发落了一干人等，不在话下。

蓟州城里有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一调儿，道是：

叵耐秃囚无状，做事直恁狂荡，暗约娇娥，要为夫妇，永同鸳帐。怎禁贯恶满盈，玷辱诸多和尚，血泊内横尸里巷。今日赤条条甚么模样，立雪齐腰，投岩喂虎，全不想祖师经上。目莲救母生天，这贼秃为婆娘身丧。

后来书会们备知了这件事，拿起笔来，又做了这首《临江仙》词，教唱道：

淫行沙门招杀报，暗中不爽分毫。头陀尸首亦蹊跷，一丝真不挂，立地吃屠刀。大和尚此时精血丧，小和尚昨夜风骚。空门里刎颈见相交，拼死争同穴，残生送两条。

这件事，满城都讲动了。那妇人也惊得呆了，自不敢说，只是肚里暗暗地叫苦。

杨雄在蓟州府里，有人告道杀死和尚、头陀，心里早瞧了七八分，寻思：“此一事，准是石秀做出来的。我前日一时间错怪了他，我今日闲些，且去寻他，问他个真

实。”正走过州桥前来，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哥哥，那里去？”杨雄回过头来，见是石秀，便道：“兄弟，我正没寻你处。”石秀道：“哥哥且来我下处，和你说话。”把杨雄引到客店里小房内，说道：“哥哥，兄弟不说谎么？”杨雄道：“兄弟，你休怪我。是我一时愚蠢，不是了。酒后失言，反被那婆娘瞒过了，怪兄弟相闹不得。我今特为寻贤弟，负荆请罪。”石秀道：“哥哥，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却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如何肯做这等之事？怕哥哥日后中了奸计，因此来寻哥哥，有表记教哥哥看。”将过和尚、头陀的衣裳，“尽剥在此。”杨雄看了，心头火起，便道：“兄弟休怪。我今夜碎割了这贱人，出这口恶气。”石秀笑道：“你又来了。你既是公门中勾当的人，如何不知法度？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奸，如何杀得人？倘或是小弟胡说时，却不错杀了人。”杨雄道：“似此怎生罢休得？”石秀道：“哥哥只依着兄弟的言语，教你做个好男子。”杨雄道：“贤弟，你怎地教我做个好男子？”石秀道：“此间东门外有一座翠屏山，好生僻静。哥哥到明日，只说道：我多时不曾烧香，我今来和大嫂同去。把那妇人赚将出来，就带了迎儿同到山上。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着，当头对面，把这是非都对得明白了，哥哥那时写与一纸休书，弃了这妇人，却不是上着？”杨雄道：“兄弟，何必说得，你身上清洁，我已知了，都是那妇人谎说。”石秀道：“不然，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来真实的事。”杨雄道：“既然兄弟如此

高见，必然不差。我明日准定和那贱人来，你却休要误了。”石秀道：“小弟不来时，所言俱是虚谬。”

杨雄当下别了石秀，离了客店，且去府里办事。至晚回来，并不提起，亦不说甚，只和每日一般。次日天明起来，对那妇人说道：“我昨夜梦见神人叫我，说有旧愿不曾还得。向日许下东门外岳庙里那炷香愿，未曾还得。今日我闲些，要去还了，须和你同去。”那妇人道：“你便自去还了罢，要我去何用？”杨雄道：“这愿心却是当初说亲时许下的，必须要和你同去。”那妇人道：“既是恁地，我们早吃些素饭，烧汤沐浴了去。”杨雄道：“我去买香纸，雇轿子。你便洗浴了，梳头插带了等我，就叫迎儿也去走一遭。”

杨雄又来客店里，相约石秀：“饭罢便来，兄弟休误。”石秀道：“哥哥，你若抬得来时，只教在半山里下了轿，你三个步行上来。我自上面一个僻处等你。不要带闲人上来。”杨雄约了石秀，买了纸烛，归来吃了早饭。那妇人不知此事，只顾打扮的齐齐整整，迎儿也插带了，轿夫扛轿子，早在门前伺候。杨雄道：“泰山看家，我和大嫂烧香了便回。”潘公道：“多烧香，早去早回。”

那妇人上了轿子，迎儿跟着，杨雄也跟在后面。出得东门来，杨雄低低分付轿夫道：“与我抬上翠屏山去，我自多还你些轿钱。”不到两个时辰，早来到翠屏山上。原来这座翠屏山，却在蓟州东门外二十里，都是人家的乱

坟，上面一望，尽是青草白杨，并无庵舍寺院。当下杨雄把那妇人抬到半山，叫轿夫歇下轿子，拔去葱管，搭起轿帘，叫那妇人出轿来。妇人问道：“却怎地来这山里？”杨雄道：“你只顾且上去。轿夫只在这里等候，不要来，少刻一发打发你酒钱。”轿夫道：“这个不妨，小人自只在此间伺候便了。”杨雄引着那妇人并迎儿，三个人上了四五层山坡，只见石秀坐在上面。那妇人道：“香纸如何不将来？”杨雄道：“我自先使人将上去了。”把妇人一引，引到一处古墓里，石秀便把包裹、腰刀、杆棒，都放在树根前，来道：“嫂嫂拜揖。”那妇人连忙应道：“叔叔怎地也在这里？”一头说，一面肚里吃了一惊。石秀道：“在此专等多时。”杨雄道：“你前日对我说道：叔叔多遍把言语调戏你，又将手摸着你的胸前，问你有孕也无。今日这里无人，你两个对的明白。”那妇人道：“哎呀，过了的事，只顾说甚么？”石秀睁着眼来道：“嫂嫂，你怎么说？这须不是闲话，正要哥哥面前对个明白。”那妇人道：“叔叔，你没事自把鬚儿提做甚么？”石秀道：“嫂嫂，你休要硬争，教你看个证见。”便去包裹里，取出海阁黎并头陀的衣服来，撒放地下道：“你认得么？”那妇人看了，飞红了脸，无言可对。石秀飏地掣出腰刀，便与杨雄说道：“此事只问迎儿，便知端的。”

杨雄便揪过那丫头跪在面前，喝道：“你这小贱人，快好好实说：怎地在和尚房里入奸，怎生约会把香桌儿为

号，如何教头陀来敲木鱼。实对我说，饶你这条性命；但瞒了一句，先把你剁做肉泥。”迎儿叫道：“官人，不干我事，不要杀我，我说与你。”却把僧房中吃酒，上楼看佛牙，赶他下楼来看潘公酒醒说起，“两个背地里约下，第三日教头陀来化斋饭，叫我取铜钱布施与他。娘子和他约定：但是官人当牢上宿，要我掇香桌儿放在后门外，便是暗号。头陀来看了，却去报知和尚。当晚海闍黎扮做俗人，带顶头巾入来，五更里只听那头陀来敲木鱼响，高声念佛为号，叫我开后门放他出去。但是和尚来时，瞒我不得，只得对我说了。娘子许我一副钏镯，一套衣裳，我只得随顺了。似此往来，通有数十遭，后来便吃杀了。又与我几件首饰，教我对官人说石叔叔把言语调戏一节。这个我眼里不曾见，因此不敢说。只此是实，并无虚谬。”

迎儿说罢，石秀便道：“哥哥得知么？这般言语，须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说。请哥哥却问嫂嫂备细缘由。”杨雄揪过那妇人来，喝道：“贼贱人，丫头已都招了，你便一些儿休赖，再把实情对我说了，饶了这贱人一条性命。”那妇人说道：“我的不是了。你看我旧日夫妻之面，饶恕了我这一遍。”石秀道：“哥哥含糊不得，须要问嫂嫂一个明白备细缘由。”杨雄喝道：“贱人，你快说！”那妇人只得把偷和尚的事，从做道场夜里说起，直至往来，一一都说了。石秀道：“你却怎地对哥哥倒说我来调戏你？”那妇人道：“前日他醉了骂我，我见他骂得跷蹊，我只猜是叔

叔看见破绽，说与他。到五更里，又提起来问叔叔如何，我却把这段话来支吾，实是叔叔并不曾恁地。”石秀道：“今日三面说得明白了，任从哥哥心下如何措置。”杨雄道：“兄弟，你与我拔了这贱人的头面，剥了衣裳，我亲自伏侍他。”石秀便把那妇人头面首饰衣服都剥了，杨雄割两条裙带来，亲自用手把妇人绑在树上。石秀也把迎儿的首饰都去了，递过刀来说道：“哥哥，这个小贱人，留他做甚么？一发斩草除根。”杨雄应道：“果然，兄弟把刀来，我自动手。”迎儿见头势不好，却待要叫，杨雄手起一刀，挥作两段。那妇人在树上叫道：“叔叔劝一劝。”石秀道：“嫂嫂，哥哥自来伏侍你。”杨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的。杨雄却指着骂道：“你这贼贱人，我一时间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为强。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事件分开了，却将头面衣服都拴在包裹里了。杨雄道：“兄弟，你且来，和你商量一个长便。如今一个奸夫，一个淫妇，都已杀了，只是我和你投那里去安身？”石秀道：“兄弟已寻思下了，自有个所在，请哥哥便行，不可耽迟。”杨雄道：“却是那里去？”石秀道：“哥哥杀了人，兄弟又杀人，不去投梁山泊入伙，却投那里去？”杨雄道：“且住。我和你又不曾认得

他那里一个人，如何便肯收录我们？”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招贤纳士，结识天下好汉，谁不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艺，愁甚不收留！”杨雄道：“凡事先难后易，免得后患，我却不合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们。”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我教哥哥一发放心。前者哥哥认义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里和我吃酒的那两个人，一个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个是锦豹子杨林。他与兄弟十两一锭银子，尚兀自在包里，因此可去投托他。”杨雄道：“既有这条门路，我去收拾了些盘缠便走。”石秀道：“哥哥，你也这般搭缠。倘或入城事发拿住，如何脱身？放着包裹里现有若干钗钏首饰，兄弟又有些银两，再有三五个人，也够用了，何须又去取讨。惹起是非来，如何解救？这事少时便发，不可迟滞，我们只好望山后走。”

石秀便背上包裹，拿了杆棒。杨雄插了腰刀在身边，提了朴刀，却待要离古墓，只见松树后走出一个人来叫道：“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把人割了，却去投奔梁山泊人伙。我听得多时了。”杨雄、石秀看时，那人纳头便拜。杨雄却认得这人，姓时，名迁，祖贯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只一地里做些飞檐走壁、跳篱骗马的勾当。曾在蓟州府里吃官司，却是杨雄救了他，人都叫做鼓上蚤。有诗为证：

骨软身躯健，眉浓眼目鲜。

形容如怪族，行走似飞仙。

夜静穿墙过，更深绕屋悬。

偷营高手客，鼓上蚤时迁。

当时杨雄便问时迁：“你如何在这里？”时迁道：“节级哥哥听禀：小人近日没甚道路，在这山里掘些古坟，觅两分东西。因见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来冲撞。却听说去投梁山泊入伙，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鸡盗狗的勾当，几时是了？跟随的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带挈小人么？”石秀道：“既是好汉中人物，他那里如今招纳壮士，那争你一个？若如此说时，我们一同去。”时迁道：“小人却认得小路去。”当下引了杨雄、石秀，三个人自取小路下后山，投梁山泊去了。

却说这两个轿夫在半山里等到红日平西，不见三个下来；分付了，又不敢上去。挨不过了，不免信步寻上山来，只见一群老鸦成团打块在古墓上。两个轿夫上去看时，原来却是老鸦夺那肚肠吃，以此聒噪。轿夫看了，吃那一惊，慌忙回家报与潘公，一同去蓟州府里首告。知府随即差委一员县尉，带了仵作行人，来翠屏山检验尸首已了，回复知府，禀道：“检得一口妇人潘巧云，割在松树边，使女迎儿，杀死在古墓下。坟边遗下一堆妇人与和尚、头陀衣服。”知府听了，想起前日海和尚、头陀的事，备细询问潘公。那老子把这僧房酒醉一节，和这石秀出去的理由，细说了一遍。知府道：“眼见得这妇人与和尚通

奸，那女使、头陀做脚。想石秀那厮，路见不平，杀死头陀、和尚。杨雄这厮，今日杀了妇人、女使无疑，定是如此。只拿得杨雄、石秀，便知端的。”当即行移文书，出给赏钱，捕获杨雄、石秀。其余轿夫人等，各放回听候。潘公自去买棺木，将尸首殡葬，不在话下。

再说杨雄、石秀、时迁离了蓟州地面，在路夜宿晓行，不则一日，行到郓州地面，过得香林洼，早望见一座高山，不觉天色渐渐晚了。看见前面一所靠溪客店，三个人行到门首看时，但见：

前临官道，后傍大溪。数百株垂柳当门，一两树梅花傍屋。荆榛篱落，周回绕定茅茨；芦苇帘栊，前后遮蔽土炕。右壁厢一行，书写“庭幽暮接五湖宾”；左势下七字，题道“户敞朝迎三岛客”。虽居野店荒村外，亦有高车驰马来。

当日黄昏时候，店小二却待关门，只见这三个人撞将人来。小二问道：“客人来路远，以此晚了？”时迁道：“我们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个人来安歇，问道：“客人不曾打火么？”时迁道：“我们自理会。”小二道：“今日没客歇，灶上有两只锅干净，客人自用不妨。”时迁问道：“店里有酒肉卖么？”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都被近村人家买了去，只剩得一瓮酒在这里，并无下饭。”时迁道：“也罢，先借五升米来做饭，却理会。”小二哥取出米来与时迁，就淘了，做

起一锅饭来。石秀自在房中安顿行李，杨雄取出一只钗儿，把与店小二，先回他这瓮酒来吃，明日一发算账。小二哥收了钗儿，便去里面掇出那瓮酒来开了，将一碟儿熟菜放在桌子上。时迁先提一桶汤来，叫杨雄、石秀洗了脚手，一面筛酒来，就来请小二哥一处坐地吃酒，放下四只大碗，斟下酒来吃。

石秀看见店中檐下，插着十数把好朴刀，问小二哥道：“你家店里怎的有这军器？”小二哥应道：“都是主人家留在这里。”石秀道：“你家主人是甚么样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这里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唤做独龙山。山前有一座凜巍巍冈子，便唤做独龙冈，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这里方圆三十里，却唤做祝家庄。庄主太公祝朝奉有三个儿子，称为祝氏三杰。庄前庄后，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户，各家分下两把朴刀与他。这里唤作祝家店。常有数十个家人来店里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这里。”石秀道：“他分军器在店里何用？”小二道：“此间离梁山泊不远，只恐他那里贼人来借粮，因此准备下。”石秀道：“与你些银两，回与我一把朴刀用如何？”小二哥道：“这个却使不得，器械上都编着字号。我小人吃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这主人法度不轻。”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顾吃酒。”小二道：“小人吃不得了，先去歇了。客人自便宽饮几杯。”小二哥去了。

杨雄、石秀又自吃了一回酒，只见时迁道：“哥哥要肉吃么？”杨雄道：“店小二说没了肉卖，你又那里得来？”时迁嘻嘻的笑着，去灶上提出一只老大公鸡来。杨雄问道：“那里得这鸡来？”时迁道：“兄弟却才去后面净手，见这只鸡在笼里，寻思没甚与哥哥吃酒，被我悄悄把去溪边杀了。提桶汤去后面，就那里掙得干净，煮得熟了，把来与二位哥哥吃。”杨雄道：“你这厮还是这等贼手贼脚。”石秀笑道：“还不改本行。”三个笑了一回，把这鸡来手撕开吃了，一面盛饭来吃。

只见那店小二略睡一睡，放心不下，爬将起来，前后去照管。只见厨桌上有些鸡毛和鸡骨头，却去灶上看时，半锅肥汁。小二慌忙去后面笼里看时，不见了鸡，连忙出来问道：“客人，你们好不达道理，如何偷了我店里报晓的鸡吃？”时迁道：“见鬼了。耶耶，我自路上买得这只鸡来吃，何曾见你的鸡！”小二道：“我店里的鸡，却那里去了？”时迁道：“敢被野猫拖了，黄狸子吃了，鹞鹰扑了去，我却怎地得知！”小二道：“我的鸡才在笼里，不是你偷了是谁？”石秀道：“不要争，直几钱，赔了你便罢。”店小二道：“我的是报晓鸡，店内少他不得，你便赔我十两银子也不济，只要还我鸡。”石秀大怒道：“你诈哄谁？老爷不赔你，便怎地？”店小二笑道：“客人，你们休要在这里讨野火吃！只我店里不比别处客店，拿你到庄上，便做梁山泊贼寇解了去。”石秀听了，大骂道：“便是梁山泊的好汉，

你怎么拿了我去请赏！”杨雄也怒道：“好意还你些钱，不赔你，怎地拿我去！”小二叫一声：“有贼！”只见店里赤条条地走出三五个大汉来，径奔杨雄、石秀来，被石秀手起，一拳一个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时迁一掌，打肿了脸，作声不得。这几个大汉都从后门走了。杨雄道：“兄弟，这厮们一定去报人来，我们快吃了饭走了罢。”三个当下吃饱了，把包裹分开背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枪架上拣了一条好朴刀。石秀道：“左右只是左右，不可放过了他。”便去灶前寻了把草，灶里点个火，望里面四下焯着。看那草房被风一煽，刮刮杂杂火起来。那火顷刻间天也似般大。三个拽开脚步，望大路便走。正是：

只为偷儿攘一鸡，从教杰士竞追麇。

梁山水泊兴波浪，祝氏山庄化作泥。

三个人行了两个更次，只见前面后面火把不计其数，约有一二百人，发着喊，赶将来。石秀道：“且不要慌，我们且拣小路走。”杨雄道：“且住。一个来，杀一个；两个来，杀一双。待天色明朗却走。”说犹未了，四下里合拢来。杨雄当先，石秀在后，时迁在中，三个挺着朴刀，来战庄客。那伙人初时不知，抡着枪棒赶来。杨雄手起朴刀，早戳翻了五七个。前面的便走，后面的急待要退，石秀赶入去，又戳翻了六七人。四下里庄客见说杀伤了十数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头，都退了去。三个得一步，赶一步。正走之间，喊声又起，枯草里舒出两把挠

钩，正把时迁一挠钩搭住，拖入草窝去了。石秀急转身来救时迁，背后又舒出两把挠钩来，却得杨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拨，两把挠钩拨开去了，将朴刀望草里便戳，发声喊，都走了。两个见捉了时迁，怕深入重地，亦无心恋战，顾不得时迁了，只四下里寻路走罢。见远远的火把乱明，小路上又无丛林树木，照得有路便走，一直望东边去了。众庄客四下里赶着，自救了带伤的人去，将时迁背剪绑了，押送祝家庄来。

且说杨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见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头酒肆里买碗酒饭吃了去，就问路程。”两个便入村店里来，倚了朴刀，对面坐下，叫酒保取些酒来，就做些饭吃。酒保一面铺下菜蔬、案酒，烫将酒来，方欲待吃，只见外面一个大汉奔走入来，生得阔脸方腮，眼鲜耳大，貌丑形粗，穿一领茶褐绸衫，戴一顶万字头巾，系一条白绢搭膊，下面穿一双油膀靴，叫道：“大官人教你们挑担来庄上纳。”店主人连忙应道：“装了担，少刻便送到庄上。”那人分付了，便转身，又说道：“快挑来。”却待出门，正从杨雄、石秀面前过。杨雄却认得他，便叫一声：“小郎，你如何却在这里？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转头来，看了一看，却也认得，便叫道：“恩人如何来到这里？”望着杨雄便拜。不是杨雄撞见了这个人，有分教：三庄盟誓成虚谬，众虎咆哮起祸殃。毕竟杨雄、石秀遇见的那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话说当时杨雄扶起那人来，叫与石秀相见。石秀便问道：“这位兄长是谁？”杨雄道：“这个兄弟，姓杜，名兴，祖贯是中山府人氏。因为他面颜生得粗莽，以此人都叫他做鬼脸儿。上年间做买卖，来到蓟州，因一口气上，打死了同伙的客人，吃官司，监在蓟州府里。杨雄见他说起拳棒都省得，一力维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会。”杜兴便问道：“恩人，为何公事来到这里？”杨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蓟州杀了人命，欲要投梁山泊去入伙。昨晚在祝家店投宿，因同一个来的伙伴时迁，偷了他店里报晓鸡吃，一时与店小二闹将起来，性起，把他店屋放火都烧了。我三个连夜逃走，不提防背后赶来。我弟兄两个搠翻了他几个，不想乱草中间，舒出两把挠钩，把时迁搭了去。我两个乱撞到此，正要问路，不想遇见贤弟。”杜兴道：“恩人不要慌，我叫放时迁还你。”杨雄道：“贤弟少坐，同饮一杯。”

三人坐下，当下饮酒，杜兴便道：“小弟自从离了蓟州，多得恩人的恩惠，来到这里。感承此间一个大官人见爱，收录小弟在家中做个主管。每日拨万论千，尽托付与杜兴身上，甚是信任，以此不想回乡去。”杨雄道：“此间大官人是谁？”杜兴道：“此间独龙冈前面，有三座山冈，列着三个村坊。中间是祝家庄，西边是扈家庄，东边是李家庄。这三处庄上，三村里算来，总有一二万军马人家。惟有祝家庄最豪杰，为头家长唤做祝朝奉，有三个儿子，名为祝氏三杰。长子祝龙，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个教师，唤做铁棒栾廷玉，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庄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庄客。西边那个扈家庄，庄主扈太公，有个儿子，唤做飞天虎扈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马上如法了得。这里东村庄上，却是杜兴的主人，姓李，名应，能使一条浑铁点钢枪，背藏飞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没。这三村结下生死誓愿，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递相救应。惟恐梁山泊好汉过来借粮，因此三村准备下抵敌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庄上，见了李大官人，求书去搭救时迁。”杨雄又问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唤扑天雕的李应？”杜兴道：“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只听得说独龙冈有个扑天雕李应是好汉，却原来在这里。多闻他真个了得，是好男子，我们去走一遭。”杨雄便唤酒保计算酒钱。杜兴那里肯要他还，便自招了酒钱。

三个离了村店，便引杨雄、石秀来到李家庄上。杨雄看时，真个好大庄院，外面周回一遭阔港，粉墙傍岸，有数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树，门外一座吊桥，接着庄门。人得门来，到厅前，两边有二十余座枪架，明晃晃的都插满军器。杜兴道：“两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人去报知，请大官人出来相见。”杜兴人去，不多时，只见李应从里面出来。杨雄、石秀看时，果然好表人物，有《临江仙》词为证：

鹄眼鹰睛头似虎，燕颌猿臂狼腰，疏财仗义结英豪。爱骑雪白马，喜著绛红袍。背上飞刀藏五把，点钢枪斜嵌银条，性刚谁敢犯分毫。李应真壮士，名号扑天雕。

当时李应出到厅前，杜兴引杨雄、石秀上厅拜见。李应连忙答礼，便教上厅请坐。杨雄、石秀再三谦让，方才坐了。李应便教取酒来且相待。杨雄、石秀两个再拜道：“望乞大官人致书与祝家庄，来救时迁性命，生死不敢有忘。”李应教请门馆先生来商议，修了一封书缄，填写名讳，使个图书印记，便差一个副主管赍了，备一匹快马，星火去祝家庄取这个人来。

那副主管领了东人书札，上马去了。杨雄、石秀拜谢罢，李应道：“二位壮士放心，小人书去，便当放来。”杨雄、石秀又谢了。李应道：“且请去后堂，少叙三杯相待。”两个随进里面，就具早膳相待。饭罢，吃了茶，李

应问些枪法，见杨雄、石秀说的有理，心中甚喜。

已牌时分，那个副主管回来。李应唤到后堂问道：“去取的这人在那里？”主管答道：“小人亲见朝奉，下了书，倒有放还之心。后来走出祝氏三杰，反焦躁起来，书也不回，人也不放，定要解上州去。”李应失惊道：“他和我三家村里结生死之交，书到便当依允，如何恁地起来？必是你说得不好，以致如此。杜主管，你须自去走一遭，亲见祝朝奉，说个仔细缘由。”杜兴道：“小人愿去，只求东人亲笔书缄，到那里方才肯放。”李应道：“说得是。”急取一幅花笺纸来，李应亲自写了书札，封皮面上，使一个讳字图书，把与杜兴接了。后槽牵过一匹快马，备上鞍辔，拿了鞭子，便出庄门，上马加鞭，奔祝家庄去了。李应道：“二位放心，我这封亲笔书去，少刻定当放还。”杨雄、石秀深谢了，留在后堂饮酒等待。

看看天色待晚，不见杜兴回来，李应心中疑惑。再教人去接，只见庄客报道：“杜主管回来了。”李应问道：“几个人回来？”庄客道：“只是主管独自一个跑马回来。”李应摇着头道：“却又作怪。往常这厮，不是这等兜搭，今日缘何恁地？”杨雄、石秀都跟出前厅来看时，只见杜兴下了马，入得庄门，见他模样，气得紫涨了面皮，龇牙露嘴，半晌说不了的话。有诗为证：

面貌天生本异常，怒时古怪更难当。

三分不像人模样，一似酆都焦面王。

李应出到厅前，连忙问道：“你且言备细缘故，怎么地来。”杜兴气定了，方才道：“小人赍了东人书札，到他那里第三重门下，却好遇见祝龙、祝虎、祝彪弟兄三个坐在那里。小人声了三个喏，祝彪喝道：‘你又来做甚么？’小人躬身禀道：‘东人有书在此拜上。’祝彪那厮变了脸，骂道：‘你那主人恁地不晓人事！早晌使个泼男女，来这里下书，要讨那个梁山泊贼人时迁。如今我正解上州里去，又来怎地？’小人说道：‘这个时迁不是梁山泊伙内人数，他自是蓟州来的客人。今投见敝庄东人，不想误烧了官人店屋，明日东人自当依旧盖还，万望俯看薄面，高抬贵手，宽恕宽恕。’祝家三个都叫道：‘不还，不还！’小人又道：‘官人请看东人亲笔书札在此。’祝彪那厮接过书去，也不拆开来看，就手扯的粉碎，喝叫把小人直叉出庄门。祝彪、祝虎发话道：‘休要惹老爷性发，把你那李应捉来，也做梁山泊强寇解了去。’小人本不敢尽言，实被那三个畜生无礼，把东人百般秽骂，便喝叫庄客来拿小人，被小人飞马走了。于路上气死小人，叵耐那厮枉与他许多年结生死之交，今日全无些仁义。”诗曰：

徒闻似漆与如胶，利害场中忍便抛。

平日若无真义气，临时休说死生交。

李应听罢，心头那把无名业火，高举三千丈，按纳不下，大呼：“庄客，快备我那马来！”杨雄、石秀谏道：“大官人息怒，休为小人们坏了贵处义气。”李应那里肯

听，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黄金锁子甲，前后兽面掩心，穿一领大红袍，背胯边插着飞刀五把，拿了点钢枪，戴上凤翅盔，出到庄前，点起三百悍勇庄客。杜兴也披一副甲，持把枪上马，带领二十余骑马军。杨雄、石秀也抓扎起，挺着朴刀，跟着李应的马，径奔祝家庄来。

日渐衔山时分，早到独龙冈前，便将人马排开。原来祝家庄又盖得好，占着这座独龙山冈，四下一遭阔港。那庄正造在冈上，有三层城墙，都是顽石垒砌的，约高二丈。前后两座庄门，两条吊桥。墙里四边，都盖窝铺，四下里遍插着枪刀军器，门楼上排着战鼓铜锣。李应勒马，在庄前大叫：“祝家三子，怎敢毁谤老爷！”只见庄门开处，拥出五六十骑马来，当先一骑似火炭赤的马上，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怎生装束？但见：

头戴缕金荷叶盔，身穿锁子梅花甲。腰悬锦袋弓和箭，手执纯钢刀与枪。马额下垂照地红缨，人面上生撞天杀气。

李应见了祝彪，指着大骂道：“你这厮口边奶腥未退，头上胎发犹存。你爷与我结生死之交，誓愿同心共意，保护村坊。你家但有事情，要取人时，早来早放，要取物件，无有不奉。我今一个平人，二次修书来讨，你如何扯了我的书札，耻辱我名，是何道理？”祝彪道：“俺家虽和你结生死之交，誓愿同心协意，共捉梁山泊反贼，扫清山寨，你如何却结连反贼，意在谋叛？”李应喝道：“你说他

是梁山泊甚人？你这厮却冤平人做贼，当得何罪？”祝彪道：“贼人时迁已自招了，你休要在这里胡说乱道，遮掩不过。你去便去，不去时，连你捉了，也做贼人解送！”

李应大怒，拍坐下马，挺手中枪，便奔祝彪。祝彪纵马去战李应。两个就独龙冈前，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斗了十七八合，祝彪战李应不过，拨回马便走。李应纵马赶将去，祝彪把枪横担在马上，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满弓，觑得较亲，背翻身一箭。李应急躲时，臂上早着。李应翻筋斗坠下马来，祝彪便勒转马来抢人。杨雄、石秀见了，大喝一声，拈两条朴刀，直奔祝彪马前杀将来。祝彪抵当不住，急勒回马便走，早被杨雄一朴刀，戳在马后股上。那马负疼，壁直立起来，险些儿把祝彪掀在马上，却得随从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将来。杨雄、石秀见了，自思又无衣甲遮身，只得退回不赶。杜兴也自把李应救起上马，先去了。杨雄、石秀跟了众庄客也走了。祝家庄人马赶了二三里路，见天色晚来，也自回去了。

杜兴扶着李应，回到庄前，下了马，同入后堂坐。众宅眷都出来看视，拔了箭矢，伏侍卸了衣甲，便把金疮药敷了疮口，连夜在后堂商议。杨雄、石秀与杜兴说道：“既是大官人被那厮无礼，又中了箭，时迁亦不能够出来，都是我等连累大官人了。我弟兄两个，只得上梁山泊去，恳告晁、宋二公并众头领，来与大官人报仇，就救时迁。”因辞谢了李应。李应道：“非是我不用心，实出无奈。两

位壮士，只得休怪。”叫杜兴取些金银相赠，杨雄、石秀那里肯受。李应道：“江湖之上，二位不必推却。”两个方才收受，拜辞了李应。杜兴送出村口，指与大路。杜兴作别了，自回李家庄，不在话下。

且说杨雄、石秀取路投梁山泊来，早望见远远一处新造的酒店，那酒旗儿直挑出来。两个人到店，买些酒吃，就问路程。这酒店却是梁山泊新添设做眼的酒店，正是石勇掌管。两个一面吃酒，一头动问酒保上梁山泊路程。石勇见他两个非常，便来答应道：“你两位客人从哪里来？要问上山去怎地？”杨雄道：“我们从蓟州来。”石勇猛可想起道：“莫非足下是石秀么？”杨雄道：“我乃是杨雄，这个兄弟是石秀。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石勇慌忙道：“小子不认得。前者戴宗哥哥到蓟州回来，多曾称说兄长，闻名久矣。今得上山，且喜，且喜。”三个叙礼罢，杨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对石勇说了。石勇随即叫酒保置办分例酒来相待。推开后面水亭上窗子，拽起弓，放了一枝响箭。只见对港芦苇丛中，早有小喽罗摇过船来。石勇便邀二位上船，直送到鸭嘴滩上岸。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报知。早见戴宗、杨林下山来迎接。俱各叙礼罢，一同上至大寨里。众头领知道有好汉上山，都来聚会，大寨坐下。戴宗、杨林引杨雄、石秀，上厅参见晁盖、宋江并众头领。相见已罢，晁盖细问两个踪迹，杨雄、石秀把本身武艺，投托入伙先说了，众人大喜，让位而坐。杨雄渐

渐说到有个来投托大寨同入伙的时迁，不合偷了祝家店里报晓鸡，一时争闹起来，石秀放火烧了他店屋，时迁被捉；李应二次修书去讨，怎当祝家三子坚决不放，誓愿要捉山寨里好汉，且又千般辱骂，叵耐那厮十分无礼。不说万事皆休，才然说罢，晁盖大怒，喝叫：“孩儿们将这两个与我斩讫报来！”正是：

杨雄石秀少商量，引带时迁行不臧。

豪杰心肠虽似火，绿林法度却如霜。

宋江慌忙劝道：“哥哥息怒，两个壮士不远千里而来，同心协助，如何却要斩他？”晁盖道：“俺梁山泊好汉，自从火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仁德于民。一个个兄弟下山去，不曾折了锐气。新旧上山的兄弟们，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斩了这两个，将这厮首级去那里号令，便起军马去，就洗荡了那个村坊，不要输了锐气。孩儿们快斩了报来。”宋江劝住道：“不然。哥哥不听这两位贤弟却才所说，那个鼓上蚤时迁，他原是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厮来，岂是这二位贤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即目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非是我们生事害他，其实那厮无礼。哥哥权且息怒，小可不才，亲领一支军马，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

祝家庄。若不洗荡得那个村坊，誓不还山。一是与山寨报仇，不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三则得许多粮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吴学究道：“公明哥哥之言最好，岂可山寨自斩手足之人？”戴宗便道：“宁乃斩了小弟，不可绝了贤路。”众头领力劝，晁盖方才免了二人。杨雄、石秀也自谢罪。宋江抚谕道：“贤弟休生异心，此是山寨号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倘有过失，也须斩首，不敢容情。如今新近又立了铁面孔目裴宣做军政司，赏功罚罪，已有定例。贤弟只得恕罪恕罪。”杨雄、石秀拜罢，谢罪已了，晁盖叫去坐在杨林之下。山寨里都唤小喽罗来参贺新头领已毕，一面杀牛宰马，且做庆喜筵席。拨定两所房屋，教杨雄、石秀安歇，每人拨十个小喽罗伏侍。当晚席散。

次日，再备筵席，会众商量议事。宋江教唤铁面孔目裴宣，计较下山人数，启请诸位头领，同宋江去打祝家庄，定要洗荡了那个村坊。商量已定，除晁盖头领镇守山寨不动外，留下吴学究、刘唐并阮家三弟兄、吕方、郭盛，护持大寨。原拨定守滩、守关、守店有职事人员，俱各不动。又拨新到头领孟康管造船只，顶替马麟监督战船。写下告示，将下山打祝家庄头领分作两起：头一拨，宋江、花荣、李俊、穆弘、李逵、杨雄、石秀、黄信、欧鹏、杨林，带领三千小喽罗，三百马军，披挂已了，下山前进；第二拨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张横、张顺、马

麟、邓飞、王矮虎、白胜，也带三千小喽罗，三百马军，随后接应；再着金沙灘、鸭嘴灘二处小寨，只教宋万、郑天寿守把，就行接应粮草。晁盖送路已了，自回山寨。

且说宋江并众头领径奔祝家庄来，于路无话，早来到独龙山前。尚有一里多路，前军下了寨栅。宋江在中军帐里坐下，便和花荣商议道：“我听得说祝家庄里路径甚杂，未可进兵。且先使两个人去探听路途曲折，知得顺逆路程，却才进去与他敌对。”李逵便道：“哥哥，兄弟闲了多时，不曾杀得一人，我便先去走一遭。”宋江道：“兄弟，你去不得。若是破阵冲敌，用着你先去。这是做细作的勾当，用你不着。”李逵笑道：“量这个鸟庄，何须哥哥费力，只兄弟自带三二百个孩儿杀将去，把这个鸟庄上人都砍了，何须要人先去打听？”宋江喝道：“你这厮休胡说！且一壁厢去，叫你便来。”李逵走开去了，自说道：“打死几个苍蝇，也何须大惊小怪。”宋江使唤石秀来说道：“兄弟曾到彼处，可和杨林走一遭。”石秀便道：“如今哥哥许多人马到这里，他庄上如何不提备？我们扮作甚么人去好？”杨林便道：“我自打扮了解魔的法师去，身边藏了短刀，手里擎着法环，于路摇将人去。你只听我法环响，不要离了我前后。”石秀道：“我在蓟州原曾卖柴，我只是挑一担柴进去卖便了。身边藏了暗器，有些缓急，匾担也用得着。”杨林道：“好，好。我和你计较了，今夜打点，五更起来便行。”正是：只为一鸡小忿，致令众虎相争。所

以古人有篇《西江月》道得好：

软弱安身之本，刚强惹祸之胎。无争无竞是贤才，亏我些儿何碍！
钝斧锤砖易碎，快刀劈水难开。但看发白齿牙衰，惟有舌根不坏。

且说石秀挑着柴担先入去，行不到二十来里，只见路径曲折多杂，四下里弯环相似，树木丛密，难认路头，石秀便歇下柴担不走。听得背后法环响得渐近，石秀看时，却见杨林头带一个破笠子，身穿一领旧法衣，手里擎着法环，于路摇将进来。石秀见没人，叫住杨林说道：“看见路径弯杂难认，不知那里是我前日跟随李应来时的路。天色已晚，他们众人都是熟路，正看不仔细。”杨林道：“不要管他路径曲直，只顾拣大路走便了。”石秀又挑了柴，只顾望大路先走，见前面一村人家，数处酒店肉店。石秀挑着柴，便望酒店门前歇了，只见各店内都把刀枪插在门前，每人身上穿一领黄背心，写个大“祝”字，往来的人，亦各如此。石秀见了，便看着一个年老的人，唱个喏，拜揖道：“丈人，请问此间是何风俗？为甚都把刀枪插在当门？”那老人道：“你是那里来的客人？原来不知，只可快走。”石秀道：“小人是山东贩枣子的客人，消折了本钱，回乡不得，因此担柴来这里卖，不知此间乡俗地理。”老人道：“只可快走别处躲避，这里早晚要大厮杀也。”石秀道：“此间这等好村坊去处，怎地了大厮杀？”老人道：“客人，你敢真个不知，我说与你：俺这里唤做

祝家村，冈上便是祝朝奉衙里。如今恶了梁山泊好汉，现今引领军马在村口，要来厮杀。却怕我这村里路杂，未敢入来，现今驻扎在外面。如今祝家庄上行号令下来，每户人家，要我们精壮后生准备着，但有令传来，便去策应。”石秀道：“丈人村中，总有多少人家？”老人道：“只我这祝家村，也有一二万人家，东西还有两村人接应。东村唤做扑天雕李应李大官人；西村唤做扈太公庄，有个女儿，唤做扈三娘，绰号一丈青，十分了得。”石秀道：“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甚么？”那老人道：“若是我们初来时，不知路的，也要吃捉了。”石秀道：“丈人，怎地初来时要吃捉了？”老人道：“我这村里的路，有首诗说道：‘好个祝家庄，尽是盘陀路。容易入得来，只是出不去。’”石秀听罢，便哭起来，扑翻身便拜，向那老人道：“小人是个江湖上折了本钱，归乡不得的人，倘或卖了柴出去，撞见厮杀，走不脱，却不是苦？爷爷，怎地可怜见小人，情愿把这担柴相送爷爷，只指小人出去的路罢。”那老人道：“我如何白要你的柴？我就买你的。你且入来，请你吃些酒饭。”

石秀便谢了，挑着柴，跟那老人入到屋里。那老人筛下两碗白酒，盛一碗糕糜，叫石秀吃了。石秀再拜谢道：“爷爷指教出去的路径。”那老人道：“你便从村里走去，只看有白杨树，便可转弯，不问路道阔狭。但有白杨树的转弯，便是活路；没那树时，都是死路；如有别的树木转弯，也不是活路。若还走差了，左来右去，只走不出去。

更兼死路里地下埋藏着竹签铁蒺藜，若是走差了，踏着飞签，准定吃捉了，待走那里去？”石秀拜谢了，便问：“爷爷高姓？”那老人道：“这村里姓祝的最多，惟有我复姓钟离，土居在此。”石秀道：“酒饭小人都吃够了，改日当厚报。”

正说之间，只听得外面闹吵。石秀听得道拿了一个细作。石秀吃了一惊，跟那老人出来看时，只见七八十个军人背绑着一个人过来。石秀看时，却是杨林，剥得赤条条的，索子绑着。石秀看了，只暗暗地叫苦，悄悄假问老人道：“这个拿了的是甚么人？为甚事绑了他？”那老人道：“你不见说他是宋江那里来的细作？”石秀又问道：“怎地吃他拿了？”那老人道：“说这厮也好大胆，独自一个来做细作，打扮做个解魔法师，闪入村里来。却又不认这路，只拣大路走了，左来右去，只走了死路，又不晓的白杨树转弯抹角的消息。人见他走得差了，来路跷蹊，报与庄上官人们来捉他，这厮方才又掣出刀来，手起伤了四五个人。当不住这里人多，一发上，因此吃拿了。有人认得他从来是贼，叫做锦豹子杨林。”

说言未了，只听得前面喝道，说是庄上三官人巡绰过来。石秀在壁缝里张时，看见前面摆着二十对缨枪，后面四五个人骑战马，都弯弓插箭；又有三五对青白哨马，中间拥着一个年少的壮士，坐在一匹雪白马上，全副披挂了弓箭，手持一条银枪。石秀自认得他，特地问老人道：

“过去相公是谁？”那老人道：“这个正是祝朝奉第三子，唤做祝彪，定着西村扈家庄一丈青为妻。弟兄三个，只有他第一了得。”石秀拜谢道：“老爷爷指点寻路出去。”那老人道：“今日晚了，前面倘或厮杀，枉送了你性命。”石秀道：“爷爷，可救一命则个。”那老人道：“你且在我家歇一夜，明日打听得没事，便可出去。”石秀拜谢了，坐在他家，只听得门前四五替报马报将来，排门分付道：“你那百姓，今夜只看红灯为号，齐心并力，捉拿梁山泊贼人，解官请赏。”叫过去了，石秀问道：“这个人是谁？”那老人道：“这个官人是本处捕盗巡检，今夜约会要捉宋江。”石秀见说，心中自忖了一回，讨个火把，叫了安置，自去屋后草窝里睡了。

却说宋江军马在村口屯驻，不见杨林、石秀出来回报，随后又使欧鹏去到村口，出来报道：“听得那里讲动，说道捉了一个细作。小弟见路径又杂难认，不敢深入重地。”宋江听罢，忿怒道：“如何等得回报了进兵？又吃拿了一个细作，必然陷了两个兄弟。我们今夜只顾进兵，杀将入去，也要救他两个兄弟。未知你众头领意下如何？”只见李逵便道：“我先杀入去，看是如何？”宋江听得，随即便传将令，教军士都披挂了。李逵、杨雄前一队做先锋，使李俊等引军做合后，穆弘居左，黄信在右，宋江、花荣、欧鹏等中军头领，摇旗呐喊，擂鼓鸣锣，大刀阔斧，杀奔祝家庄来。比及杀到独龙冈上，是黄昏时分。宋

江催趲前军打庄。先锋李逵脱得赤条条的，挥两把夹钢板斧，火刺刺地杀向前来。到得庄前看时，已把吊桥高高地拽起了，庄门里不见一点火。李逵便要下水过去，杨雄扯住道：“使不得。关闭庄门，必有计策。待哥哥来，别有商议。”李逵那里忍得住，拍着双斧，隔岸大骂道：“那鸟祝太公老贼，你出来，黑旋风爷爷在这里！”庄上只是不应。宋江中军人马到来，杨雄接着，报说庄上并不见人马，亦无动静。宋江勒马看时，庄上不见刀枪人马，心中疑惑，猛省道：“我的不是了。天书上明明戒说：‘临敌休急暴。’是我一时见不到，只要救两个兄弟，以此连夜进兵，不期深入重地。直到了他庄前，不见敌军，他必有计策，快教三军且退。”李逵叫道：“哥哥，军马到这里了，休要退兵，我与你先杀过去，你们都跟我来。”

说犹未了，庄上早知，只听得祝家庄里一个号炮，直飞起半天里去。那独龙冈上千百把火把，一齐点着，那门楼上弩箭如雨点般射将来。宋江急取旧路回军，只见后军头领李俊人马先发起喊来，说道：“来的旧路都阻塞了，必有埋伏。”宋江教军马四下里寻路走。李逵挥起双斧，往来寻人厮杀，不见一个敌军。只见独龙冈上山顶又放一个炮来，响声未绝，四下里喊声震地，惊的宋公明目睁口呆，罔知所措。你便有文韬武略，怎逃出地网天罗？正是：安排缚虎擒龙计，要捉惊天动地人。毕竟宋公明并众头领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话说当下宋江在马上看时，四下里都有埋伏军马，且教小喽罗只往大路杀将去，只听得三军屯塞住了，众人都叫起苦来。宋江问道：“怎么叫苦？”众军都道：“前面都是盘陀路，走了一遭，又转到这里。”宋江道：“教军马望火把亮处，有房屋人家，取路出去。”又走不多时，只见前军又发起喊来，叫道：“甫能望火把亮处取路，又有苦竹签、铁蒺藜，遍地撒满鹿角，都塞了路口。”宋江道：“莫非天丧我也？”正在慌急之际，只听得左军中间穆弘队里闹动，报来说道：“石秀来了。”宋江看时，见石秀拈着口刀，奔到马前道：“哥哥休慌，兄弟已知路了。暗传下将令，教三军只看有白杨树，便转弯走去，不要管他路阔路狭。”宋江催趲人马，只看有白杨树便转，约走过五六里路，只见前面人马越添得多了。宋江疑忌，便唤石秀问道：“兄弟，怎么前面贼兵众广？”石秀道：“他有烛灯为号。”花荣在马上看见，把手指与宋江道：“哥哥，你看见

那树影里这碗烛灯么？只看我等投东，他便把那烛灯望东扯；若是我们投西，他便把那烛灯望西扯。只那些儿，想来便是号令。”宋江道：“怎地奈何的他那碗灯？”花荣道：“有何难哉！”便拈弓搭箭，纵马向前，望着影中只一箭，不端不正，恰好把那碗红灯射将下来。四下里埋伏军兵不见了那碗红灯，便都自乱撞起来。宋江叫石秀引路，且杀出村口去。只听得前山喊声连起，一带火把纵横撩乱，宋江教前军扎住，且使石秀领路去探。不多时，回来报道：“是山寨中第二拨军马到了接应，杀散伏兵。”

宋江听罢，进兵夹攻，夺路奔出村口，祝家庄人马四散去了。会合着林冲、秦明等众人军马，同在村口驻扎。却好天明，去高阜处下了寨栅，整点人马，数内不见了镇三山黄信。宋江大惊，询问缘故，有昨夜跟去的军人见的来说道：“黄头领听着哥哥将令，前去探路，不提防芦苇丛中舒出两把挠钩，拖翻马脚，被五七个人活捉去了，救护不得。”宋江听罢大怒，要杀随行军汉，“如何不早报来？”林冲、花荣劝住宋江。众人纳闷道：“庄又不曾打得，倒折了两个兄弟，似此怎生奈何？”杨雄道：“此间有三个村坊结并，所有东村李大官人，前日已被祝彪那厮射了一箭，现今在庄上养病，哥哥何不去与他计议？”宋江道：“我正忘了他。他便知本处地理虚实。”分付教取一对缎匹羊酒，选一骑好马并鞍辔，亲自上门去求见。林冲、秦明权守栅寨。宋江带同花荣、杨雄、石秀上了马，随行

三百马军，取路投李家庄来。

到得庄前，早见门楼紧闭，吊桥高拽起了，墙里摆着许多庄兵人马。门楼上早擂起鼓来。宋江在马上叫道：“俺是梁山泊义士宋江，特来谒见大官人，别无他意，休要提备。”庄门上杜兴看见有杨雄、石秀在彼，慌忙开了庄门，放只小船过来，与宋江声喏。宋江慌忙下马来答礼。杨雄、石秀近前禀道：“这位兄弟便是引小弟两个投李大官人的，唤做鬼脸儿杜兴。”宋江道：“原来是杜主管。相烦足下对李大官人说，俺梁山泊宋江久闻大官人大名，无缘不曾拜会。今因祝家庄要和俺们做对头，经过此间，特献彩缎名马，羊酒薄礼，只求一见，别无他意。”杜兴领了言语，再渡过庄来，直到厅前。李应带伤披被坐在床上，杜兴把宋江要求见的言语说了。李应道：“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我如何与他厮见？无私有意。你可回他话道，只说我卧病在床，动止不得，难以相见，改日却得拜会。所赐礼物，不敢祇受。”

杜兴再渡过来见宋江，禀道：“俺东人再三拜上头领，本欲亲身迎迓，奈缘中伤，患躯在床，不能相见，容日专当拜会。适蒙所赐厚礼，并不敢受。”宋江道：“我知你东人的意了。我因打祝家庄失利，欲求相见则个，他恐祝家庄见怪，不肯上来相见。”杜兴道：“非是如此，委实患病。小人虽是中山人氏，到此多年了，颇知此间虚实事情。中间是祝家庄，东是俺李家庄，西是扈家庄。这三村

庄上，誓愿结生死之交，有事互相救应。今番恶了俺东人，自不去救应。只恐西村扈家庄上要来相助。他庄上别的不打紧，只有一个女将，唤做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却是祝家庄第三子祝彪定为妻室，早晚要娶。若是将军要打祝家庄时，不须提备东边，只要紧防西路。祝家庄上前后有两座庄门：一座在独龙冈前，一座在独龙冈后。若打前门，却不济事，须是两面夹攻，方可得破。前门打紧，路杂难认，一遭都是盘陀路径，阔狭不等。但有白杨树，便可转弯，方是活路。如无此树，便是死路。”石秀道：“他如今都把白杨树木斫伐去了，将何为记？”杜兴道：“虽然斫伐了树，如何起得根尽，也须有树根在彼。只宜白日进兵攻打，黑夜不可进兵。”

宋江听罢，谢了杜兴，一行人马却回寨里来。林冲等接着，都到大寨里坐下。宋江把李应不肯相见并杜兴说的话对众头领说了。李逵便插口道：“好意送礼与他，那厮不肯出来迎接哥哥，我自引三百人去打开鸟庄，脑揪这厮出来拜见哥哥。”宋江道：“兄弟，你不省的，他是富贵良民，惧怕官府，如何造次肯与我们相见？”李逵笑道：“那厮想是个小孩子，怕见。”众人一齐都笑起来。宋江道：“虽然如此说了，两个兄弟陷了，不知性命存亡。你众兄弟可竭力向前，跟我再去攻打祝家庄。”众人都起身说道：“哥哥将令，谁敢不听！不知教谁前去？”黑旋风李逵说道：“你们怕小孩子，我便前去。”宋江道：“你做先锋不

利，今番用你不着。”李逵低了头忍气。宋江便点马麟、邓飞、欧鹏、王矮虎四个：“跟我亲自做先锋去。”第二点戴宗、秦明、杨雄、石秀、李俊、张横、张顺、白胜，准备下水路用人；第三点林冲、花荣、穆弘、李逵，分作两路策应。众军标拨已定，都饱食了，披挂上马。

且说宋江亲自要去做先锋，攻打头阵，前面打着一面大红帅字旗，引着四个头领，一百五十骑马军，一千步军，直杀奔祝家庄来。于路着人探路，直到独龙冈前。宋江勒马看那祝家庄时，果然雄壮，有篇诗赞，便见祝家庄气象：

独龙山前独龙冈，独龙冈上祝家庄。
绕冈一带长流水，周遭环匝皆垂杨。
墙内森森罗剑戟，门前密密排刀枪。
对敌尽皆雄壮士，当锋都是少年郎。
祝龙出阵真难敌，祝虎交锋莫可当。
更有祝彪多武艺，咤叱喑鸣比霸王。
朝奉祝公谋略广，金银罗绮有千箱。
白旗一对门前立，上面明书字两行：
“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

当下宋江在马上，看了祝家庄那两面旗，心中大怒，发誓道：“我若打不得祝家庄，永不回梁山泊。”众头领看了，一齐都怒起来。宋江听得后面人马都到了，留下第二拨头领攻打前门，宋江自引了前部人马，转过独龙冈后面

来看祝家庄时，后面都是铜墙铁壁，把得严整。正看之时，只见直西一彪军马呐着喊，从后杀来。宋江留下马麟、邓飞，把住祝家庄后门，自带了欧鹏、王矮虎，分一半人马前来迎接。山坡下来军约有二三十骑马军，当中簇拥着一员女将。怎生结束？但见：

蝉鬓金钗双压，凤鞋宝铎斜踏。连环铠甲衬红纱，
绣带柳腰端跨。霜刀把雄兵乱砍，玉纤将猛将生拿。
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

那来军正是扈家庄女将一丈青扈三娘，一骑青鬃马上，抡两口日月双刀，引着三五百庄客，前来祝家庄策应。宋江道：“刚说扈家庄有这个女将，好生了得，想来正是此人，谁敢与他迎敌？”说犹未了，只见这王矮虎是个好色之徒，听得说是个女将，指望一合便捉得过来。当时喊了一声，骤马向前，挺手中枪，便出迎敌。两军呐喊，那扈三娘拍马舞马，来战王矮虎，一个双刀的熟闲，一个单枪的出众。两个斗敌十数合之上，宋江在马上看时，见王矮虎枪法架隔不住。原来王矮虎初见一丈青，恨不得便捉过来，谁想斗过十合之上，看看的手颤脚麻，枪法便都乱了。不是两个性命相扑时，王矮虎却要做光起来。那一丈青是个乖觉的人，心中道：“这厮无理。”便将两把双刀直上直下砍将入来。这王矮虎如何敌得过，拨回马却待要走，被一丈青纵马赶上，把右手刀挂了，轻舒猿臂，将王矮虎提离雕鞍，活捉去了。众庄客齐上，把王矮

虎横拖倒拽捉去了。有诗为证：

色胆能拼不顾身，肯将性命值微尘。

销金帐里无强将，丧魄亡精与妇人。

欧鹏见捉了王英，便挺枪来救。一丈青纵马跨刀，接着欧鹏，两个便斗。原来欧鹏祖是军班子弟出身，使得好一条铁枪，宋江看了，暗暗的喝采。怎的欧鹏枪法精熟，也敌不得那女将半点便宜。邓飞在远远处看见捉了王矮虎，欧鹏又战那女将不下，跑着马，舞起一条铁链，大发喊赶将来。祝家庄上已看多时，诚恐一丈青有失，慌忙放下吊桥，开了庄门，祝龙亲自引了三百余人，骤马提枪，来捉宋江。马麟看见，一骑马使起双刀，来迎住祝龙厮杀。邓飞恐宋江有失，不离左右，看他两边厮杀，喊声迭起。宋江见马麟斗祝龙不过，欧鹏斗一丈青不下，正慌哩，只见一彪军马从刺斜里杀将来。宋江看时，大喜。却是霹雳火秦明，听得庄后厮杀，前来救应。宋江大叫：“秦统制，你可替马麟。”

秦明是个急性的人，更兼祝家庄捉了他徒弟黄信，正没好气，拍马飞起狼牙棍，便来直取祝龙。祝龙也挺枪来敌秦明。马麟引了人，却夺王矮虎。那一丈青看见了马麟来夺人，便撇了欧鹏，却来接住马麟厮杀。两个都会使双刀，马上相迎着，正如这风飘玉屑，雪撒琼花，宋江看得眼也花了。这边秦明和祝龙斗到十合之上，祝龙如何敌得秦明过，庄门里面那教师栾廷玉带了铁锤，上马挺枪，杀

将出来。欧鹏便来迎住栾廷玉厮杀。栾廷玉也不来交马，带住枪时，刺斜里便走。欧鹏赶将去，被栾廷玉一飞锤，正打着，翻筋斗掀下马去。邓飞大叫：“孩儿们救人！”舞着铁链，径奔栾廷玉。宋江急唤小喽罗，救得欧鹏上马。那祝龙敌当秦明不住，拍马便走。栾廷玉也撇了邓飞，却来战秦明，两个斗了一二十合，不分胜败。栾廷玉卖个破绽，落荒即走，秦明舞棍，径赶将来。栾廷玉便望荒草之中跑马入去，秦明不知是计，也追入去。原来祝家庄那等去处，都有人埋伏，见秦明马到，拽起绊马索来，连人和马都绊翻了，发声喊，捉住了秦明。邓飞见秦明坠马，慌忙来救时，见绊马索起，却待回身，两下里叫声：“着！”挠钩似乱麻一般搭来，就马上活捉了去。

宋江看见，只叫得苦，止救得欧鹏上马。马麟撇了一丈青，急奔来保护宋江，望南而来。背后栾廷玉、祝龙、一丈青，分投赶将来。看看没路，正待受缚，只见正南上一个好汉飞马而来，背后随从约有五百人马。宋江看时，乃是没遮拦穆弘。东南上也有三百余人，两个好汉飞奔前来：一个是病关索杨雄，一个是拚命三郎石秀。东北上又一个好汉，高声大叫：“留下人着！”宋江看时，乃是小李广花荣。三路人马一齐都到，宋江心下大喜，一发并力来战栾廷玉、祝龙。庄上望见，恐怕两个吃亏，且教祝虎守把住庄门，小郎君祝彪骑一匹劣马，使一条长枪，自引五百余人马，从庄后杀将出来，一齐混战。庄前李俊、张

横、张顺，下水过来，被庄上乱箭射来，不能下手。戴宗、白胜，只在对岸呐喊。宋江见天色晚了，急叫马麟先保护欧鹏出村口去。宋江又叫小喽罗筛锣，聚拢众好汉，且战且走。宋江自拍马到处寻了看，只恐弟兄们迷了路。

正行之间，只见一丈青飞马赶来，宋江措手不及，便拍马望东而走。背后一丈青紧追着，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赶投深村处来。一丈青正赶上宋江，待要下手，只听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那鸟婆娘赶我哥哥那里去？”宋江看时，却是黑旋风李逵，抡两把板斧，引着七八十个小喽罗，大踏步赶将来。一丈青便勒转马，望这树林边去。宋江也勒住马看时，只见树林边转出十数骑马军来，当先簇拥着一个壮士。怎生结束？但见：

嵌宝头盔稳戴，磨银铠甲重披。素罗袍上绣花枝，
狮蛮带琼瑶密砌。丈八蛇矛紧挺，霜花骏马频嘶。满
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林冲便是。

那来军正是豹子头林冲，在马上大喝道：“兀那婆娘走那里去？”一丈青飞刀纵马，直奔林冲，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敌。两个斗不到十合，林冲卖个破绽，放一丈青两口刀砍入来，林冲把蛇矛逼个住，两口刀逼斜了，赶拢去，轻舒猿臂，款扭狼腰，把一丈青只一拽，活挟过马来。宋江看见，喝声采，不知高低。林冲叫军士绑了，骤马向前道：“不曾伤犯哥哥么？”宋江道：“不曾伤着。”便叫李逵快走村中接应众好汉，且教来村口商议，天色已晚，不可恋

战。黑旋风领本部人马去了。林冲保护宋江，押着一丈青在马上，取路出村口来。当晚众头领不得便宜，急急都赶出村口来。祝家庄人马也收回庄上去了。满村中杀死的人，不计其数。祝龙教把捉到的人都将来陷车囚了，一发拿住宋江，却解上东京去请功。扈家庄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庄去了。

且说宋江收回大队人马，到村口下了寨栅，先教将一丈青过来，唤二十个老成的小喽罗，着四个头目，骑四匹快马，把一丈青拴了双手，也骑一匹马：“连夜与我送上梁山泊去，交与我父亲宋太公收管，便来回话。待我回山寨，自有发落。”众头领都只道宋江自要这个女子，尽皆小心送去。先把一辆车儿教欧鹏上山去将息。一行人人都领了将令，连夜去了。宋江其夜在帐中纳闷，一夜不睡，坐而待旦。次日，只见探事人报来，说军师吴学究引将三阮头领并吕方、郭盛，带五百人马到来。宋江听了，出寨迎接了军师吴用，到中军帐里坐下。吴学究带将酒食来，与宋江把盏贺喜，一面犒赏三军众将。吴用道：“山寨里晁头领多听得哥哥先次进兵不利，特地使将吴用并五个头领来助战。不知近日胜败如何？”宋江道：“一言难尽。叵耐祝家那厮，他庄门上立两面白旗，写道：‘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这厮无礼。先一遭进兵攻打，因为失其地利，折了杨林、黄信。夜来进兵，又被一丈青捉了王矮虎，栾廷玉锤打伤了欧鹏，绊马索拖翻捉了秦明、

邓飞，如此失利。若不得林教头恰活捉得一丈青时，折尽锐气。今来似此，如之奈何？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庄破，救不出这几个兄弟来，情愿自死于此地，也无面目回去见得晁盖哥哥。”吴学究笑道：“这个祝家庄也是合当天败，却好有这个机会。吴用想来，事在旦夕可破。”宋江听罢，十分惊喜，连忙问道：“这祝家庄如何旦夕可破？机会自何而来？”吴学究笑着，不慌不忙，迭两个指头，说出这个机会来。正是：空中伸出拿云手，救出天罗地网人。毕竟军师吴用说出甚么机会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话说当时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今日有个机会，却是石勇面上来投入伙的人，又与栾廷玉那厮最好，亦是杨林、邓飞的至爱相识。他知道哥哥打祝家庄不利，特献这条计策来入伙，以为进身之报，随后便至。五日之内，可行此计，却是好么？”宋江听了，大喜道：“妙哉！”方才笑逐颜开。

说话的，却是甚么计策？下来便见。看官牢记这段话头。原来和宋公明初打祝家庄时，一同事发。却难这边说一句，那边说一回，因此权记下这两打祝家庄的话头，却先说那一回来投入伙的人乘机说的话，下来接着关目。原来山东海边有个州郡，唤做登州。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来伤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猎户，当厅委了杖限文书，捉捕登州山上大虫。又仰山前山后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状，限外不行解官，痛责枷号不恕。

且说登州山下有一家猎户，兄弟两个，哥哥唤做解

珍，兄弟唤做解宝。弟兄两个，都使浑铁点钢叉，有一身惊人的武艺。当州里的猎户们，都让他第一。那解珍一个绰号唤做两头蛇，这解宝绰号叫做双尾蝎。二人父母俱亡，不曾婚娶。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紫棠色面皮，腰细膀阔。这个兄弟解宝，更是利害，也有七尺以上身材，面圆身黑，两只腿上刺着两个飞天夜叉，有时性起，恨不得腾天倒地，拔树摇山。有一篇《西江月》，单道他弟兄的好处：

世本登州猎户，生来骁勇英豪。穿山越岭健如猱，麋鹿见时惊倒。手执莲花铁锐，腰悬蒲叶尖刀。豹皮裙子虎筋绦，解氏二雄年少。

那弟兄两个当官受了甘限文书，回到家中，整顿窝弓药箭，弩子锐叉，穿了豹皮裤、虎皮套体，拿了铁叉，两个径奔登州山上，下了窝弓，去树上等了一日，不济事了，收拾窝弓下去。次日，又带了干粮，再上山伺候，看看天晚，弟兄两个再把窝弓下了，爬上树去，直等到五更，又没动静。两个移了窝弓，却来西山边下了，坐到天明，又等不着。两个心焦，说道：“限三日内要纳大虫，迟时须用受责，却是怎地好！”

两个到第三日夜，伏至四更时分，不觉身体困倦。两个背厮靠着且睡，未曾合眼，忽听得窝弓发响。两个跳将起来，拿了钢叉，四下里看时，只见一个大虫中了药箭，在那地上滚。两个拈着钢叉向前来，那大虫见了人来，带

着箭便走。两个追将向前去，不到半山里时，药力透来，那大虫当不住，吼了一声，骨碌碌滚将下山去了。解宝道：“好了，我认得这山，是毛太公庄后园里，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讨大虫。”

当时弟兄两个提了钢叉，径下山来，投毛太公庄上敲门。此时方才天明，两个敲开庄门入去，庄客报与太公知道。多时，毛太公出来，解珍、解宝放下钢叉，声了喏，说道：“伯伯，多时不见，今日特来拜扰。”毛太公道：“贤侄如何来得这等早？有甚话说？”解珍道：“无事不敢惊动伯伯睡寝。如今小侄因为官司委了甘限文书，要捕获大虫，一连等了三日，今早五更，射得一个，不想从后山滚下在伯伯园里。望烦借一路，取大虫则个。”毛太公道：“不妨，既是落在我园里，二位且少坐。敢是肚饥了，吃些早饭去取。”叫庄客且去安排早膳来相待。当时劝二位吃了酒饭，解珍、解宝起身谢道：“感承伯伯厚意，望烦引去，取大虫还小侄。”毛太公道：“既是在我庄后，却怕怎地？且坐吃茶，却去取未迟。”解珍、解宝不敢相违，只得又坐下。庄客拿茶来，叫二位吃了。毛太公道：“如今我和贤侄去取大虫。”解珍、解宝道：“深谢伯伯。”

毛太公引了二人，入到庄后，叫庄客把钥匙来开门，百般开不开。毛太公道：“这园多时不曾有人来开，敢是锁簧锈了，因此开不得，去取铁锤来打开了罢。”庄客便将铁锤来，敲开了锁。众人都入园里去看时，遍山边去

看，寻不见。毛太公道：“贤侄，你两个莫不错看了，认不仔细？敢不曾落在我园里？”解珍道：“怎地得我两个错看了？是这里生长的人，如何不认得？”毛太公道：“你自寻便了，有时自抬去。”解宝道：“哥哥，你且来看，这里一带草滚得平平地都倒了；又有血路在上头，如何说不在这里？必是伯伯家庄客抬过了。”毛太公道：“你休这等说，我家庄上的人，如何得知有大虫在园里？便又抬得过？你也须看见方才当面敲开锁来，和你两个一同入园里来寻。你如何这般说话！”解珍道：“伯伯，你须还我这个大虫去解官。”毛太公道：“你这两个好无道理！我好意请你吃酒饭，你颠倒赖我大虫。”解宝道：“有甚么赖处！你家也现当里正，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书，却没本事去捉，倒来就我现成，你倒将去请功，教我兄弟两个吃限棒。”毛太公道：“你吃限棒，干我甚事！”解珍、解宝睁起眼来，便道：“你敢教我搜一搜么？”毛太公道：“我家比你家？各有内外！你看这两个教化头倒来无礼！”解宝抢近厅前寻不见，心中火起，便在厅前打将起来；解珍也就厅前攀折栏杆，打将入去。毛太公叫道：“解珍、解宝白昼抢劫！”那两个打碎了厅前椅桌，见庄上都有准备，两个便拔步出门，指着庄上骂道：“你赖我大虫，和你官司里去理会！”

解氏深机捕获，毛家巧计牢笼。

当日因争一虎，后来引起双龙。

那两个正骂之间，只见两三匹马投庄上来，引着一伙伴当。解珍认得是毛太公儿子毛仲义，接着说道：“你家庄上庄客捉过了我大虫，你爹不讨还我，颠倒要打我弟兄两个。”毛仲义道：“这厮村人不省事，我父亲必是被他们瞒过了。你两个不要发怒，随我到家里，讨还你便了。”解珍、解宝谢了毛仲义，叫开庄门，教他两个进去。待得解珍、解宝人得门来，便叫关上庄门，喝一声：“下手！”两廊下走出二三十个庄客，并恰才马后带来的，都是做公的。那兄弟两个措手不及，众人一发上，把解珍、解宝绑了。毛仲义道：“我家昨夜自射得一个大虫，如何来白赖我的？乘势抢掳我家财，打碎家中什物，当得何罪？解上本州，也与本州除了一害。”

原来毛仲义五更时，先把大虫解上州里去了，却带了若干做公的来捉解珍、解宝。不想他这两个不识局面，正中了他的计策，分说不得。毛太公教把他两个使的钢叉并一包赃物，扛抬了许多打碎的家伙什物，将解珍、解宝剥得赤条条地，背剪绑了，解上州里来。本州有个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却是毛太公的女婿，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禀说了。才把解珍、解宝押到厅前，不由分说，捆翻便打，定要他两个招做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掳财物。解珍、解宝吃拷不过，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两面二十五斤的重枷来枷了，钉下大牢里去。毛太公、毛仲义自回庄上商议道：“这两个男女，却放他不得，不如一发

结果了他，免致后患。”当时子父二人自来州里，分付孔目王正：“与我一发斩草除根，萌芽不发。我这里自行与知府透打关节。”

却说解珍、解宝押到死囚牢里，引至亭心上来，见这个节级。为头的那人，姓包，名吉，已自得了毛太公银两，并听信王孔目之言，教对付他两个性命，便来亭心里坐下。小牢子对他两个说道：“快过来，跪在亭子前。”包节级喝道：“你两个便是甚么两头蛇、双尾蝎，是你么？”解珍道：“虽然别人叫小人们这等混名，实不曾陷害良善。”包节级喝道：“你这两个畜生！今番我手里教你两头蛇做一头蛇，双尾蝎做单尾蝎，且与我押入大牢里去！”

那一个小牢子把他两个带在牢里来，见没人，那小节级便道：“你两个认得我么？我是你哥哥的妻舅。”解珍道：“我只亲弟兄两个，别无那个哥哥。”那小牢子道：“你两个须是孙提辖的兄弟。”解珍道：“孙提辖是我姑舅哥哥，我却不曾与你相会。足下莫非是乐和舅？”那小节级道：“正是，我姓乐，名和，祖贯茅州人氏。先祖挈家到此，将姐姐嫁与孙提辖为妻。我自在此州里勾当，做小牢子。人见我唱得好，都叫我做铁叫子乐和。姐夫见我好武艺，教我学了几路枪法在身。”怎见得？有诗为证：

玲珑心地衣冠整，俊俏肝肠语话清。

能唱人称铁叫子，乐和聪慧自天生。

原来这乐和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诸般乐品，尽皆晓

得，学着便会。作事见头知尾。说起枪棒武艺，如糖似蜜价爱。为见解珍、解宝是个好汉，有心要救他，只是单丝不成线，孤掌岂能鸣，只报得他一个信。乐和说道：“好教你两个得知：如今包节级得受了毛太公钱财，必然要害你两个性命，你两个却是怎生好？”解珍道：“你不说起孙提辖则休，你既说起他来，只央你寄一个信。”乐和道：“你却教我寄信与谁？”解珍道：“我有个姐姐，是我爷面上的，却与孙提辖兄弟为妻，现在东门外十里牌住。他是我姑娘的女儿，叫做母大虫顾大嫂，开张酒店，家里又杀牛开赌。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孙新这等本事，也输与他。只有那个姐姐，和我弟兄两个最好。孙新、孙立的姑娘，却是我母亲，以此他两个又是我姑舅哥哥。央烦的你暗暗地寄个信与他，把我的事说知，姐姐必然自来救我。”

乐和听罢，分付说：“贤亲，你两个且宽心着。”先去藏些烧饼肉食，来牢里开了门，把与解珍、解宝吃了。推了事故，锁了牢门，教别个小节级看守了门，一径奔到东门外，望十里牌来。早望见一个酒店，门前悬挂着牛羊等肉，后面屋下一簇人在那里赌博。乐和见酒店里一个妇人坐在柜上，但见：

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个时兴钏镯。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锥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弄棒持枪

当女工。

乐和入进店内，看着顾大嫂，唱个喏道：“此间姓孙么？”顾大嫂慌忙答道：“便是。足下却要沽酒，却要买肉？如要赌钱，后面请坐。”乐和道：“小人便是孙提辖妻弟乐和的便是。”顾大嫂笑道：“原来却是乐和舅，可知尊颜和姆姆一般模样。且请里面拜茶。”乐和跟进里面客位里坐下。顾大嫂便动问道：“闻知得舅舅在州里勾当，家下穷忙少闲，不曾相会。今日甚风吹得到此？”乐和答道：“小人无事，也不敢来相恼。今日厅上偶然发下两个罪人进来，虽不曾相会，多闻他的大名。一个是两头蛇解珍，一个是双尾蝎解宝。”顾大嫂道：“这两个是我的兄弟，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里？”乐和道：“他两个因射得一个大虫，被本乡一个财主毛太公赖了。又把他两个强扭做贼，抢掳家财，解入州里来。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钱物，早晚间要教包节级牢里做翻他两个，结果了性命。小人路见不平，独力难救。只想一者沾亲，二乃义气为重，特地与他通个消息。他说道：‘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若不早早用心着力，难以救拔。”

顾大嫂听罢，一片声叫起苦来。便叫火家：“快去寻得二哥家来说话。”有几个火家去不多时，寻得孙新归来，与乐和相见。怎见得孙新的好处？有诗为证：

军班才俊子，眉目有神威。

身在蓬莱寓，家从琼海移。

自藏鸿鹄志，恰配虎狼妻。

鞭举龙双见，枪来蟒独飞。

年似孙郎少，人称小尉迟。

原来这孙新祖是琼州人氏，军官子孙，因调来登州驻扎，弟兄就此为家。孙新生得身长力壮，全学得他哥哥的**本事，使得几路好鞭枪，因此多人把他弟兄两个比尉迟恭，叫他做小尉迟。顾大嫂把上件事对孙新说了，孙新道：“既然如此，叫舅舅先回去。他两个已下在牢里，全望舅舅看觑则个。我夫妻商量个长便道理，却径来相投。”乐和道：“但有用着小人处，尽可出力向前。”顾大嫂置酒相待已了，将出一包碎银，付与乐和：“望烦舅舅将去牢里，散与众人并小牢子们，好生周全他两个弟兄。”乐和谢了，收了银两，自回牢里来替他使用，不在话下。

且说顾大嫂和孙新商议道：“你有甚么道理，救我两个兄弟？”孙新道：“毛太公那厮，有钱有势，他防你两个兄弟出来，须不肯干休，定要做番了他两个，似此必然死在他手。若不去劫牢，别样也救他不得。”顾大嫂道：“我和你今夜便去。”孙新笑道：“你好粗卤。我和你也要算个长便，劫了牢，也要个去向。若不得我那哥哥和这两个人时，行不得这件事。”顾大嫂道：“这两个是谁？”孙新道：“便是那叔侄两个最好赌的邹渊、邹润，如今现在登云山台峪里，聚众打劫。他和我最好，若得他两个相帮助，此事便成。”顾大嫂道：“登云山离这里不远，你可连夜去请

他叔侄两个来商议。”孙新道：“我如今便去。你可收拾了酒食肴馔，我去定请得来。”顾大嫂分付火家，宰了一口猪，铺下数盘果品按酒，排下桌子。

天色黄昏时候，只见孙新引了两筹好汉归来。那个为头的姓邹，名渊，原是莱州人氏，自小最好赌钱，闲汉出身，为人忠良慷慨。更兼一身好武艺，性气高强，不肯容人，江湖上唤他绰号出林龙。第二个好汉，名唤邹润，是他侄儿，年纪与叔叔仿佛，二人争差不多，身材长大，天生一等异相，脑后一个肉瘤，以此人都唤他做独角龙。那邹润往常但和人争闹，性起来，一头撞去。忽然一日，一头撞折了润边一株松树，看的人都惊呆了。有《西江月》一首，单道他叔侄的好处：

厮打场中为首，呼卢队里称雄。天生忠直气如虹，
武艺惊人出众。结寨登云台上，英名播满山东。
翻江搅海似双龙，岂作池中玩弄？

当时顾大嫂见了，请入后面屋下坐地。却把上件事告诉与他，次后商量劫牢一节。邹渊道：“我那里虽有八九十人，只有二十来个心腹的。明日干了这件事，便是这里安身不得了。我却有个去处，我也有心要去多时，只不知你夫妇二人肯去么？”顾大嫂道：“遮莫甚么去处，都随你去，只要救了我两个兄弟。”邹渊道：“如今梁山泊十分兴旺，宋公明大肯招贤纳士。他手下现有我的三个相识在彼：一个是锦豹子杨林，一个是火眼狻猊邓飞，一个是石

将军石勇，都在那里入伙了多时。我们救了你两个兄弟，都一发上梁山泊投奔入伙去，如何？”顾大嫂道：“最好，有一个不去的，我便乱枪戳死他。”邹润道：“还有一件，我们倘或得了人，诚恐登州有些军马追来，如之奈何？”孙新道：“我的亲哥哥现做本州军马提辖，如今登州只有他一个了得。几番草寇临城，都是他杀散了，到处闻名。我明日自去请他来，要他依允便了。”邹渊道：“只怕他不肯落草。”孙新说道：“我自有良法。”

当夜吃了半夜酒，歇到天明，留下两个好汉在家里，却使一个火家带领了一两个人，推一辆车子：“快走城中营里，请我哥哥孙提辖并嫂嫂乐大娘子，说道：‘家中大嫂害病沉重，便烦来家看觑。’”顾大嫂分付火家道：“只说我病重临危，有几句紧要的话，须是便来，只有几番相见嘱咐。”火家推车儿去了。孙新专在门前伺候，等接哥哥。饭罢时分，远远望见车儿来了，载着乐大娘子，背后孙提辖骑着马，十数个军汉跟着，望十里牌来。孙新人去报与顾大嫂得知，说：“哥嫂来了。”顾大嫂分付道：“只依我如此行。”孙新出来，接见哥嫂，且请嫂嫂下了车儿，同到房里，看视弟媳妇病症。孙提辖下了马，入门来，端的好条大汉，淡黄面皮，落腮胡须，八尺以上身材，姓孙，名立，绰号病尉迟，射得硬弓，骑得劣马，使一管长枪，腕上悬一条虎眼竹节钢鞭，海边人见了，望风而降。有诗为证：

胡须黑雾飘，性格流星急。

鞭枪最熟惯，弓箭常温习。

阔脸似妆金，双睛如点漆。

军中显姓名，病尉迟孙立。

当下病尉迟孙立下马来，进得门便问道：“兄弟，婶子害甚么病？”孙新答道：“他害的症候，甚是跷蹊，请哥哥到里面说话。”孙立便入来。孙新分付火家，着这伙跟马的军士去对门店里吃酒。便教火家牵过马，请孙立入到里面来坐下。良久，孙新道：“请哥哥、嫂嫂去房里看病。”孙立同乐大娘子入进房里，见没有病人。孙立问道：“婶子病在那里房内？”只见外面走入顾大嫂来，邹渊、邹润跟在背后。孙立道：“婶子，你正是害甚么病？”顾大嫂道：“伯伯拜了。我害些救兄弟的病。”孙立道：“却又作怪，救甚么兄弟？”顾大嫂道：“伯伯你不要推聋妆哑。你在城中，岂不知道他两个是我兄弟，偏不是你的兄弟。”孙立道：“我并不知因由。是那两个兄弟？”顾大嫂道：“伯伯在上，今日事急，只得直言拜禀：这解珍、解宝被登云山下毛太公与同王孔目设计陷害，早晚要谋他两个性命。我如今和这两个好汉商量已定，要去城中劫牢，救出他两个兄弟，都投梁山泊人伙去，恐怕明日事发，先负累伯伯。因此我只推患病，请伯伯、姆姆到此说个长便。若是伯伯不肯去时，我们自去上梁山泊去了。如今朝廷有甚分晓？走了的倒没事，见在的便吃官司。常言道：‘近火

先焦。’伯伯便替我们吃官司坐牢，那时又没人送饭来救你。伯伯尊意如何？”孙立道：“我却是登州的军官，怎地敢做这等事！”顾大嫂道：“既是伯伯不肯，我们今日先和伯伯并个你死我活。”顾大嫂身边便掣出两把刀来，邹渊、邹润各拔出短刀在手。孙立叫道：“婶子且住，休要急速！待我从长计较，慢慢地商量。”乐大娘子惊得半晌做声不得。顾大嫂又道：“既是伯伯不肯去时，即便先送姆姆前行，我们自去下手。”孙立道：“虽要如此行时，也待我归家去收拾包裹行李，看个虚实，方可行事。”顾大嫂道：“伯伯，你的乐阿舅透风与我们了。一就去劫牢，一就去取行李不迟。”孙立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众人既是如此行了，我怎地推却得开，不成日后倒要替你们吃官司？罢，罢，罢，都做一处商议了行。”先叫邹渊去登云山寨里收拾起财物人马，带了那二十个心腹的人，来店里取齐，邹渊去了。又使孙新入城里来，问乐和讨信，就约会了，暗通消息解珍、解宝得知。

次日，登云山寨里邹渊收拾金银已了，自和那起人到来相助。孙新家里也有七八个知心腹的火家，并孙立带来的十数个军汉，共有四十余人。孙新宰了两口猪，一腔羊，众人尽吃了一饱。顾大嫂贴肉藏了尖刀，扮做个送饭的妇人先去。孙新跟着孙立，邹渊领了邹润，各带了火家，分作两路入去。正是：

捉虎翻成纵虎灾，虎官虎吏枉安排。

全凭铁叫通关节，始得牢城铁瓮开。

且说登州府牢里包节级得了毛太公钱物，只要陷害解珍、解宝的性命。当日乐和拿着水火棍，正立在牢门里狮子口边，只听得拽铃子响，乐和道：“甚么人？”顾大嫂应道：“送饭的妇人。”乐和已自瞧科了，便来开门，放顾大嫂进来，再关了门。将过廊下去，包节级正在亭心里，看见便喝道：“这妇人是甚么人？敢进牢里来送饭？自古狱不通风。”乐和道：“这是解珍、解宝的姐姐，自来送饭。”包节级喝道：“休要教他人去，你们自与他送进去便了。”乐和讨了饭，却来开了牢门，把与他两个。解珍、解宝问道：“舅舅夜来所言的事如何？”乐和道：“你姐姐入来了，只等前后相应。”乐和便把匣床与他两个开了。只听的小牢子人来报道：“孙提辖敲门，要走入来。”包节级道：“他自是营官，来我牢里有何事干？休要开门！”顾大嫂一蹙，蹙下亭心边去。外面又叫道：“孙提辖焦躁了打门。”包节级忿怒，便下亭心来。顾大嫂大叫一声：“我的兄弟在那里？”身边便掣出两把明晃晃尖刀来。包节级见不是头，望亭心外便走。解珍、解宝提起枷，从牢眼里钻将出来，正迎着包节级。包节级措手不及，被解宝一枷梢打重，把脑盖撇得粉碎。当时顾大嫂手起，早戳翻了三五个小牢子，一齐发喊，从牢里打将出来。孙立、孙新把住牢门，见四个从牢里出来，一发望州衙前便走。邹渊、邹润早从州衙里提出王孔目头来。街市上人大喊起，先奔出城

去。孙提辖骑着马，弯着弓，搭着箭，压在后面。街上人家都关上门，不敢出来。州里做公的人，认得是孙提辖，谁敢向前拦当？众人簇拥孙立，奔出城门去，一直望十里牌来，扶搀乐大娘子上了车儿。顾大嫂上了马，帮着便行。解珍、解宝对众人道：“叵耐毛太公老贼冤家，如何不报了去？”孙立道：“说得是。”便令兄弟孙新与舅舅乐和先护持车儿前行着，“我们随后赶来。”孙新、乐和簇拥着车儿先行去了。

孙立引着解珍、解宝、邹渊、邹润，并火家伴当，一径奔毛太公庄上来，正值毛仲义与太公在庄上庆寿饮酒，却不提备。一伙好汉呐声喊，杀将入去，就把毛太公、毛仲义并一门老小，尽皆杀了，不留一个。去卧房里搜检得十数包金银财宝，后院里牵得七八匹好马，把四匹捎带驮载。解珍、解宝拣几件好的衣服穿了，将庄院一把火，齐放起烧了。各人上马，带了一行人，赶不到三十里路，早赶上车仗人马，一处上路行程。于路庄户人家，又夺得三五匹好马，一行星夜奔上梁山泊去。有《西江月》为证：

忠义立身之本，奸邪坏国之端。狼心狗幸滥居官，致使英雄扼腕。夺虎机谋可恶，劫牢计策堪观。登州城廓痛悲酸，顷刻横尸遍满。

不一二日，来到石勇酒店里，那邹渊与他相见了，问起杨林、邓飞二人。石勇答言，说起宋公明去打祝家庄，二人都跟去，两次失利，听得报来说，杨林、邓飞俱被陷在那

里，不知如何。备闻祝家庄三子豪杰，又有教师铁棒栾廷玉相助，因此二次打不破那庄。孙立听罢，大笑道：“我等众人来投大寨入伙，正没半分功劳，献此一条计策打破祝家庄，为进身之报如何？”石勇大喜道：“愿闻良策。”孙立道：“栾廷玉那厮，和我一个师父教的武艺。我学的枪刀，他也知道；他学的武艺，我也尽知。我们今日只做登州对调来郢州守把，经过来此相望，他必然出来迎接。我们进身入去，里应外合，必成大事。此计如何？”正与石勇说计未了，只见小校报道：“吴学究下山来，前往祝家庄救应去。”石勇听得，便叫小校快去报知军师，请来这里相见。说犹未了，已有军马来到店前，乃是吕方、郭盛并阮氏三雄，随后军师吴用带领五百人马到来。石勇接入店内，引着这一行人相见了，备说投托入伙，献计一节。吴用听了大喜，说道：“既然众位好汉肯作成山寨，且休上山，便烦请往祝家庄行此一事，成全这段功劳如何？”孙立等众人皆喜，一齐都依允了。吴用道：“小生今去，也如此见阵，我人马前行，众位好汉随后一发便来。”

吴学究商议已了，先来宋江寨中。见宋公明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吴用置酒与宋江解闷，备说起石勇、杨林、邓飞三个的一起相识，是登州兵马提辖病尉迟孙立，和这祝家庄教师栾廷玉是一个师父教的。今来共有八人，投托大寨入伙，特献这条计策，以为进身之报。今已计较定了，里应外合，如此行事，随后便来参见兄长。宋江听

说罢，大喜，把愁闷都撇在九霄云外，忙叫寨内置酒，安排筵席等来相待。

却说孙立教自己的伴当人等，跟着车仗人马投一处歇下，只带了解珍、解宝、邹渊、邹润、孙新、顾大嫂、乐和共是八人，来参宋江，都讲礼已毕。宋江置酒设席管待，不在话下。吴学究暗传号令与众人，教第三日如此行，第五日如此行。分付已了，孙立等众人领了计策，一行人自来和车仗人马投祝家庄进身行事。

再说吴学究道：“启动戴院长到山寨里走一遭，快与我取将这四个头领来，我自有用他处。”不是教戴宗连夜来取这四个人来，有分教：水泊重添新羽翼，山庄无复旧衣冠。毕竟吴学究取那四个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话说当时军师吴用启烦戴宗道：“贤弟可与我回山寨去取铁面孔目裴宣、圣手书生萧让、通臂猿侯健、玉臂匠金大坚。可教此四人带了如此行头，连夜下山来，我自有用他处。”戴宗去了。

只见寨外军士来报，西村扈家庄上扈成牵牛担酒，特来求见。宋江叫请人来。扈成来到中军帐前，再拜恳告道：“小妹一时粗卤，年幼不省人事，误犯威颜，今者被擒。望乞将军宽恕。奈缘小妹原许祝家庄上，前者不合奋一时之勇，陷于縲绁。如蒙将军饶放，但用之物，当依命拜奉。”宋江道：“且请坐说话。祝家庄那厮，好生无礼，平生欺负俺山寨，因此行兵报仇，须与你扈家无冤。只是令妹引人捉了我王矮虎，因此还礼，拿了令妹。你把王矮虎放回还我，我便把令妹还你。”扈成答道：“不期已被祝家庄拿了这个好汉去。”吴学究便道：“我这王矮虎，今在何处？”扈成道：“如今拘锁在祝家庄上，小人怎敢去取？”

宋江道：“你不去取得王矮虎来还我，如何能够得你令妹回去？”吴学究道：“兄长休如此说，只依小生一言：今后早晚祝家庄上，但有些响亮，你的庄上切不可令人来救护。倘或祝家庄上有人投奔你处，你可就缚在彼。若是捉下得人时，那时送还令妹到贵庄。只是如今不在本寨，前日已使人送在山寨，奉养在宋太公处。你且放心回去，我这里自有个道理。”扈成道：“今番断然不敢去救应他，若是他庄上果有人来投我时，定缚来奉献将军麾下。”宋江道：“你若是如此，便强似送我金帛。”扈成拜谢了去。

且说孙立却把旗号上改换作“登州兵马提辖孙立”，领了一行人马，都来到祝家庄后门前。庄上墙里望见是登州旗号，报入庄里去。栾廷玉听得是登州孙提辖到来相望，说与祝氏三杰道：“这孙提辖是我弟兄，自幼与他同师学艺，今日不知如何到此？”带了二十余人马，开了庄门，放下吊桥，出来迎接。孙立一行人都下了马。众人讲礼已罢，栾廷玉问道：“贤弟在登州守把，如何到此？”孙立答道：“总兵府行下文书，对调我来此间郟州守把城池，提防梁山泊强寇。便道经过，闻知仁兄在此祝家庄，特来相探。本待从前门来，因见村口庄前俱屯下许多军马，不好冲突。特地寻觅村里，从小路问到庄后，人来拜望仁兄。”栾廷玉道：“便是这几时连日与梁山泊强寇厮杀，已拿得他几个头领在庄里了，只要捉了宋江贼首，一并解官。天幸今得贤弟来此间镇守，正如锦上添花，旱苗得

雨。”孙立笑道：“小弟不才，且看相助捉拿这厮们，成全兄长之功。”栾廷玉大喜。当下都引一行人进庄里来，再拽起了吊桥，关上了庄门。孙立一行人安顿车仗人马，更换衣裳，都在前厅来相见祝朝奉，与祝龙、祝虎、祝彪三杰都相见了，一家儿都在厅前相接。

栾廷玉引孙立等上到厅上相见，讲礼已罢，便对祝朝奉说道：“我这个贤弟孙立，绰号病尉迟，任登州兵马提辖。今奉总兵府对调他来，镇守此间郓州。”祝朝奉道：“老夫亦是治下。”孙立道：“卑小之职，何足道哉！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携指教。”祝氏三杰相请众位尊坐。孙立动问道：“连日相杀，征阵劳神。”祝龙答道：“也未见胜败。众位尊兄，鞍马劳神不易。”孙立便叫顾大嫂引乐大娘子叔伯姆两个去后堂拜见宅眷，唤过孙新、解珍、解宝参见了，说道：“这三个是我兄弟。”指着乐和便道：“这位是此间郓州差来取的公吏。”指着邹渊、邹润道：“这两个是登州送来的军官。”祝朝奉并三子虽是聪明，却见他又有老小，并许多行李车仗人马，又是栾廷玉教师的兄弟，那里面有疑心？只顾杀牛宰马，做筵席管待众人，且饮酒食。

过了一两日，到第三日，庄兵报道：“宋江又调军马杀奔庄上来了。”祝彪道：“我自去上马拿此贼。”便出庄门，放下吊桥，引一百余骑马军杀将出来。早迎见一彪军马，约有五百来人，当先拥出那个头领，弯弓插箭，拍马抡枪，乃是小李广花荣。祝彪见了，跃马挺枪，向前来

斗，花荣也纵马来战祝彪。两个在独龙冈前，约斗了十数合，不分胜败。花荣卖个破绽，拨回马便走，引他赶来。祝彪正待要纵马追去，背后有认得的说道：“将军休要去赶，恐防暗器，此人深好弓箭。”祝彪听罢，便勒转马来不赶，领回人马投庄上来，拽起吊桥。看花荣时，也引军马回去了。祝彪直到厅前下马，进后堂来饮酒。孙立动问道：“小将军今日拿得甚贼？”祝彪道：“这厮们伙里有个甚么小李广花荣，枪法好生了得。斗了五十余合，那厮走了。我却待要赶去追他，军人们道，那厮好弓箭，因此各自收兵回来。”孙立道：“来日看小弟不才，拿他几个。”当日筵席上叫乐和唱曲，众人皆喜。至晚席散，又歇了一夜。

到第四日午牌，忽有庄兵报道：“宋江军马又来在庄前了。”堂下祝龙、祝虎、祝彪三子都披挂了，出到庄前门外，远远地望见，早听得鸣锣擂鼓，呐喊摇旗，对面早摆下阵势。这里祝朝奉坐在庄门上，左边栾延玉，右边孙提辖，祝家三杰并孙立带来的许多人伴，都摆在两边。早见宋江阵上豹子头林冲高声叫骂，祝龙焦躁，喝叫放下吊桥，绰枪上马，引一二百人马，大喊一声，直奔林冲阵上。庄门下擂起鼓来，两边各把弓弩射住阵脚。林冲挺起丈八蛇矛和祝龙交战，连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两边鸣锣，各回了马。祝虎大怒，提刀上马，跑到阵前，高声大叫宋江决战。说言未了，宋江阵上早有一将出马，乃是

没遮拦穆弘来战祝彪。两个斗了三十余合，又没胜败。祝彪见了大怒，便绰枪飞身上马，引二百余骑，奔到阵前。宋江队里病关索杨雄，一骑马，一条枪，飞抢出来战祝彪。

孙立看见两队儿在阵前厮杀，心中忍耐不住，便唤孙新：“取我的鞭枪来，就将我的衣甲、头盔、袍袄把来披挂了。”牵过自己马来——这骑马号乌骓马，鞮上鞍子，扣了三条肚带，腕上悬了虎眼钢鞭，绰枪上马。祝家庄上，一声锣响，孙立出马在阵前。宋江阵上林冲、穆弘、杨雄都勒住马立于阵前。孙立早跑马出来，说道：“看小可捉这厮们。”孙立把马兜住，喝问道：“你那贼兵阵上有好厮杀的，出来与我决战！”宋江阵内鸾铃响处，一骑马跑将出来，众人看时，乃是拚命三郎石秀来战孙立。两马相交，双枪并举。两个斗到五十合，孙立卖个破绽，让石秀枪搠入来，虚闪一个过，把石秀轻轻的从马上捉过来，直挟到庄前撇下，喝道：“把来缚了。”祝家三子把宋江军马一搅，都赶散了。三子收军回到门楼下，见了孙立，众皆拱手钦伏。孙立便问道：“共是捉得几个贼人？”祝朝奉道：“起初先捉得一个时迁，次后拿得一个细作杨林，又捉得一个黄信；扈家庄一丈青捉得一个王矮虎；阵上拿得两个：秦明、邓飞；今番将军又捉得这个石秀，这厮正是烧了我店屋的。共是七个了。”孙立道：“一个也不要坏他，快做七辆囚车装了，与些酒饭，将养身体，休教饿损

了他，不好看。他日拿了宋江，一并解上东京去，教天下传名，说这个祝家庄三杰。”祝朝奉谢道：“多幸得提辖相助，想是这梁山泊当灭也。”邀请孙立到后堂筵宴，石秀自把囚车装了。

看官听说，石秀的武艺不低似孙立，要赚祝家庄人，故意教孙立捉了，使他庄上人一发信他。孙立又暗暗地使邹渊、邹润、乐和去后房里把门户都看了出人的路数。杨林、邓飞见了邹渊、邹润，心中暗喜。乐和张看得没人，便透个消息与众人知了。顾大嫂与乐大娘子在里面已看了房户出人的门径。

至第五日，孙立等众人都在庄上闲行，当日辰牌时候，早饭已后，只见庄兵报道：“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来打本庄。”孙立道：“分十路待怎地？你手下人且不要慌，早作准备便了。先安排些挠钩套索，须要活捉，拿死的也不算。”庄上人都披挂了。祝朝奉亲自率引着一班儿上门楼来看时，见正东上一彪人马，当先一个头领，乃是豹子头林冲，背后便是李俊、阮小二，约有五百以上人马在此。正西上又有五百来人马，当先一个头领，乃是小李广花荣，随背后是张横、张顺。正南门楼上望时，也有五百来人马，当先三个头领，乃是没遮拦穆弘、病关索杨雄、黑旋风李逵。四面都是兵马，战鼓齐鸣，喊声大举。栾廷玉听了道：“今日这厮们厮杀，不可轻敌。我引了一队人马出后门，杀这正西北上的人马。”祝龙道：“我出前

门，杀这正东上的人马。”祝虎道：“我也出后门，杀那西南上的人马。”祝彪道：“我自出前门，捉宋江，是要紧的贼首。”祝朝奉大喜，都赏了酒。各人上马，尽带了三百余骑奔出庄门，其余的都守庄院门楼前呐喊。此时邹渊、邹润已藏了大斧，只守在监门左侧。解珍、解宝藏了暗器，不离后门。孙新、乐和已守定前门左右。顾大嫂先拨军兵保护乐大娘子，却自拿了两把双刀在堂前踹，只听风声，便乃下手。

且说祝家庄上擂了三通战鼓，放了一个炮，把前后门都开，放下吊桥，一齐杀将出来。四路军兵出了门，四下里分投去厮杀。临后孙立带了十数个军兵，立在吊桥上。门里孙新便把原带来的旗号插起在门楼上，乐和便提着枪，直唱将出来。邹渊、邹润听得乐和唱，便唿哨了几声，抡动大斧，早把守监门的庄兵砍翻了数十个，便开了陷车，放出七只大虫来，各各寻了器械，一声喊起。顾大嫂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祝朝奉见头势不好了，却待要投井时，早被石秀一刀剁翻，割了首级。那十数个好汉分投来杀庄兵。后门头解珍、解宝便去马草堆里放起把火，黑焰冲天而起。

四路人马见庄上火起，并力向前。祝虎见庄里火起，先奔回来。孙立守在吊桥上，大喝一声：“你那厮那里去？”拦住吊桥。祝虎省口，便拨转马头，再奔宋江阵上来。这里吕方、郭盛两戟齐举，早把祝虎和人连马搯翻在

地，众军乱上，剁做肉泥。前军四散奔走。孙立、孙新迎接宋公明入庄。

且说东路祝龙斗林冲不住，飞马望庄后而来。到得吊桥边，见后门头解珍、解宝把庄客的尸首一个个撞将下来火焰里。祝龙急回马，望北而走。猛然撞着黑旋风，踊身便到，抡动双斧，早砍翻马脚。祝龙措手不及，倒撞下来，被李逵只一斧，把头劈翻在地。祝彪见庄兵走来报知，不敢回，直望扈家庄投奔，被扈成叫庄客捉了，绑缚下，正解将来见宋江，恰好遇着李逵，只一斧，砍翻祝彪头来，庄客都四散走了。李逵再抡起双斧，便看着扈成砍来。扈成见局面不好，投马落荒而走，弃家逃命，投延安府去了。后来中兴内也做了个军官武将。

且说李逵正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叫小喽罗牵了有的马匹，把庄里一应有的财赋，捎搭有四五十驮，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却回来献纳。

再说宋江已在祝家庄上正厅坐下，众头领都来献功，生擒得四五百人，夺得好马五百余匹，活捉牛羊不计其数。宋江见了，大喜道：“只可惜杀了栾廷玉那个好汉。”正嗟叹间，闻人报道：“黑旋风烧了扈家庄，砍得头来献纳。”宋江便道：“前日扈成已来投降，谁教他杀了此人？如何烧了他庄院？”只见黑旋风一身血污，腰里插着两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个大喏，说道：“祝龙是兄弟杀

了，祝彪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厮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杀得干干净净，兄弟特来请功。”宋江喝道：“祝龙曾有人见你杀了，别的怎地是你杀了？”黑旋风道：“我砍得手顺，望扈家庄赶去，正撞见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彪出来，被我一斧砍了，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他家庄上，被我杀得一个也没了。”宋江喝道：“你这厮，谁叫你去来？你也须知扈成前日牵牛担酒前来投降了，如何不听得我的言语，擅自去杀他一家，故违了我的将令？”李逵道：“你便忘记了，我须不忘记。那厮前日教那个鸟婆娘赶着哥哥要杀，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亲，便又思量舅舅、丈人。”宋江喝道：“你这铁牛，休得胡说！我如何肯要这妇人？我自有个处置。你这黑厮，拿得活的有几个？”李逵答道：“谁鸟耐烦，见着活的便砍了。”宋江道：“你这厮违了我的军令，本合斩首，且把杀祝龙、祝彪的功劳折过了，下次违令，定行不饶。”黑旋风笑道：“虽然没了功劳，也吃我杀得快活。”

只见军师吴学究引着一行人马，都到庄上来与宋江把盏贺喜。宋江与吴用商议，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石秀禀说起：“这钟离老人仁德之人，指路之力，救济大忠，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内，亦不可屈坏了这等好人。”宋江听罢，叫石秀去寻那老人来。石秀去不多时，引着那个钟离老人来到庄上，拜见宋江、吴学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赏与老人，永为乡民：“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把你这

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那钟离老人只是下拜。宋江又道：“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今日打破祝家庄，与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赐粮米一石，以表人心。”就着钟离老人为头给散，一面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其余牛羊骡马等物，将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庄，得粮五十万石。宋江大喜。大小头领，将军马收拾起身。又得若干新到头领：孙立、孙新、解珍、解宝、邹渊、邹润、乐和、顾大嫂，并救出七个好汉。孙立等将自己马也捎带了自己的财赋，同老小乐大娘子，跟随了大队军马上山。当有村坊乡民，扶老挈幼，香花灯烛，于路拜谢。宋江等众将一齐上马，将军兵分作三队摆开，前队鞭敲金镫，后军齐唱凯歌，正是：

盗可盗，非常盗；强可强，真能强。只因灭恶除凶，聊作打家劫舍。地方恨土豪欺压，乡村喜义士济施。众虎有情，为救偷鸡钓狗；独龙无助，难留飞虎扑雕。谨具上万资粮，填平水泊；更赔许多人畜，踏破梁山。

话分两头，且说扑天雕李应恰才将息得箭疮平复，闭门在庄上不出，暗地使人常常去探听祝家庄消息，已知被宋江打破了，惊喜相半。只见庄客人来报说，有本州知府带领三五十部汉到庄，便问祝家庄事情。李应慌忙叫杜兴开了庄门，放下吊桥，迎接入庄。李应把条白绢搭膊络着

手，出来迎迓，邀请进庄里前厅。知府下了马，来到厅上，居中坐了，侧首坐着孔目，下面一个押番、几个虞候，阶下尽是许多节级、牢子。李应拜罢，立在厅前，知府问道：“祝家庄被杀一事如何？”李应答道：“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伤左臂，一向闭门，不敢出去，不知其实。”知府道：“胡说！祝家庄现有状子，告你结连梁山泊强寇，引诱他军马，打破了庄，前日又受他鞍马、羊酒、彩缎、金银，你如何赖得过？”李应告道：“小人是知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的东西？”知府道：“难信你说，且提去府里，你自与他对理明白。”喝教狱卒牢子捉了，带他州里去，与祝家分辩。两下押番虞候，把李应缚了，众人簇拥知府上了马。知府又问道：“那个是杜主管杜兴？”杜兴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状上也有你名，一同带去。”也与他锁了。一行人都出庄门。当时拿了李应、杜兴，离了李家庄，脚不停地解来。

行不过三十余里，只见林子边撞出宋江、林冲、花荣、杨雄、石秀一班人马，拦住去路。林冲大喝道：“梁山泊好汉，合伙在此！”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敌，撇了李应、杜兴，逃命去了。宋江喝叫赶上。众人赶了一程，回来说道：“我们若赶上时，也把这个鸟知府杀了，但自不知去向。”便与李应、杜兴解了缚索，开了锁，便牵两匹马过来，与他两个骑了。宋江便道：“且请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几时，如何？”李应道：“却是使不得。知府是你们杀了，不干我事。”宋江笑道：“官司里怎肯与你如此分辩？我们

去了，必然要负累了你。既然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山寨消停几日，打听得没事了时，再下山来不迟。”当下不由李应、杜兴不行，大队军马中间，如何回得来？一行三军人马，迤迤回到梁山泊了。

寨里头领晁盖等众人擂鼓吹笛，下山来迎接，把了接风酒，都上到大寨里聚义厅上，扇圈也似坐下。请上李应与众头领都相见了。两个讲礼已罢，李应禀宋江道：“小可两个已送将军到大寨了，既与众头领亦都相见了，在此趋侍不妨，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可教小人下山则个。”吴学究笑道：“大官人差矣！宝眷已都取到山寨了。贵庄一把火已都烧做白地，大官人却回到那里去？”李应不信，早见车仗人马，队队上山来。李应看时，却见是自家的庄客并老小人等。李应连忙来问时，妻子说道：“你被知府捉了来，随后又有两个巡检，引着四个都头，带领三百来土兵，到来抄扎家私。把我们好好地教上车子，将家里一应箱笼、牛羊、马匹、驴骡等项，都拿了去。又把庄院放起火来都烧了。”李应听罢，只叫得苦。晁盖、宋江都下厅伏罪道：“我等兄弟们端的久闻大官人好处，因此行出这条计来，万望大官人情恕。”李应见了如此言语，只得随顺了。宋江道：“且请宅眷后厅耳房中安歇。”李应又见厅前厅后这许多头领亦有家眷老小在彼，便与妻子道：“只得依允他过。”宋江等当时请至厅前叙说闲话，众皆大喜。宋江便取笑道：“大官人，你看我叫过两个巡检并那知府过来相见。”那扮

知府的是萧让，扮巡检的两个是戴宗、杨林，扮孔目的是裴宣，扮虞候的是金大坚、侯健。又叫唤那四个都头，却是李俊、张顺、马麟、白胜。李应都看了，目瞪口呆，言语不得。宋江喝叫小头目快杀牛宰马，与大官人陪话，庆贺新上山的十二位头领，乃是李应、孙立、孙新、解珍、解宝、邹渊、邹润、杜兴、乐和、时迁；女头领扈三娘、顾大嫂，同乐大娘子、李应宅眷，另做一席，在后堂饮酒。大小三军，自有犒赏。正厅上大吹大擂，众多好汉，饮酒至晚方散。新到头领，俱各拨房安顿。

次日，又作席面会请众头领作主张。宋江唤王矮虎来说道：“我当初在清风山时，许下你一头亲事，悬悬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愿。今日我父亲有个女儿，招你为婿。”宋江自去请出宋太公来，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亲自与他陪话，说道：“我这兄弟王英虽有武艺，不及贤妹。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贤妹你认我父亲了，众头领都是媒人，今朝是个良辰吉日，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晁盖等众人皆喜，都称颂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当日尽皆筵宴饮酒庆贺。正饮宴间，只见山下有人来报道：“朱贵头领酒店里，有个郓城县人在那里，要来见头领。”晁盖、宋江听得报了，大喜道：“既是这恩人上山来入伙，足遂平生之愿。”正是：恩仇不辨非豪杰，黑白分明是丈夫。毕竟来的是郓城县甚么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话说宋江主张一丈青与王英配为夫妇，众人都称赞宋公明仁德，当日又设席庆贺。正饮宴间，只见朱贵酒店里使人上山来报道：“林子前大路上—伙客人经过，小喽罗出去拦截，数内一个称是郟城县都头雷横，朱头领邀请住了。现在店里饮分例酒食，先使小校报知。”晁盖、宋江听了大喜，随即同军师吴用三个下山迎接。朱贵早把船送至金沙滩上岸。宋江见了，慌忙下拜道：“久别尊颜，常切思想。今日缘何经过贱处？”雷横连忙答礼道：“小弟蒙本县差遣，往东昌府公干回来，经过路口，小喽罗拦讨买路钱，小弟提起贱名，因此朱兄坚意留住。”宋江道：“天与之幸！”请到大寨，教众头领都相见了，置酒管待。一连住了五日，每日与宋江闲话。晁盖动问朱仝消息，雷横答道：“朱仝现今参做本县当牢节级，新任知县好生欢喜。”宋江宛曲把话来说雷横上山入伙，雷横推辞老母年高，不能相从：“待小弟送母终年之后，却来相投。”雷横

当下拜辞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众头领各以金帛相赠，宋江、晁盖自不必说。雷横得了一大包金银下山，众头领都送至路口作别，把船渡过大路，自回郓城县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晁盖、宋江回至大寨聚义厅上，起请军师吴学究定义山寨职事。吴用已与宋公明商议已定，次日会合众头领听号令。先拨外面守店头领。宋江道：“孙新、顾大嫂原是开酒店之家，着令夫妇二人替回童威、童猛别用。”再令时迁去帮助石勇，乐和去帮助朱贵，郑天寿去帮助李立，东南西北四座店内卖酒卖肉，招接四方入伙好汉。每店内设两个头领。一丈青、王矮虎后山下寨，监督马匹。金沙滩小寨，童威、童猛弟兄两个守把。鸭嘴滩小寨，邹渊、邹润叔侄两个守把。山前大路，黄信、燕顺部领马军下寨守护。解珍、解宝守把山前第一关。杜迁、宋万守把宛子城第二关。刘唐、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关。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孟康仍前监造战船。李应、杜兴、蒋敬总管山寨钱粮金帛。陶宗旺、薛永监筑梁山泊内城垣雁台。侯健专管监造衣袍、铠甲、旌旗、战袄。朱富、宋清提调筵宴。穆春、李云监造屋宇寨栅。萧让、金大坚掌管一应宾客书信公文。裴宣专管军政司赏功罚罪。其余吕方、郭盛、孙立、欧鹏、马麟、邓飞、杨林、白胜分调大寨八面安歇。晁盖、宋江、吴用居于山顶寨内。花荣、秦明居于山左寨内。林冲、戴宗居于山右寨内。李俊、李逵居于山

前。张横、张顺居于山后。杨雄、石秀守护聚义厅两侧。一班头领，分拨已定，每日轮流一位头领做筵席庆贺，山寨体统，甚是齐整。有诗为证：

巍巍高寨水中央，列职分头任所长。

只为朝廷无驾馭，遂令草泽有鹰扬。

再说雷横离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郓城县；到家参见老母，更换些衣服，赍了回文，径投县里来拜见了知县；回了话，销缴公文批帖，且自归家暂歇。依旧每日县中书画卯酉，听候差使。因一日行到县衙东首，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都头，几时回来？”雷横回过脸来看时，却是本县一个帮闲的李小二。雷横答道：“我却才前日来家。”李小二道：“都头出去了许多时，不知此处近日有个东京新来打诨的行院，色艺双绝，叫做白秀英。那妮子来参都头，却值公差出外不在，如今现在勾栏里说唱诸般品调，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是戏舞，或是吹弹，或是歌唱，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都头如何不去睃一睃？端的是好个粉头！”雷横听了，又遇心闲，便和那李小二径到勾栏里来看，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旗杆吊着等身靠背。人到里面，便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看戏台上，却做笑乐院本。那李小二人丛里撇了雷横，自出外面赶碗头脑去了。院本下来，只见一个老儿，裹着磕脑儿头巾，穿着一领茶褐罗衫，系一条皂绦，拿把扇子，上来开呵道：“老汉是东京人氏，白玉乔的便是。如今年

迈，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普天下伏侍看官。”锣声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便说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合棚价众人喝采不绝。雷横坐在上面看那妇人时，果然是色艺双绝。但见：

罗衣叠雪，宝髻堆云。樱桃口，杏脸桃腮；杨柳腰，兰心蕙性。歌喉宛转，声如枝上莺啼；舞态蹁跹，影似花间凤转。腔依古调，音出天然，高低紧慢按宫商，轻重疾徐依格范。笛吹紫竹篇篇锦，板拍红牙字字新。

那白秀英唱到务头，这白玉乔按喝道：“虽无买马博金艺，要动聪明鉴事人。看官喝采道是去过了，我儿且回一回，下来便是衬交鼓儿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盘子，指着道：“财门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过，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过。”白玉乔道：“我儿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赏你。”白秀英托着盘子，先到雷横面前，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不想并无一文。雷横道：“今日忘了，不曾带得些出来，明日一发赏你。”白秀英笑道：“‘头醋不酽彻底薄’，官人坐当其位，可出个标首。”雷横通红了面皮道：“我一时不曾带得出来，非是我舍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来听唱，如何不记得带钱出来？”雷横道：“我

赏你三五两银子，也不打紧，却恨今日忘记带来。”白秀英道：“官人今日见一文也无，提甚三五两银子，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白玉乔叫道：“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问他讨甚么？且过去自问晓事的恩官，告个标首。”雷横道：“我怎地不是晓事的？”白玉乔道：“你若省得这子弟门庭时，狗头上生角。”众人齐和起来。雷横大怒，便骂道：“这忤奴，怎敢辱我？”白玉乔道：“便骂你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么紧？”有认得的喝道：“使不得，这个是本县雷都头。”白玉乔道：“只怕是驴筋头。”雷横那里忍耐得住？从坐椅上直跳下戏台来，揪住白玉乔，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绽齿落。众人见打得凶，都来解拆开了；又劝雷横自回去了。勾栏里人，一哄尽散了。

原来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县旧在东京两个来往，今日特地在郓城县开勾栏。那娼妓见父亲被雷横打了，又带重伤，叫一乘轿子，径到知县衙内，诉告雷横殴打父亲，搅散勾栏，意在欺骗奴家。知县听了，大怒道：“快写状来。”这个唤做“枕边灵”。便教白玉乔写了状子，验了伤痕，指定证见。本处县里有人都和雷横好的，替他去知县处打关节，怎当那婆娘守定在衙内，撒娇撒痴，不由知县不行。立等知县差人把雷横捉拿到官，当厅责打，取了招状，将具枷来枷了，押出去号令示众。那婆娘要逞好手，又去知县行说了，定要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第二日，

那婆娘再去做场，知县却教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横一般的公人，如何肯笞扒他？这婆娘寻思一会，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怪，走出勾栏门，去茶坊里坐下，叫禁子过去发话道：“你们都和他有首尾，却放他自在，知县相公教你们笞扒他，你倒做人情。少刻我对知县说了，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禁子道：“娘子不必发怒，我们自去笞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他时，我自将钱赏你。”禁子们只得来对雷横说道：“兄长，没奈何，且胡乱笞一笞。”把雷横笞扒在街上。

人闹里，却好雷横的母亲正来送饭，看见儿子吃他笞扒在那里，便哭起来，骂那禁子们道：“你众人也和我儿一般在衙门里出入的人，钱财直这般好使！谁保的常没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听我说，我们却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人监定在这里要笞，我们也没做道理处。不时，便要去和知县说，苦害我们，因此上做不的面皮。”那婆婆道：“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禁子们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县来往得好，一句话便送了我们，因此两难。”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一头口里骂道：“这个贼贱人直恁的倚势！我且解了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茶坊里听得，走将过来，便道：“你那老婢子，却才道甚么？”那婆婆那里有好气？便指着骂道：“你这贱母狗，做甚么倒骂我！”白秀英听得，柳眉倒竖，星眼圆睁，大骂道：“老咬虫、乞贫婆、贱人，怎敢骂我？”婆婆

道：“我骂你待怎的？你须不是郓城县知县！”白秀英大怒，抢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个踉跄。那婆婆却待挣扎，白秀英再赶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顾打。这雷横是个大孝的人，见了母亲吃打，一时怒从心发，扯起枷来，望着白秀英脑盖上打将下来。那一枷梢打个正着，劈开了脑盖，扑地倒了。众人看时，那白秀英打得脑浆迸流，眼珠突出，动弹不得，情知死了。

众人见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带了雷横，一发来县里首告，见知县备诉前事。知县随即差人押雷横下来，会集相官，拘唤里正、邻佑人等，对尸检验已了，都押回县来。雷横一面都招承了，并无难意。他娘自保领回家听候。把雷横枷了，下在牢里。当牢节级却是美髯公朱仝，见发下雷横来，也没做奈何处，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扫一间净房，安顿了雷横。少间，他娘来牢里送饭，哭着哀告朱仝道：“老身年纪六旬之上，眼睁睁地只看着这个孩儿，望烦节级哥哥看日常间弟兄面上，可怜见我这个孩儿，看觑看觑。”朱仝道：“老娘自请放心归去，今后饭食不必来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处，可以救之。”雷横娘道：“哥哥救得孩儿，却是重生父母。若孩儿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朱仝道：“小人专记在心，老娘不必挂念。”那婆婆拜谢去了。朱仝寻思了一日，没做道理救他处。朱仝自央人去知县处打关节，上下替他使用人情。那知县虽然爱朱仝，只是恨这雷横打死了他娘子白

秀英，也容不得他说了。又怎奈白玉乔那厮催并，叠成文案，要知县断教雷横偿命。因在牢里六十日，限满断结，解上济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却教朱仝解送雷横。

朱仝引了十数个小牢子，监押雷横，离了郓城县，约行了十数里地，见个酒店，朱仝道：“我等众人就此吃两碗酒去。”众人都到店里吃酒。朱仝独自带过雷横，只做水火，来后面僻净处开了枷，放了雷横，分付道：“贤弟自回，快去家里取了老母，星夜去别处逃难，这里我自替你吃官司。”雷横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须要连累了哥哥。”朱仝道：“兄弟，你不知。知县怪你打死了他婊子，把这文案却做死了，解到州里，必是要你偿命。我放了你，我须不该死罪。况兼我又无父母挂念，家私尽可赔偿。你顾前程万里自去。”雷横拜谢了，便从后门小路奔回家里，收拾了细软，包裹，引了老母，星夜自投梁山泊入伙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朱仝拿着空枷擗在草里，却出来对众小牢子说道：“吃雷横走了，却是怎地好？”众人道：“我们快赶去他家里捉。”朱仝故意延迟了半晌，料着雷横去得远了，却引众人来县里出首。朱仝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横走了，在逃无获，情愿甘罪无辞。”知县本爱朱仝，有心将就出脱他，被白玉乔要赴上司陈告朱仝故意脱放雷横，知县只得把朱仝所犯情由申将济州去。朱仝家中，自着人去上州里使钱透了，却解朱仝到济州来，当厅审录明

白，断了二十脊杖，刺配沧州牢城。朱仝只得带上行枷，两个防送公人领了文案，押送朱仝上路。家间自有人送衣服盘缠，先赍发了两个公人。当下离了郟城县，迤迳望沧州横海郡来，于路无话。

到得沧州，入进城中，投州衙里来，正值知府升厅，两个公人押朱仝在厅阶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见朱仝一表非俗，貌如重枣，美髯过腹，知府先有八分欢喜。便教：“这个犯人休发下牢城营里，只留在本府听候使唤。”当下除了行枷，便与了回文。两个公人相辞了自回。

只说朱仝自在府中，每日只在厅前伺候呼唤。那沧州府里押番、虞候、门子、承局、节级、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见朱仝和气，因此上都欢喜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厅上坐堂，朱仝在阶侍立。知府唤朱仝上厅，问道：“你缘何放了雷横，自遭配在这里？”朱仝禀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横，只是一时间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如何得此重罪？”朱仝道：“被原告人执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以此问得重了。”知府道：“雷横如何打死那娼妓？”朱仝却把雷横上项的事，备细说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见他孝道，为义气上放了他？”朱仝道：“小人怎敢欺公罔上？”

正问之间，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小衙内来，方年四岁，生得端严美貌，乃是知府亲子，知府爱惜如金似玉。那小衙内见了朱仝，径走过来，便要他抱，朱仝只得抱起

小衙内在怀里。那小衙内双手扯住朱全长髯，说道：“我只要这胡子抱。”知府道：“孩儿快放了手，休要罗唆。”小衙内又道：“我只要这胡子抱，和我去耍。”朱全禀道：“小人抱衙内去府前闲走，耍一回了来。”知府道：“孩儿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耍一回了来。”朱全抱了小衙内，出府衙前来，买些细糖果子与他吃，转了一遭，再抱入府里来。知府看见，问衙内道：“孩儿那里去来？”小衙内道：“这胡子和我街上看耍，又买糖和果子请我吃。”知府说道：“你那里得钱买物事与孩儿吃？”朱全禀道：“微表小人孝顺之心，何足挂齿！”知府教取酒来与朱全吃。府里侍婢捧着银瓶果合筛酒，连与朱全吃了三大赏钟。知府道：“早晚孩儿要你耍时，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朱全道：“恩相台旨，怎敢有违？”自此为始，每日来和小衙内上街闲耍。朱全囊篋又有，只要本官见喜，小衙内面上尽自赔费。

时过半月之后，便是七月十五日盂兰盆大斋之日，年例各处点放河灯，修设好事。当日天晚，堂里侍婢奶子叫道：“朱都头，小衙内今夜要去看河灯。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全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内穿一领绿纱衫儿，头上角儿拴两条珠子头须，从里面走出来。朱全驮在肩头上，转出府衙内前来，望地藏寺里去看点放河灯。那时恰才是初更时分，但见：

钟声杳霭，幡影招摇。炉中焚百和名香，盘内贮

诸般素食。僧持金杵，诵真言荐拔幽魂；人列银钱，挂孝服超升滞魄。合堂功德，画阴司八难三涂；绕寺庄严，列地狱四生六道。杨柳枝头分净水，莲花池内放明灯。

当时朱仝肩背着小衙内，绕寺看了一遭，却来水陆堂放生池边看放河灯。那小衙内爬在栏杆上，看了笑耍。只见背后有人拽朱仝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说话。”朱仝回头看时，却是雷横，吃了一惊，便道：“小衙内且下来，坐在这里。我去买糖来与你吃，切不要走动。”小衙内道：“你快来，我要去桥上看河灯。”朱仝道：“我便来也。”转身却与雷横说话。

朱仝道：“贤弟因何到此？”雷横扯朱仝到净处拜道：“自从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无处归着，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伙。小弟说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然思想哥哥旧日放他的恩念。晁天王和众头领，皆感激不浅，因此特地教吴军师同兄弟前来相探。”朱仝道：“吴先生现在何处？”背后转过吴学究道：“吴用在此。”言罢便拜。朱仝慌忙答礼道：“多时不见，先生一向安乐。”吴学究道：“山寨里头领多多致意，今番教吴用和雷都头特来相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到此多日了，不敢相见，今夜伺候得着，请仁兄便挪尊步，同赴山寨，以满晁、宋二公之意。”朱仝听罢，半晌答应不得，便道：“先生差矣！这话休题，恐被外人听了不好。雷横兄弟，他自犯了该死的罪，我因

义气放了他，出头不得，上山入伙，我亦为他配在这里。天可怜见，一年半载，挣扎还乡，复为良民。我却如何肯做这等的事？你二位便可请回，休在此间惹口面不好。”雷横道：“哥哥在此，无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汉的勾当。不是小弟裹合上山，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迟延自误。”朱仝道：“兄弟，你是甚么言语？你不想我为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今日你倒来陷我为不义！”吴学究道：“既然都头不肯去时，我们自告退，相辞了去休。”朱仝道：“说我贱名，上复众位头领。”一同到桥边。

朱仝回来，不见了小衙内，叫起苦来，两头没路去寻。雷横扯住朱仝道：“哥哥休寻，多管是我带来的两个伴当，听得哥哥不肯去，因此倒抱了小衙内去了。我们一同去寻。”朱仝道：“兄弟，不是耍处。这个小衙内是知府相公的性命，分付在我身上。”雷横道：“哥哥且跟我来。”朱仝帮住雷横、吴用三个离了地藏寺，径出城外。朱仝心慌，便问道：“你的伴当，抱小衙内在那里？”雷横道：“哥哥且走，到我下处，包还你小衙内。”朱仝道：“迟了时，恐知府相公见怪。”吴用道：“我那带来的两个伴当，是个没分晓的，一定直抱到我们的下处去了。”朱仝道：“你那伴当姓甚名谁？”雷横答道：“我也不认得，只听闻叫做黑旋风李逵。”朱仝失惊道：“莫不是江州杀人的李逵么？”吴用道：“便是此人。”朱仝跌脚叫苦，慌忙便赶。

离城约走到二十里，只见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这里。”朱仝抢近前来问道：“小衙内放在那里？”李逵唱个喏道：“拜揖节级哥哥，小衙内有在这里。”朱仝道：“你好好的抱出小衙内还我。”李逵指着头上道：“小衙内头须儿却在我头上。”朱仝看了，又问小衙内正在何处。李逵道：“被我拿些麻药，抹在口里，直驮出城来，如今睡在林子里，你自请去看。”朱仝乘着月色明朗，径抢入林子里寻时，只见小衙内倒在地上。朱仝便把手去扶时，只见头劈做两半个，已死在那里。

当时朱仝心下大怒，奔出林子来，早不见了三个人。四下里望时，只见黑旋风远远地拍着双斧叫道：“来，来，来，和你斗二三十合。”朱仝性起，奋不顾身，拽起布衫大踏步赶将来。李逵回身便走，背后朱仝赶来。这李逵却是穿山度岭惯走的人，朱仝如何赶得上，先自喘做一块。李逵却在前面，又叫：“来，来来，和你并个你死我活。”朱仝恨不得一口气吞了他，只是赶他不上。赶来赶去，天色渐明。李逵在前面急赶急走，慢赶慢行，不赶不走，看看赶入一个大庄院里去了。朱仝看了道：“那厮既有下落，我和他干休不得。”

朱仝直赶入庄院内厅前去，见里面两边都插着许多军器，朱仝道：“想必也是个官宦之家。”立住了脚，高声叫道：“庄里有人么？”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人来。那人是谁？正是：

累代金枝玉叶，先朝凤子龙孙。丹书铁券护家门，万里招贤名振。待客一团和气，挥金满面阳春。能文会武孟尝君，小旋风聪明柴进。

出来的正是小旋风柴进，问道：“兀的是谁？”朱仝见那人人物轩昂，资质秀丽，慌忙施礼，答道：“小人是郓城县当牢节级朱仝，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内出来看放河灯，被黑旋风杀了小衙内，现今走在贵庄，望烦添力捉拿送官。”柴进道：“既是美髯公，且请坐。”朱仝道：“小人不敢拜问官人高姓。”柴进答道：“小可姓柴名进，小旋风的便是。”朱仝道：“久闻大名。”连忙下拜，又道：“不期今日得识尊颜！”柴进说道：“美髯公亦久闻名，且请后堂说话。”朱仝随着柴进直到里面。朱仝道：“黑旋风那厮，如何却敢径入贵庄躲避？”柴进道：“容复：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近间有个爱友，和足下亦是旧交，目今在那梁山泊内做头领，名唤及时雨宋公明，写一封密书，令吴学究、雷横、黑旋风俱在敝庄安歇，礼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因见足下推阻不从，故意教李逵杀害了小衙内，先绝了足下归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吴先生、雷兄，如何不出来陪话？”只见吴用、雷横从侧首阁子里出来，望着朱仝便拜，说道：“兄长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将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晓。”朱仝道：“是则是

你们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个！”柴进一力相劝，朱仝道：“我去则去，只教我见黑旋风面罢！”柴进道：“李大哥，你快出来陪话。”李逵也从侧首出来，唱个大喏。朱仝见了，心头一把无明业火，高三千丈，按纳不下，起身抢近前来，要和李逵性命相搏。柴进、雷横、吴用三个苦死劝住。朱仝道：“若要我上山时，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去。”吴用道：“休说一件事，遮莫几十件，也都依你。愿闻那一件事？”不争朱仝说出这件事来，有分教：大闹高唐州，惹动梁山泊，直教：昭贤国戚遭刑法，好客皇亲丧土坑。毕竟朱仝说出甚么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话说当下朱仝对众人说道：“若要我上山时，你只杀了黑旋风，与我出了这口气，我便罢。”李逵听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鸟！晁、宋二位哥哥将令，干我屁事！”朱仝怒发，又要和李逵厮并，三个又劝住了。朱仝道：“若有黑旋风时，我死也不上山去！”柴进道：“恁地也却容易，我自有个道理，只留下李大哥在我这里便了。你们三个自上山去，以满晁、宋二公之意。”朱仝道：“如今做下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郓城县追捉，拿我家小，如之奈何？”吴学究道：“足下放心，此时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宝眷在山上了。”朱仝方才有些放心。柴进置酒相待，就当日送行。三个临晚辞了柴大官人便行。柴进叫庄客备三骑马送出关外。临别时，吴用又分付李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庄上住几时，切不可胡乱惹事累人。待半年三个月，等他性定，却来取你还山，多管也来请柴大官人入伙。”三个自上马去了。

不说柴进和李逵回庄，且只说朱仝随吴用、雷横来梁山泊入伙。行了一程，出离沧州地界，庄客自骑了马回去。三个取路投梁山泊来，于路无话。早到朱贵酒店里，先使人上山寨报知。晁盖、宋江引了大小头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滩迎接。一行人都相见了。各人乘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马，都到聚义厅上，叙说旧话。朱仝道：“小弟今蒙呼唤到山，沧州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郓城县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长兄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这里多日了。”朱仝又问道：“现在何处？”宋江道：“奉养在家父太公歇处，兄长请自己去问慰便了。”朱仝大喜。宋江着人引朱仝直到宋太公歇所，见了一家老小，并一应细软行李。妻子说道：“近日有人赍书来，说你已在山寨入伙了，因此收拾星夜到此。”朱仝出来拜谢了众人。宋江便请朱仝、雷横山顶下寨，一面且做筵席，连日庆贺新头领，不在话下。

却说沧州知府至晚不见朱仝抱小衙内回来，差人四散去寻了半夜，次日有人见杀死在林子里，报与知府知道。府尹听了大怒，亲自到林子里看了，痛哭不已，备办棺木烧化。次日升厅，便行移公文，诸处缉捕捉拿朱仝正身。郓城县已自申报朱仝妻子挈家在逃，不知去向，行开各州县出给赏钱捕获，不在话下。

只说李逵在柴进庄上住了一个来月。忽一日，见一个人赍一封书火急奔庄上来，柴大官人却好迎着，接书看

了，大惊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逵便问道：“大官人有甚紧事？”柴进道：“我有个叔叔柴皇城，现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锡那厮，来要占花园，恼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有遗嘱的言语分付，特来唤我。想叔叔无儿无女，必须亲自去走一遭。”李逵道：“既是大官人去时，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柴进道：“大哥肯去时，就同走一遭。”柴进即便收拾行李，选了十数匹好马，带了几个庄客。次日五更起来。柴进、李逵并人，都上了马，离了庄院，望高唐州来。

不一日，来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马，留李逵和从人在外面厅房内。柴进自径入卧房里来看视那叔叔柴皇城时，但见：

面如金纸，体似枯柴。悠悠无七魄三魂，细细只一丝两气。牙关紧急，连朝水米不沾唇；心隔膨胀，尽日药丸难下肚。丧门吊客已随身，扁鹊卢医难下手。

柴进看了柴皇城，自坐在叔叔榻前，放声恸哭。皇城的继室出来劝柴进道：“大官人鞍马风尘不易，初到此间，且休烦恼。”柴进施礼罢，便问事情。继室答道：“此间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马，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带将一个妻舅殷天锡来，人尽称他做殷直阁。那厮年纪却小，又倚仗他姐夫高

廉的权势，在此间横行害人。有那等献勤的卖科，对他说我家宅后有个花园水亭，盖造得好。那厮带将许多奸诈不及的三二十人，径入家里来宅子后看了，便要发遣我们出去，他要来住。皇城对他说道：‘我家是金枝玉叶，有先朝丹书铁券在门，诸人不许欺侮。你如何敢夺占我的住宅，赶我老小那里去？’那厮不容所言，定要我们出屋。皇城去扯他，反被这厮推抢殴打。因此受这口气，一卧不起，饮食不吃，服药无效，眼见得上天远，入地近。今日得大官人来家做个主张，便有些山高水低，也更不忧。”柴进答道：“尊婶放心，只顾请好医士调治叔叔。但有门户，小侄自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和他理会。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继室道：“皇城干事，全不济事，还是大官人理论是得。”

柴进看视了叔叔一回，却出来和李逵并带来人从说知备细。李逵听了，跳将起来说道：“这厮好无道理！我有大斧在这里，教他吃我几斧，却再商量。”柴进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没来由，和他粗卤做甚么？他虽是倚势欺人，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柴进笑道：“可知朱仝要和你厮并，见面不得。这里是禁城之内，如何比得你小寨里横行？”李逵道：“禁城便怎地？江州无为

军偏我不曾杀人？”柴进道：“等我看了头势，用着大哥时，那时相央，无事只在房里请坐。”正说之间，里面侍妾慌忙来请大官人看视皇城。

柴进入到里面卧榻前，只见皇城阁着两眼泪，对柴进说道：“贤侄志气轩昂，不辱祖宗。我今日被殷天锡恹死，你可看骨肉之面，亲赍书往京师拦驾告状，与我报仇，九泉之下，也感贤侄亲意。保重！保重！再不多嘱！”言罢，便放了命。柴进痛哭了一场。继室恐怕昏晕，劝住柴进道：“大官人烦恼有日，且请商量后事。”柴进道：“誓书在我家里，不曾带得来，星夜教人去取，须用将往东京告状。叔叔尊灵，且安排棺椁盛殓，成了孝服，却再商量。”柴进教依官制，备办内棺外椁，依礼铺设灵位，一门穿了重孝，大小举哀。李逵在外面听得堂里哭泣，自己磨拳擦掌价气，问从人都不肯说。宅里请僧修设好事功果。

至第三日，只见这殷天锡骑着一匹撞行的马，将引闲汉三二十人，手执弹弓、川弩、吹筒、气球、拈竿、乐器，城外游玩了一遭，带五七分酒，佯醉假颠，径来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马，叫里面管家的人出来说话。柴进听得说，挂着一身孝服，慌忙出来答应。那殷天锡在马上问道：“你是他家甚么人？”柴进答道：“小可是柴皇城亲侄柴进。”殷天锡道：“前日我分付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我言语？”柴进道：“便是叔叔卧病，不敢移动，夜来已自身故，待断七了搬出去。”殷天锡道：“放屁！我只

限你三日便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这厮枷号起，先吃我一百讯棍！”柴进道：“直阁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丹书铁券，谁敢不敬？”殷天锡喝道：“你将出来我看！”柴进道：“现在沧州家里，已使人去取来。”殷天锡大怒道：“这厮正是胡说！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

众人却待动手，原来黑旋风李逵在门缝里都看见，听得喝打柴进，便拽开房门，大吼一声，直抢到马边，早把殷天锡揪下马来，一拳打翻。那二三十人却待抢他，被李逵手起，早打倒五六个，一哄都走了。李逵拿殷天锡提起来，拳头脚尖一发上，柴进那里劝得住？看那殷天锡时，呜呼哀哉，伏惟尚飨。有诗为证：

惨刻侵谋倚横豪，岂知天理竟难逃。

李逵猛恶无人敌，不见阎罗不肯饶。

李逵将殷天锡打死在地，柴进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后堂商议。柴进道：“眼见得便有人到这里，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须连累你。”柴进道：“我自自有誓书铁券护身，你便去是，事不宜迟。”李逵取了双斧，带了盘缠，出后门，自投梁山泊去了。

不多时，只见二百余人各执刀杖枪棒，围住柴皇城家。柴进见来捉人，便出来说道：“我同你们府里分诉去。”众人先缚了柴进，便入家里搜捉行凶黑大汉不见，

只把柴进绑到州衙内，当厅跪下。知府高廉听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锡，正在厅上咬牙切齿忿恨，只待拿人来。早把柴进驱翻在厅前阶下，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锡？”柴进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家门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现在沧州居住。为是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看视，不幸身故，现今停丧在家。殷直阁将带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赶逐出屋，不容柴进分说，喝令众人殴打，被庄客李大救护，一时行凶打死。”高廉喝道：“李大现在那里？”柴进道：“心慌逃走了。”高廉道：“他是个庄客，不得你的言语，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纵他逃走了，却来瞞昧官府。你这厮，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与我打这厮！”柴进叫道：“庄客李大救主，误打死人，非干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书，如何便下刑法打我？”高廉道：“誓书有在那里？”柴进道：“已使人回沧州去取来也。”高廉大怒，喝道：“这厮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头加力，好生痛打！”众人下手，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鲜血逆流，只得招做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殷天锡，取面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发下牢里监收。殷天锡尸首检验了，自把棺木殡葬，不在话下。这殷夫人要与兄弟报仇，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监禁下人口，占住了房屋围院。柴进自在牢中受苦。有诗为证：

脂唇粉面毒如蛇，铁券金书空里花。

可怪祖宗能让位，子孙犹不保身家。

却说李逵连夜回梁山泊，到得寨里，来见众头领。朱仝一见李逵，怒从心起，掣条朴刀，径奔李逵。黑旋风拔出双斧，便斗朱仝。晁盖、宋江并众头领，一齐向前劝住。宋江与朱仝陪话道：“前者杀了小衙内，不干李逵之事。却是军师吴学究因请兄长不肯上山，一时定的计策。今日既到山寨，便休记心，只顾同心协助，共兴大义，休教外人耻笑。”便叫李逵兄弟与朱仝陪话。李逵睁着怪眼，叫将起来，说道：“他直恁般做得起！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气力，他又不曾有半点之功，却怎地倒教我陪话！”宋江道：“兄弟，却是你杀了小衙内，虽是军师严令，论齿序他也是你哥哥，且看我面，与他伏个礼，我却自拜你便了。”李逵吃宋江央及不过，便道：“我不是怕你，为是哥哥逼我，没奈何了，与你陪话。”李逵吃宋江逼住了，只得撇了双斧，拜了朱仝两拜。朱仝方才消了这口气。山寨里晁头领且教安排筵席，与他两个和解。

李逵说起：“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亲叔叔柴皇城病症，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锡，要夺屋宇花园，殴打柴进，吃我打死了殷天锡那厮。”宋江听罢，失惊道：“你自走了，须连累柴大官人吃官司。”吴学究道：“兄长休惊，等戴宗回山，便有分晓。”李逵问道：“戴宗哥哥那里去了？”吴用道：“我怕你在柴大官人庄上惹事不好，特地教他来唤你回山。他到那里，不见你时，必去高唐州寻你。”说言未绝，只见小校来报：“戴院长回来了。”宋江便去迎

接，到了堂上坐下，便问柴大官人一事。戴宗答道：“去到柴大官人庄上，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径奔那里去打听，只见满城人传道殷天锡因争柴皇城庄屋，被一个黑大汉打死了，现今负累了柴大官人陷于缧绁，下在牢里。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尽都抄扎了。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晁盖道：“这个黑厮又做出来了，但到处便惹口面。”李逵道：“柴皇城被他打伤，恁气死了，又来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晁盖道：“柴大官人自来与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难，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亲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轻动？小可和柴大官人旧来有恩，情愿替哥哥下山。”吴学究道：“高唐州城池虽小，人物稠穰，军广粮多，不可轻敌。烦请林冲、花荣、秦明、李俊、吕方、郭盛、孙立、欧鹏、杨林、邓飞、马麟、白胜，十二个头领，部引马步军兵五千，作前队先锋；军中主帅宋公明、吴用，并朱仝、雷横、戴宗、李逵、张横、张顺、杨雄、石秀，十个头领，部引马步军兵三千策应。”共该二十二位头领，辞了晁盖等众人，离了山寨，望高唐州进发。端的好整齐，但见：

绣旗飘号带，画角间铜锣。三股叉，五股叉，灿灿秋霜；点钢枪，芦叶枪，纷纷瑞雪。蛮牌遮路，强弓硬弩当先；火炮随车，大戟长戈拥后。鞍上将似南山猛虎，人人好斗能争；坐下马如北海苍龙，骑骑能

冲敢战。端的枪刀流水急，果然人马撮风行。

梁山泊前军已到高唐州地界，早有军卒报知高廉。高廉听了，冷笑道：“你这伙草贼在梁山泊窝藏，我兀自要来剿捕你，今日你倒来就缚，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传下号令，整点军马出城迎敌，着那众百姓上城守护。”这高知府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一声号令下去，那帐前都统、监军、统领、统制，提辖军职一应官员，各各部领军马，就教场里点视已罢，诸将便摆布出城迎敌。高廉手下有三百体己军士，号为飞天神兵，一个个都是山东、河北、江西、湖南、两淮、两浙选来的精壮好汉。那三百飞天神兵怎生结束？但见：

头披乱发，脑后撒一把烟云；身挂葫芦，背上藏千条火焰。黄抹额齐分八卦，豹皮甲尽按四方。熟铜面具似金装，镔铁滚刀如扫帚。掩心铠甲，前后竖两面青铜；照眼旌旗，左右列千层黑雾。疑是天蓬离斗府，正如月孛下云衢。

那知府高廉亲自引了三百神兵，披甲背剑，上马出到城外，把部下军官周回排成阵势，却将三百神兵列在中军，摇旗呐喊，擂鼓鸣金，只等敌军到来。却说林冲、花荣、秦明引领五千人马到来。两军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强弓硬弩射住阵脚。两军中吹动画角，发起擂鼓。花荣、秦明带同十个头领，都在阵前，把马勒住，头领林冲横丈八蛇矛，跃马出阵，厉声高叫：“高唐州纳命的出来！”高

廉把马一纵，引着三十余个军官，都出到门旗下，勒住马，指着林冲骂道：“你这伙不知死的叛贼，怎敢直犯俺的城池？”林冲喝道：“你这个害民强盗，我早晚杀到京师，把你那厮欺君贼臣高俅，碎尸万段，方是愿足。”高廉大怒，回头问道：“谁人出马先捉此贼去？”军官队里转出一个统制官，姓于，名直，拍马抡刀，竟出阵前。林冲见了，径奔于直，两个战不到五合，于直被林冲心窝里一蛇矛刺着，翻筋斗颠下马去。高廉见了大惊：“再有谁人出马报仇？”军官队里又转出一个统制官，姓温，双名文宝，使一条长枪，骑一匹黄骠马，銮铃响，珂珮鸣，早出到阵前，四只马蹄荡起征尘，直奔林冲。秦明见了，大叫：“哥哥稍歇，看我立斩此贼。”林冲勒住马，收了点钢矛，让秦明战温文宝。两个约斗十合之上，秦明放个门户，让他枪搠入来，手起棍落，把温文宝削去半个天灵盖，死于马下，那马跑回本阵去了。两阵军相对，齐呐声喊。

高廉见连折二将，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宝剑来，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高廉队中卷起一道黑气。那道气散至半空里，飞沙走石，撼地摇天，刮起怪风，径扫过对阵来。林冲、秦明、花荣等众将，对面不能相顾，惊得那坐下马乱窜咆哮，众人回身便走。高廉把剑一挥，指点那三百神兵，从阵里杀将出来，背后官军协助，一掩过来，赶得林冲等军马星落云散，七断八续，呼

兄唤弟，觅子寻爷，五千军兵折了一千余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高廉见人马退去，也收了本部军兵，入高唐州城里安下。

却说宋江中军人马到来，林冲等接着，具说前事。宋江听了大惊，与军师道：“是何神术，如此利害！”吴学究道：“想是妖法，若能回风返火，便可破敌。”宋江听罢，打开天书看时，第三卷上有回风返火破阵之法。宋江大喜，用心记了咒语并秘诀，整点人马，五更造饭吃了，摇旗擂鼓，杀进城下来。有人报入城中，高廉再点了得胜人马，并三百神兵，开放城门，布下吊桥，出来摆成阵势。

宋江带剑纵马出阵前，望见高廉军中一簇皂旗，吴学究道：“那阵内皂旗，便是使神师计的军兵。但恐又使此法，如何迎敌？”宋江道：“军师放心，我自有破阵之法。诸军众将勿得惊疑，只顾向前杀去。”高廉分付大小将校：“不要与他强敌挑斗，但见牌响，一齐并力擒获宋江，我自有重赏。”两军喊声起处，高廉马鞍鞍上挂着那面聚兽铜牌，上有龙章凤篆，手里拿着宝剑，出阵前。宋江指着高廉骂道：“昨夜我不曾到，兄弟们误折一阵，今日我必要把你诛尽杀绝。”高廉喝道：“你这伙反贼，快早早下马受缚，省得我腥手污脚！”言罢，把剑一挥，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黑气起处，早卷起怪风来。宋江不等那风到，口中也念念有词，左手捏诀，右手提剑一指，说道：“疾！”那阵风不望宋江阵里来，倒望高廉神兵队里

去了。宋江却待招呼人马杀将过去，高廉见回了风，急取铜牌，把剑敲动，向那神兵队里卷一阵黄沙，就中军走出一群猛兽。但见：

狻猊舞爪，狮子摇头。闪金獬豸逞威雄，奋锦貔貅施勇猛。豺狼作对吐獠牙，直奔雄兵；虎豹成群张巨口，来喷劣马。带刺野猪冲阵入，卷毛恶犬撞人来。如龙大蟒扑天飞，吞象顽蛇钻地落。

高廉铜牌响处，一群怪兽毒虫直冲过来，宋江阵里众多人马惊呆了。宋江撇了剑，拨回马先走。众头领簇捧着，尽都逃命。大小军校，你我不能相顾，夺路而走。高廉在后面把剑一挥，神兵在前，官军在后，一齐掩杀将来。宋江人马，大败亏输。高廉赶杀二十余里，鸣金收军，城中去了。宋江来到土坡下，收住人马，扎下寨栅，虽是损折了些军卒，却喜众头领都有。屯住军马，便与军师吴用商议道：“今番打高唐州，连折了两阵，无计可破神兵，如之奈何？”吴学究道：“若是这厮会使神师计，他必然今夜要来劫寨，可先用计提备。此处只可屯扎些少军马，我等去旧寨内驻扎。”宋江传令，只留下杨林、白胜看寨，其余人马，退去旧寨内将息。

且说杨林、白胜引人离寨半里草坡内埋伏，等到一更时分。但见：

云生四野，雾张八方。摇天撼地起狂风，倒海翻江飞急雨。雷公忿怒，倒骑火兽逞神威；电母生嗔，

乱掣金蛇施圣力。大树和根拔去，深波彻底卷干。若非灌口斩蛟龙，疑是泗州降水母。

当夜风雷大作，杨林、白胜引着三百余人伏在草里看时，只见高廉步走，引领三百神兵，吹风唢哨，杀人寨里来，见是空寨，回身便走。杨林、白胜呐声喊，高廉只怕中了计，四散便走，三百神兵各自奔逃。杨林、白胜乱放弩箭，只顾射去，一箭正中高廉左肩。众军四散，冒雨追杀。高廉引领了神兵去得远了，杨林、白胜人少，不敢深入。少刻，雨过云收，复见一天星斗，月光之下，草坡前棚翻射死拿得神兵二十余人。解赴宋公明寨内，具说雷雨风云之事。宋江、吴用见说，大惊道：“此间只隔得五里远近，却又无雨无风！”众人议道：“正是妖法。只在本处，离地只有三四十丈，云雨气味，是左近水泊中摄将来的。”杨林说：“高廉也自披发仗剑，杀人寨中，身上中了我一弩箭。回城中去了。为是人少，不敢去追。”宋江分赏杨林、白胜，把拿来的中伤神兵斩了。分拨众头领下了七八个小寨，围绕大寨，提备再来劫寨，一面使人回山寨，取军马协助。

且说高廉自中了箭，回到城中养病，令军士守护城池，晓夜提备：“且休与他厮杀，待我箭疮平复起来，捉宋江未迟。”

却说宋江见折了人马，心中忧闷，和军师吴用商量道：“只这个高廉尚且破不得，倘若别添他处军马，并力

来助，如之奈何？”吴学究道：“我想要破高廉妖法，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若不去请这个人来，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难救。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正是：要除起雾兴云法，须请通天彻地人。毕竟吴学究说这个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话说当下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要破此法，只除非快教人去蓟州寻取公孙胜来，便可破得。”宋江道：“前番戴宗去了几时，全然打听不着，却那里去寻？”吴用道：“只说蓟州，有管下多少县治、镇市、乡村，他须不曾寻得到。我想公孙胜，他是个清高的人，必然在个名山洞府、大川真境居住。今番教戴宗可去绕蓟州管下县道名山仙境去处，寻觅一遭，不愁不见他。”宋江听罢，随即叫请戴院长商议，可往蓟州寻取公孙胜。戴宗道：“小可愿往，只是得一个做伴的去方好。”吴用道：“你作起神行法来，谁人赶得你上？”戴宗道：“若是同伴的人，我也把甲马拴在他腿上，教他也走得许多路程。”李逵便道：“我与戴院长做伴走一遭。”戴宗道：“你若要跟我去，须要一路上吃素，都听我的言语。”李逵道：“这个有甚难处？我都依你便了。”宋江、吴用分付道：“路上小心在意，休要惹事。若得见了，早早回来。”李逵道：“我打死了殷天锡，

却教柴大官人吃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今番并不敢惹事了。”二人各藏了暗器，拴缚了包裹，拜辞宋江并众人，离了高唐州，取路投蓟州来。

走了二十余里，李逵立住脚道：“大哥，买碗酒吃了走也好。”戴宗道：“你要跟我作神行法，须要只吃素酒。且向前面去。”李逵答道：“便吃些肉，也打甚么紧。”戴宗道：“你又来了。今日已晚，且寻客店宿了，明日早行。”两个又走了三十余里，天色昏黑，寻着一个客店歇了，烧起火来做饭，沽一角酒来吃。李逵搬一碗素饭，并一碗菜汤，来房里与戴宗吃。戴宗道：“你如何不吃饭？”李逵应道：“我且未要吃饭哩。”戴宗寻思道：“这厮必然瞒着我背地里吃荤。”戴宗自把素饭吃了，却悄悄地来后面张时，见李逵讨两角酒，一盘牛肉，在那里自吃。戴宗道：“我说甚么？且不要道破他，明日小小地耍他耍便了。”戴宗自去房里睡了。李逵吃了一回酒肉，恐怕戴宗说他，自暗暗的来房里睡了。

到五更时分，戴宗起来叫李逵打火，做些素饭吃了，各分行李在背上，算还了房宿钱，离了客店。行不到二里多路，戴宗说道：“我们昨日不曾使神行法，今日须要赶程途，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我与你作法，行八百里便住。”戴宗取四个甲马，去李逵两只腿上也缚了，分付道：“你前面酒食店里等我。”戴宗念念有词，吹口气在李逵腿上，李逵拽开脚步，浑如驾云的一般，飞也似去了。戴宗

笑道：“且着他忍一日饿。”戴宗也自拴上甲马，随后赶来。李逵不省得这法，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只听耳朵边风雨之声，两边房屋树木，一似连排价倒了的，脚底下如云催雾趲。李逵怕将起来，几遍待要住脚，两条腿那里收拾得住，却似有人下面推的相似，脚不点地，只管的前走了。看见酒肉饭店，又不能够入去买吃，李逵只得叫：“爷爷，且住一住！”看看走到红日平西，肚里又饥又渴，越不能够住脚，惊得一身臭汗，气喘做一团。戴宗从背后赶来，叫道：“李大哥，怎的不买些点心吃了去？”李逵应道：“哥哥，救我一救，饿杀铁牛也！”戴宗怀里摸出几个炊饼来自吃。李逵叫道：“我不能够住脚买吃，你与我两个充饥。”戴宗道：“兄弟，你走上来与你吃。”李逵伸着手，只隔一丈来远近，只接不着。李逵叫道：“好哥哥，等我一等。”戴宗道：“便是今日有些跷蹊，我的两条腿也不能够住。”李逵道：“阿也！我的这鸟脚不由我半分，自这般走了去，只好把大斧砍了那下半截下来。”戴宗道：“只除是恁的般方好，不然，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也不能住。”李逵道：“好哥哥，休使道儿耍我，砍了腿下来，你却笑我。”戴宗道：“你敢是昨夜不依我？今日连我也走不得住，你自走去。”李逵叫道：“好爷爷，你饶我住一住！”戴宗道：“我的这法，不许吃荤，第一戒的是牛肉。若还吃了一块牛肉，直要走十万里，方才得住。”李逵道：“却是苦也！我昨夜不合瞒着哥哥，真个偷买几斤牛肉吃

了。正是怎么好！”戴宗道：“怪得今日连我的这腿也收不住，只用去天尽头走一遭了，慢慢地却得三五年，方才回得来。”李逵听罢，叫起撞天屈来。

戴宗笑道：“你从今已后，只依得我一件事，我便罢得这法。”李逵道：“老爹，我今都依你便了。”戴宗道：“你如今敢再瞒着我吃荤么？”李逵道：“今后但吃荤，舌头上生碗来大疔疮！我见哥哥要吃素，铁牛却吃不得，因此上瞒着哥哥，今后并不敢了。”戴宗道：“既是恁地，饶你这一遍！”退后一步，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指，喝声：“住！”李逵却似钉住了的一般，两只脚立定地下，挪移不动。戴宗道：“我先去，你且慢慢的来。”李逵正待抬脚，那里移得动，拽也拽不起，一似生铁铸就了的。李逵大叫道：“又是苦也！晚夕怎地得去？”便叫道：“哥哥救我一救。”戴宗转回头来笑道：“你今番依我说么？”李逵道：“你是我亲爷，却是不敢违了你的言语。”戴宗道：“你今番却要依我。”便把手绾了李逵，喝声：“起！”两个轻轻地走了去。李逵道：“哥哥，可怜见铁牛，早歇了罢！”前面到一个客店，两个且来投宿。戴宗、李逵入到房里去，腿上都卸下甲马来，取出几陌纸钱烧送了，问李逵道：“今番却如何？”李逵道：“这两条腿，方才是我的了。”戴宗道：“谁着你夜来私买酒肉吃？”李逵道：“为是你不许我吃荤，偷了些吃，也吃你要得我够了。”戴宗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饭吃了，烧汤洗了脚，上床歇了。

睡到五更起来，洗漱罢，吃了饭，还了房钱，两个又上路。行不到三里多路，戴宗取出甲马道：“兄弟，今日与你只缚两个，教你慢行些。”李逵道：“亲爷，我不要缚了。”戴宗道：“你既依我言语，我和你干大事，如何肯弄你？你若不依我，教你一似夜来只钉住在这里。只等我去蓟州寻见了公孙胜，回来放你。”李逵慌忙叫道：“我依，我依。”戴宗与李逵当日各缚两个甲马，作起神行法，扶着李逵两个一同走。原来戴宗的法，要行便行，要住便住。李逵从此那里敢违他言语？于路上只是买些素酒素饭，吃了便行。话休絮繁。两个用神行法，不旬日，迤迤来蓟州城外客店里歇了。

次日，两个人进城来，戴宗扮做主人，李逵扮做仆者。绕城中寻了一日，并无一个认得公孙胜的，两个自回店里歇了。次日又去城中小街狭巷寻了一日，绝无消耗。李逵心焦，骂道：“这个乞丐道人，却鸟躲在那里？我若见时，脑揪将去见哥哥。”戴宗说道：“你又来了，若不听我言语，我又教你吃苦。”李逵笑道：“我自这般说耍。”戴宗又埋怨了一回，李逵不敢回话。两个又来店里歇了。

次日早起，却去城外近村镇市寻觅。戴宗但见老人，便施礼拜问公孙胜先生家在那里居住，并无一人认得。戴宗也问过数十处。当日晌午时分，两个走得肚饥，路旁边见一个素面店，两个直入来，买些点心吃。只见里面都坐满，没一个空处，戴宗、李逵立在当路。过卖问道：“客

官要吃面时，和这老人合坐一坐。”戴宗见个老丈，独自一个占着一付大座头，便与他施礼，唱个喏，两个对面坐了。李逵坐在戴宗肩下，分付过卖造四个壮面来。戴宗道：“我吃一个，你吃三个不少么？”李逵道：“不济事。一发做六个来，我都包办。”过卖见了也笑。等了半日，不见把面来。李逵却见都搬入里面去了，心中已有五分焦躁。只见过卖却搬一个热面，放在合坐老人面前。那老人也不谦让，拿起面来便吃。那分面却热，老儿低着头，伏桌儿吃。

李逵性急，见不搬面来，叫一声：“过卖！”骂道：“却教老爷等了这半日！”把那桌子只一拍，溅那老人一脸热汁，那份面都泼翻了。老儿焦躁，便来揪住李逵，喝道：“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面？”李逵捻起拳头，要打老儿。戴宗慌忙喝住，与他陪话道：“丈丈休和他一般见识，小可赔丈丈一分面。”那老人道：“客官不知，老汉路远，早要吃了面回去听讲，迟时误了程途。”戴宗问道：“丈丈何处人氏？却听谁人讲甚么？”老儿答道：“老汉是本处蓟州管下九宫县二仙山下人氏。因来这城中买些好香回去，听山上罗真人讲说长生不老之法。”戴宗寻思道：“莫不公孙胜也在那里？”便问老人道：“丈丈贵庄，曾有个公孙胜么？”老人道：“客官问别人定不知，多有人不认的他。老汉和他是邻舍。他只有个老母在堂。这个先生，一向云游在外，此时唤做公孙一清。如今出姓，都只叫他清道人，

不叫做公孙胜。此是俗名，无人认得。”戴宗道：“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戴宗又拜问丈丈道：“九宫县二仙山离此间多少路？清道人在家么？”老人道：“二仙山只离本县四十五里便是。清道人，他是罗真人上首徒弟，他本师不放离左右。”戴宗听了大喜。连忙催趲面来吃，和那老儿一同吃了，算还面钱，同出店肆，问了路途。戴宗道：“丈丈先行。小可买些香纸，也便来也。”老人作别去了。

戴宗、李逵回到客店里，取了行李包裹，再拴上甲马，离了客店，两个取路投九宫县二仙山来。戴宗使起神行法，四十五里，片时到了。二人来到县前，问二仙山时，有人指道：“离县投东，只有五里便是。”两个又离了县治，投东而行。果然行不到五里，早望见那座仙山，委实秀丽。但见：

青山削翠，碧岫堆云。两崖分虎踞龙盘，四面有猿啼鹤唳。朝看云封山顶，暮观日挂林梢。流水潺湲，涧内声声鸣玉珮；飞泉瀑布，洞中隐隐奏瑶琴。若非道侣修行，定有仙翁炼药。

当下戴宗、李逵二人来到二仙山下，见个樵夫。戴宗与他施礼，说道：“借问此间清道人家是何处居住？”樵夫指道：“只过这东山嘴，门外有条小石桥的便是。”两个抹过山嘴来，见有十数间草房，一周围矮墙，墙外一座小小石桥。两个来到桥边，见一个村姑提一篮新果子出来。戴

宗施礼问道：“娘子从清道人家出来，清道人在家么？”村姑答道：“在屋后炼丹。”戴宗心中暗喜，分付李逵道：“你且去树背后躲一躲。待我自入去，见了，他却来叫你。”戴宗自入到里面看时，一带三间草房，门上悬挂一个芦帘。戴宗咳嗽一声，只见一个白发婆婆从里面出来。戴宗看那婆婆，但见：

苍然古貌，鹤发酡颜。眼昏似秋月笼烟，眉白如晓霜映日。青裙素服，依稀紫府元君；布袄荆钗，仿佛骊山老姥。形如天上翔云鹤，貌似山中傲雪松。

戴宗当下施礼道：“告禀老娘：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见一面。”婆婆问道：“官人高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从山东到此。”婆婆道：“孩儿出外云游，不曾还家。”戴宗道：“小可是旧时相识，要说一句紧要的话，求见一面。”婆婆道：“不在家里，有甚话说，留下在此不妨。待回家，自来相见。”戴宗道：“小可再来。”就辞了婆婆，却来门外对李逵道：“今番须用着你。方才他娘说道不在家里，如今你可去请他。他若说不在时，你便打将起来，却不得伤犯他老母。我来喝住，你便罢。”

李逵先去包裹里取出双斧，插在两胯下，入的门里，叫一声：“着个出来！”婆婆慌忙迎着问道：“是谁？”见了李逵睁着双眼，先有八分怕他，问道：“哥哥有甚话说？”李逵道：“我是梁山泊黑旋风。奉着哥哥将令，教我来请公孙胜。你叫他出来，佛眼相看；若还不肯出来，放

一把鸟火，把你家当都烧做白地，莫言不是。早早出来！”婆婆道：“好汉莫要恁地。我这里不是公孙胜家，自唤做清道人。”李逵道：“你只叫他出来，我自认得他鸟脸。”婆婆道：“出外云游未归。”李逵拔出大斧，先砍翻一堵壁。婆婆向前拦住，李逵道：“你不叫你儿子出来，我只杀了你。”拿起斧来便砍，把那婆婆惊倒在地。只见公孙胜从里面走将出来，叫道：“不得无礼！”有诗为证：

药炉丹灶学神仙，遁迹深山了万缘。

不是凶神来屋里，公孙安肯出堂前。

戴宗便来喝道：“铁牛，如何吓倒老母！”戴宗连忙扶起。李逵撇了大斧，便唱个喏道：“阿哥休怪。不恁地，你不肯出来。”公孙胜先扶娘入去了，却出来拜请戴宗、李逵，邀进一间净室坐下，问道：“亏二位寻得到此。”戴宗道：“自从师父下山之后，小可先来蓟州寻了一遍，并无打听处，只纠合得一伙弟兄上山。今次宋公明哥哥，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致被知府高廉两三阵用妖法赢了，无计奈何，只得教小可和李逵来寻请足下。绕遍蓟州，并无寻处。偶因素面店中，得个此间老丈指引到此。却见村姑说足下在家烧炼丹药，老母只是推却，因此使李逵激出师父来。这个太莽了些，望乞恕罪。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请师父便可行程，以见始终成全大义之美。”公孙胜道：“贫道幼年飘荡江湖，多与好汉们相聚。自从梁山泊分别回乡，非是昧心：一者母亲年老，无人奉侍；二乃

本师罗真人留在屋前。恐怕有人寻来，故改名清道人，隐藏在在此。”戴宗道：“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际，师父慈悲，只得去走一遭。”公孙胜道：“干碍老母无人养赡，本师罗真人如何肯放？其实去不得了。”戴宗再拜恳告，公孙胜扶起戴宗，说道：“再容商议。”公孙胜留戴宗、李逵在净室里坐定，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

三个吃了一回，戴宗又苦苦哀告道：“若是师父不肯去时，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山寨大义，从此休矣！”公孙胜道：“且容我去禀问本师真人。若肯容许，便一同去。”戴宗道：“只今便去启问本师。”公孙胜道：“且宽心住一宵，明日早去。”戴宗道：“哥哥在彼一日，如度一年，烦请师父同往一遭。”公孙胜便起身，引了戴宗、李逵，离了家里，取路上二仙山来。

此时已是秋残冬初时分，日短夜长，容易得晚，来到半山腰，却早红轮西坠。松阴里面一条小路，直到罗真人观前，见有朱红牌额，上写三个金字，书着“紫虚观”。三人来到观前，看那二仙山时，果然是好座仙境。但见：

青松郁郁，翠柏森森。一群白鹤听经，数个青衣碾药。青梧翠竹，洞门深锁碧窗寒；白雪黄芽，石室云封丹灶暖。野鹿衔花穿径去，山猿擎果度岩来。时闻道士谈经，每见仙翁论法。虚皇坛畔，天风吹下步虚声；礼斗殿中，鸾背忽来环珮韵。只此便为真紫府，更于何处觅蓬莱？

三人就着衣亭上，整顿衣服，从廊下入来，径投殿后松鹤轩里去。两个童子，看见公孙胜领人入来，报知罗真人。传法旨，教请三人入来。当下公孙胜引着戴宗、李逵到松鹤轩内，正值真人朝真才罢，坐在云床上。公孙胜向前行礼起居，躬身侍立。戴宗、李逵看那罗真人时，端的有神游八极之表。但见：

星冠攒玉叶，鹤髻缕金霞。长髯广颊，修行到无漏之天；碧眼方瞳，服食造长生之境。每啖安期之枣，曾尝方朔之桃。气满丹田，端的绿筋紫脑；名登玄策，定知苍肾青肝。正是：三更步月鸾声远，万里乘云鹤背高。

戴宗当下见了，慌忙下拜。李逵只管光着眼看。罗真人问公孙胜道：“此二位何来？”公孙胜道：“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师，山东义友是也。今为高唐州知府高廉显逞异术，有兄宋江特令二弟来此，呼唤弟子。未敢擅便，故来禀问我师。”罗真人道：“吾弟子既脱火坑，学炼长生，何得再慕此境？”戴宗再拜道：“容乞暂请公孙先生下山，破了高廉，便送还山。”罗真人道：“二位不知，此非出家人闲管之事。汝等自下山去商议。”

公孙胜只得引了二人，离了松鹤轩，连晚下山来。李逵问道：“那老仙先生说甚么？”戴宗道：“你偏不听得？”李逵道：“便是不省得这般鸟则声。”戴宗道：“便是他的师父说道教他休去。”李逵听了，叫起来道：“教我两个走

了许多路程，千难万难寻见了，却放出这个屁来。莫要引老爷性发，一只手捻碎你这道冠儿，一只手提住腰胯，把那老贼道倒直撞下山去。”戴宗瞅着道：“你又要钉住了脚！”李逵道：“不敢，不敢，我自这般说一声儿要。”

三个再到公孙胜家里，当夜安排些晚饭吃了。公孙胜道：“且权宿一宵，明日再去恳告本师。若肯时，便去。”戴宗至夜叫了安置，两个收拾行李，都来净室里睡了。两个睡到五更左侧，李逵悄悄地爬将起来。听得戴宗鼾鼾的睡着，自己寻思道：“却不是干鸟气么？你原是山寨里人，却来问甚么鸟师父！明朝那厮又不肯，却不误了哥哥的大事？我忍不得了，只是杀了那个老贼道，教他没问处，只得和我去。”

李逵当时摸了两把板斧，悄悄地开了房门，乘着星月明朗，一步步摸上山来。到得紫虚观前，却见两扇大门关了。旁边篱墙苦不甚高。李逵腾地跳将过去，开了大门，一步步摸入里面来，直至松鹤轩前，只听隔窗有人念诵玉枢宝经之声。李逵爬上来，舐破窗纸张时，见罗真人独自一人坐在云床上。面前桌儿上烧着一炉好香，点着两枝画烛，朗朗诵经。李逵道：“这贼道却不是当死！”一蹙蹙过门边来，把手只一推，呀的两扇亮榻齐开。李逵抢将入去，提起斧头，便望罗真人脑门上劈将下来，砍倒在云床上，流出白血来。李逵看了，笑道：“眼见的这贼道是童男子身，颐养得元阳真气，不曾走泄，正没半点的红。”

李逵再仔细看时，连那道冠儿劈做两半，一颗头直砍到项下。李逵道：“今番且除了一害，不烦恼公孙胜不去。”便转身出了松鹤轩，从侧首廊下奔将出来，只见一个青衣童子拦住李逵，喝道：“你杀了我本师，待走那里去！”李逵道：“你这个小贼道，也吃我一斧！”手起斧落，把头早砍下台基边去。二人都被李逵砍了。李逵笑道：“只好撒开。”径取路出了观门，飞也似奔下山来。到得公孙胜家里，闪人来，闭上了门，净室里听戴宗时，兀自未觉。李逵依然原又去睡了。

直到天明，公孙胜起来安排早饭，相待两个吃了。戴宗道：“再请先生同引我二人上山，恳告真人。”李逵听了，暗暗地冷笑。三个依原旧路，再上山来，入到紫虚观里松鹤轩中，见两个童子。公孙胜问道：“真人何在？”童子答道：“真人坐在云床上养性。”李逵听说，吃了一惊，把舌头伸将出来，半日缩不入去。三个揭起帘子人来看时，见罗真人坐在云床上中间。李逵暗暗想道：“昨夜莫非是错杀了？”罗真人便道：“汝等三人又来何干？”戴宗道：“特来哀告我师慈悲，救取众人免难。”罗真人道：“这黑大汉是谁？”戴宗答道：“是小可义弟，姓李，名逵。”真人笑道：“本待不教公孙胜去，看他的面上，教他去走一遭。”戴宗拜谢。李逵自暗暗寻思道：“那厮知道我要杀他，却又鸟说！”

只见罗真人道：“我教你三人片时便到高唐州如何？”

三个谢了。戴宗寻思：“这罗真人又强似我的神行法。”真人唤道童取三个手帕来。戴宗道：“上告我师：却是怎生教我们便能够到高唐州？”罗真人便起身道：“都跟我来。”三个人随出观门外石岩上来。先取一个红手帕，铺在石上道：“吾弟子可登。”公孙胜双脚在上面，罗真人把袖一拂，喝声道：“起！”那手帕化做一片红云，载了公孙胜，冉冉腾空便起，离山约有二十余丈。罗真人喝声：“住！”那片红云不动，却铺下一个青手帕，教戴宗踏上，喝声：“起！”那手帕却化作一片青云，载了戴宗，起在半空里去了。那两片青红二云，如芦席大，起在天上转，李逵看得呆了。罗真人却把一个白手帕铺在石上，唤李逵踏上。李逵笑道：“你不是耍，若跌下来，好个大疙瘩。”罗真人道：“你见二人么？”李逵立在手帕上，罗真人说一声：“起！”那手帕化做一片白云，飞将上去。李逵叫道：“啊呀！我的不稳，放我下来。”罗真人把右手一招，那青红二云平平坠将下来。戴宗拜谢，侍立在面前，公孙胜侍立在左手。李逵在上面叫道：“我也要撒尿撒尿，你不着我下来，我劈头便撒下来也！”罗真人问道：“我等自是出家人，不曾恼犯了你，你因何夜来越墙而过，入来把斧劈我？若是我无道德，已被杀了，又杀了我一个道童。”李逵道：“不是我，你敢错认了？”罗真人笑道：“虽然只是砍了我两个葫芦，其心不善，且教你吃些磨难。”把手一招，喝声：“去！”一阵恶风，把李逵吹入云端里。只见两

个黄巾力士，押着李逵，耳边只听得风雨之声，不觉径到蓟州地界，唬得魂不着体，手脚摇战。忽听得刮刺刺地响一声，却从蓟州府厅屋上骨碌碌滚将下来。

当日正值府尹马士弘坐衙，厅前立着许多公吏人等，看见半天里落下一个黑大汉来，众皆吃惊。马知府见了，叫道：“且拿这厮过来！”当下十数个牢子狱卒，把李逵驱至当面。马府尹喝道：“你这厮是那里妖人？如何从半天里吊将下来？”李逵吃跌得头破额裂，半晌说不出话来。马知府道：“必然是个妖人。”教去取些法物来。牢子节级将李逵捆翻，驱下厅前草地里，一个虞候，掇一盆狗血，没头一淋；又一个提一桶尿粪来，望李逵头上直浇到脚底下。李逵口里、耳朵里都是尿尿。李逵叫道：“我不是妖人，我是跟罗真人的伴当。”原来蓟州人都知道罗真人是个现世的活神仙，因此不肯下手伤他。再驱李逵到厅前，早有吏人禀道：“这蓟州罗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若是他的从者，不可加刑。”马府尹笑道：“我读千卷之书，每闻今古之事，未见神仙有如此徒弟，即系妖人。牢子，与我加力打那厮！”众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马知府喝道：“你那厮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取一面大枷钉了，押下大牢里去。李逵来到死囚狱里，说道：“我是直日神将，如何枷了我？好歹教你这蓟州一城人都死。”那押牢节级、禁子，都知罗真人道德清高，谁不钦服，都来问李

逵：“你端的是甚么人？”李逵道：“我是罗真人亲随直日神将，因一时有失，恶了真人，把我撇在此间，教我受此苦难，三两日必来取我。你们若不把些酒食来将息我时，我教你们众人全家都死。”那节级、牢子见了他说，倒都怕他，只得买酒买肉请他吃。李逵见他们害怕，越说起风话来，牢里众人越怕了，又将热水来与他洗浴了，换些干净衣裳。李逵道：“若还缺了我酒食，我便飞了去，教你们受苦。”牢里禁子只得倒陪告他。李逵陷在蓟州牢里不提。

且说罗真人把上项的事，一一说与戴宗。戴宗只是苦苦哀告，求救李逵。罗真人留住戴宗在观里宿歇，动问山寨里事务。戴宗诉说晁天王、宋公明仗义疏财，专只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许多好处。罗真人听罢甚喜。一住五日，戴宗每日磕头礼拜，求告真人，乞救李逵。罗真人道：“这等人只可驱除了，休带回去。”戴宗告道：“真人不知，李逵虽是愚蠢，不省理法，也有些小好处：第一，鲠直，分豪不肯苟取于人；第二，不会阿谀于人，虽死，其忠不改；第三，并无淫欲邪心，贪财背义，敢勇当先。因此宋公明甚是爱他。不争没了这个人回去，教小可难见兄长宋公明之面。”罗真人笑道：“贫道已知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吾亦安肯逆天，坏了此人。只是磨他一会，我叫取来还你。”戴宗拜谢。罗真人叫一声：

“力士安在？”就鹤轩前起一阵风。风过处，一尊黄巾力士出现。但见：

面如红玉，须似皂绒。仿佛有一丈身材，纵横有千斤气力。黄巾侧畔，金环日耀喷霞光；绣袄中间，铁甲霜铺吞月影。常在坛前护法，每来世上降魔。

那个黄巾力士上告：“我师有何法旨？”罗真人道：“先差你押去蓟州的那人，罪业已满。你还去蓟州牢里取他回来，速去速回。”力士声喏去了。约有半个时辰，从虚空里把李逵撇将下来。

戴宗连忙扶住李逵，问道：“兄弟这两日在那里？”李逵看了罗真人，只管磕头拜说道：“铁牛不敢了也！”罗真人道：“你从今已后，可以戒性，竭力扶持宋公明，休生歹心。”李逵再拜道：“敢不遵依真人言语！”戴宗道：“你正去那里走了这几日？”李逵道：“自那日一阵风，直刮我去蓟州府里，从厅屋脊上直滚下来，被他府里众人拿住。那个马知府道我是妖人，捉翻我捆了，却教牢子狱卒，把狗血和尿屎淋我一头一身，打得我两腿肉烂，把我枷了，下在大牢里去。众人问我，是何神从天上落下来？我因说是罗真人的亲随直日神将，因有些过失，罚受此苦，过二三日，必来取我。虽是吃了一顿棍棒，却也诈得些酒食，那厮们惧怕真人，却与我洗浴，换了一身衣裳。方才正在亭心里诈酒肉吃，只见半空里跳下这个黄巾力士，把枷锁开了，喝我闭眼，一似睡梦中，直扶到这

里。”公孙胜道：“师父似这般的黄巾力士有一千余员。都是本师真人的伴当。”李逵听了叫道：“活佛，你何不早说，免教我做了这般不是！”只顾下拜。戴宗也再拜恳告道：“小可端的来的多日了，高唐州军马甚急，望乞师父慈悲，放公孙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破了高廉，便送还山。”罗真人道：“我本不教他去，今为汝大义为重，权教他去走一遭。我有片言，汝当记取。”公孙胜向前跪听真人指教。正是：满还济世安邦愿，来作乘鸾跨凤人。毕竟罗真人对公孙胜说出甚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话说当下罗真人道：“弟子，你往日学的法术，却与高廉的一般。吾今传授与汝五雷天罡正法，依此而行，可救宋江，保国安民，替天行道。休被人欲所缚，误了大事，专精从前学道之心。你的老母，我自使人早晚看视，勿得忧念。汝应上界天闲星，以此容汝去助宋公明。吾有八个字，汝当记取，休得临期有误。”罗真人说的那八个字，道是：“逢幽而止，遇汴而还。”

公孙胜拜授了诀法，便和戴宗，李逵三个，拜辞了罗真人，别了众道伴下山。归到家中，收拾了道衣，宝剑二口并铁冠如意等物了当，拜辞了老母，离山上路。行过了三四十里路程，戴宗道：“小可先去报知哥哥，先生和李逵大路上来，却得再来相接。”公孙胜道：“正好。贤弟先往报知，吾亦趑行来也。”戴宗分付李逵道：“于路小心伏侍先生。但有些差池，教你受苦。”李逵道：“他和罗真人一般的法术，我如何敢轻慢了他？”戴宗拴上甲马，作起

神行法来，预先去了。

却说公孙胜和李逵两个，离了二仙山九宫县，取大路而行，到晚寻店安歇。李逵惧怕罗真人法术，十分小心伏侍公孙胜，那里敢使性？两个行了三日，来到一个去处，地名唤做武冈镇。只见街市人烟辏集，公孙胜道：“这两日于路走的困倦，买碗素酒素面吃了行。”李逵道：“也好。”却见驿道旁边一个小酒店，两个人来店里坐下。公孙胜坐了上首，李逵解了腰包，下首坐了。叫过卖一面打酒，就安排些素馔来与二人吃。公孙胜道：“你这里有甚素点心卖？”过卖道：“我店里只卖酒肉，没有素点心，市口人家有枣糕卖。”李逵道：“我去买些来。”便去包内取了铜钱，径投市镇上来，买了一包枣糕。欲待回来，只听得路旁侧首有人喝采道：“好气力！”李逵看时，一伙人围定一个大汉，把铁瓜锤在那里使，众人看了喝采他。

李逵看那大汉时，七尺以上身材，面皮有麻，鼻子上一条大路。李逵看那铁锤时，约有三十来斤。那汉使的发了，一瓜锤正打在压街石上，把那石头打做粉碎，众人喝采。李逵忍不住，便把枣糕揣在怀中，便来拿那铁锤。那汉喝道：“你是甚么鸟人？敢来拿我的锤！”李逵道：“你使的甚么鸟好，教众人喝采！看了倒污眼！你看老爷使一回，教众人看。”那汉道：“我借与你，你若使不动时，且吃我一顿脖子拳了去。”李逵接过瓜锤，如弄弹丸一般。使了一回，轻轻放下，面又不红，心头不跳，口内不喘。

那汉看了，倒身下拜，说道：“愿求哥哥大名。”李逵道：“你家在那里住？”那汉道：“只在前面便是。”引了李逵到一个所在，见一把锁锁着门。那汉把钥匙开了门，请李逵到里面坐地。

李逵看他屋里都是铁砧、铁锤、火炉、钳、凿家火，寻思道：“这人必是个打铁匠人，山寨里正用得着，何不叫他也去入伙？”李逵又道：“汉子，你通个姓名，教我知道。”那汉道：“小人姓汤，名隆。父亲原是延安府知寨官，因为打铁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叙用。近年父亲在任亡故，小人贪赌，流落在江湖上，因此权在此间打铁度日。人骨好使枪棒。为是自家浑身有麻点，人都叫小人做‘金钱豹子’。敢问哥哥高姓大名？”李逵道：“我便是梁山泊好汉黑旋风李逵。”汤隆听了，再拜道：“多闻哥哥威名，谁想今日偶然得遇。”李逵道：“你在这里，几时得发迹？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伙，叫你也做个头领。”汤隆道：“若得哥哥不弃，肯带携兄弟时，愿随鞭镫。”就拜李逵为兄。李逵认汤隆为弟。汤隆道：“我又无家人伴当，同哥哥去市镇上吃三杯淡酒，表结拜之意。今晚歇一夜，明日早行。”李逵道：“我有个师父在前面酒店里，等我买枣糕去吃了便行，耽搁不得，只可如今便行。”汤隆道：“如何这般要紧？”李逵道：“你不知宋公明哥哥，现今在高唐州界首厮杀，只等我这师父到来救应。”汤隆道：“这个师父是谁？”李逵道：“你且休问，快收拾了去。”汤隆

急急拴了包裹、盘缠、银两，戴上毡笠儿，跨了口腰刀，提条朴刀，弃了家中破房旧屋，粗重家火，跟了李逵，直到酒店里来见公孙胜。

公孙胜埋怨道：“你如何去了许多时？再来迟些，我依前回去了。”李逵不敢做声回话；引过汤隆拜了公孙胜，备说结义一事。公孙胜见说他是打铁出身，心中也喜。李逵取出枣糕，叫过卖将去整理。三个一同饮了几杯酒，吃了枣糕，算还了酒钱。李逵、汤隆各背上包裹，与公孙胜离了武冈镇，迤迳望高唐州来。三个于路，三停中走了两停多路，那日早，却好迎着戴宗来接。公孙胜见了大喜，连忙问道：“近日相战如何？”戴宗道：“高廉那厮，近日箭疮平复，每日领兵来搦战。哥哥坚守，不敢出敌，只等先生到来。”公孙胜道：“这个容易。”李逵引着汤隆拜见戴宗，说了备细，四人一处奔高唐州来。离寨五里远，早有吕方、郭盛引一百余骑军马迎接着。四人都上了马，一同到寨，宋江、吴用等出寨迎接。各施礼罢，摆了接风酒，叙问阔之情，请入中军帐内，众头领亦来作庆。李逵引过汤隆来参见宋江、吴用并众头领等。讲礼已罢，寨中且做庆贺筵席。

次日中军帐上，宋江、吴用、公孙胜商议破高廉一事。公孙胜道：“主将传令，且着拔寨都起，看敌军如何，贫道自有区处。”当日宋江传令各寨，一齐引军起身，直抵高唐州城壕，下寨已定。次日五更造饭，军人都披挂衣

甲。宋公明、吴学究、公孙胜，三骑马直到军前，摇旗擂鼓，呐喊筛锣，杀到城下来。

再说知府高廉在城中箭疮已痊，隔夜小军来报知宋江军马又到，早晨都披挂了衣甲，便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将引三百神兵并大小将校，出城迎敌。两军渐近，旗鼓相望，各摆开阵势。两阵里花腔鼙鼓擂，杂彩绣旗摇。宋江阵门开处，分十骑马来，雁翅般摆开在两边。左手下五将：花荣、秦明、朱仝、欧鹏、吕方；右手下五将：林冲、孙立、邓飞、马麟、郭盛；中间三骑马上，为头是主将宋公明。怎生打扮？

头顶茜红巾，腰系狮蛮带。锦征袍大鹏贴背，水银盔彩凤飞檐。抹绿靴斜踏宝镫，黄金甲光动龙鳞。描金鞦随定紫丝鞭，锦鞍鞦稳称桃花马。

左边那骑马上，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兵权军师吴学究。怎生打扮？

五明扇齐攒白羽，九纶巾巧簇乌纱。素罗袍香皂沿边，碧玉环丝绦束定。鳧鸟稳踏葵花镫，银鞍不离紫丝缰。两条铜链腰间挂，一骑青骢出战场。

右边那骑马上，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行兵布阵副军师公孙胜。怎生打扮？

星冠耀日，神剑飞霜。九霞衣服绣春云，六甲风雷藏宝诀。腰间系杂色短须绦，背上悬松文古定剑。穿一双云头点翠早朝靴，骑一匹分鬃昂首黄花马。名

标蕊笈玄功著，身列仙班道行高。

三个总军主将，三骑马出到阵前。看对阵金鼓齐鸣，门旗开处，也有二三十个军官，簇拥着高唐州知府高廉出在阵前，立马于门旗下，怎生结束？但见：

束发冠珍珠嵌就，绛红袍锦绣攒成。连环铠甲耀黄金，双翅银盔飞彩凤。足穿云缝吊墩靴，腰系狮蛮金鞞带。手内剑横三尺水，阵前马跨一条龙。

那知府高廉出到阵前，厉声高叫，喝骂道：“你那水注草贼，既有心要来厮杀，定要分个胜败，见个输赢，走的不是好汉！”宋江听罢，问一声：“谁人出马立斩此贼？”小李广花荣挺枪跃马，直至核心。高廉见了，喝问道：“谁与我直取此贼去？”那统制官队里转出一员上将，唤做薛元辉，使两口双刀，骑一匹劣马，飞出核心，来战花荣。两个在阵前斗了数合，花荣拨回马，望本阵便走，薛元辉不知是计，纵马舞刀，尽力来赶，花荣略带住了马，拈弓取箭，扭转身躯，只一箭，把薛元辉头重脚轻射下马去。两军齐呐声喊。高廉在马上见了大怒，急去马鞍前，取下那面聚兽铜牌，把剑去击。那里敲得三下，只见神兵队里卷起一阵黄砂来，罩的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喊声起处，豺狼虎豹，怪兽毒虫，就这黄砂内卷将出来。众军恰待都走，公孙胜在马上，早掣出那一把松文古定剑来，指着敌军，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一道金光射去，那伙怪兽毒虫，都就黄砂中乱纷纷坠于阵前。

众军人看时，却都是白纸剪的虎豹走兽，黄沙尽皆荡散不起。宋江看了，鞭梢一指，大小三军，一齐掩杀过去。但见人亡马倒，旗鼓交横。高廉急把神兵退走入城。宋江军马赶到城下，城上急拽起吊桥，闭上城门，擂木炮石，如雨般打将下来。宋江叫且鸣金，收聚军马下寨，整点人数，各获大胜。回帐称谢公孙先生神功道德，随即赏劳三军。

次日，分兵四面围城，尽力攻打，公孙胜对宋江、吴用道：“昨夜虽是杀败敌军大半，眼见得那三百神兵退入城中去了。今日攻击得紧，那厮夜间必来偷营劫寨，今晚可收军一处，至夜深，分去四面埋伏。这里虚扎寨栅，教众将只听霹雳响，看寨中火起，一齐进兵。”传令已了。当日攻城至未牌时分，都收四面军兵还寨，却在营中大吹大擂饮酒。看看天色渐晚，众头领暗暗分拨开去，四面埋伏已定。

却说宋江、吴用、公孙胜、花荣、秦明、吕方、郭盛上土坡等候。是夜，高廉果然点起三百神兵，背上各带铁葫芦，于内藏着硫黄焰硝，烟火药料。各人俱执钩刀、铁扫帚，口内都衔芦哨。二更前后，大开城门，放下吊桥，高廉当先，驱领神兵前进，背后却带三十余骑，奔杀前来。离寨渐近，高廉在马上作起妖法，却早黑气冲天，狂风大作，飞砂走石，播土扬尘。三百神兵各取火种，去那葫芦口上点着，一声芦哨齐响，黑气中间，火光罩身，大

刀阔斧，滚入寨里来。高埠处，公孙胜仗剑作法，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刺刺起个霹雳。三百神兵急待退走，只见那空寨中火起。光焰乱飞，上下通红，无路可出。四面伏兵齐赶，围定寨栅。黑处偏见。三百神兵，不曾走得一个，都被杀在寨里。高廉急引了三十余骑，奔走向城。背后一枝军马追赶将来，乃是豹子头林冲。看看赶上，急叫得放下吊桥，高廉只带得八九骑入城，其余尽被林冲和人连马生擒活捉了去。高廉进到城中，尽点百姓上城守护。高廉军马神兵，被宋江、林冲杀个尽绝。

次日，宋江又引军马四面围城甚急。高廉寻思：“我数年学得术法，不想今日被他破了，似此如之奈何？只得使人去邻近州府求救。”急急修书二封，教去东昌、寇州，“二处离此不远，这两个知府，都是我哥哥抬举的人，教星夜起兵来接应。”差了二个帐前统制官，赍擎书信，放开西门，杀将出来，投西夺路去了。众将却待去追赶，吴用传令：“且放他出去，可以将计就计。”宋江问道：“军师如何作用？”吴学究道：“城中兵微将寡，所以他去求救。我这里可使两枝人马，诈作救应军兵，于路混战。高廉必然开门助战，乘势一面取城，把高廉引入小路，必然擒获。”宋江听了大喜。令戴宗回梁山泊另取两枝军马，分作两路而来。

且说高廉每夜在城中空阔处，堆积柴草，竟天价放火为号，城上只望救兵到来。过了数日，守城军兵望见宋江

阵中不战自乱，急忙报知。高廉听了，连忙披挂上城瞻望，只见两路人马战尘蔽日，喊杀连天，冲奔前来。四面围城军马，四散奔走。高廉知是两路救军到了，尽点在城军马，大开城门，分头掩杀出去。

且说高廉撞到宋江阵前，看见宋江引着花荣、秦明三骑马望小路而走。高廉引了人马，急去追赶，忽听得山坡后连珠炮响，心中疑惑，便收转人马回来。两边锣响，左手下吕方，右手下郭盛，各引五百人马冲将出来。高廉急夺路走时，部下军马折其大半。奔走脱得核心时，望见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号。举眼再看，无一处是救应军马。只得引着些败卒残兵，投山僻小路而走，行不到十里之外，山背后撞出一彪人马，当先拥出病尉迟孙立，拦住去路，厉声高叫：“我等你多时，好好下马受缚！”高廉引军便回，背后早有一彪人马，截住去路，当先马上却是美髯公朱仝。两头夹攻将来，四面截了去路，高廉便弃了坐下马便走上山。四下里部军一齐赶上山去。高廉慌忙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起！”驾一片黑云冉冉腾空，直上山顶。只见山坡边转出公孙胜来，见了，便把剑在马上望空作用，口中也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将剑望上一指，只见高廉从云中倒撞下来。侧首抢过插翅虎雷横，一朴刀把高廉挥做两段。可怜五马诸侯贵，化作南柯梦里人。有诗为证：

上临之以天鉴，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继，暗有鬼神相随。

行凶毕竟逢凶，恃势还归失势。

劝君自警平生，可叹可惊可畏。

且说雷横提了首级，都下山来，先使人去飞报主帅。宋江已知杀了高廉，收军进高唐州城内。先传下将令：“休得伤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无犯。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来。那时当牢节级、押狱禁子，已都走了。止有三五十个罪囚，尽数开了枷锁释放。数中只不见柴大官人一个。宋江心中忧闷。寻到一处监房内，却监着柴皇城一家老小；又一座牢内，监着沧州提捉到柴进一家老小，同监在彼。为是连日厮杀，未曾取问发落，只是没寻柴大官人处。

吴学究教唤集高唐州押狱禁子跟问时，数内有一个禀道：“小人是当牢节级蔺仁，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专一牢固监守柴进，不得有失。又分付道：‘但有凶吉，你可便下手。’三日之前，知府高廉要取柴进出来施刑。小人为见本人是个好男子，不忍下手，只推道：‘本人病至八分，不必下手。’后又催并得紧，小人回称‘柴进已死’。因是连日厮杀，知府不闲，小人却恐他差人下来看视，必见罪责。昨日引柴进去后面枯井边，开了枷锁，堆放里面躲避，如今不知存亡。”宋江听了，慌忙着蔺仁引入。

直到后牢枯井边望时，见里面黑洞洞地，不知多少深浅。上面叫时，那得人应？把索子放下去探时，约有八九

丈深。宋江道：“柴大官人眼见得多是没了。”宋江垂泪。吴学究道：“主帅且休烦恼。谁人敢下去探看一遭，便见有无。”说犹未了，转过黑旋风李逵来，大叫道：“等我下去。”宋江道：“正好。当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正宜报本。”李逵笑道：“我下去不怕，你们莫割断了绳索。”吴学究道：“你却也忒奸猾。”且取一个大篾箩，把索子络了，接长索头，扎起一个架子，把索挂在上面。李逵脱得赤条条的，手拿两把板斧，坐在箩里，却放下井里去，索上缚两个铜铃。渐渐放到底下，李逵却从箩里爬将出来，去井底下摸时，摸着一堆，却是骸骨。李逵道：“爷娘，甚鸟东西在这里！”又去这边摸时，底下湿漉漉的，没下脚处。李逵把双斧拔放箩里，两手去摸底下，四边却宽，一摸摸着一个人，做一堆儿蹲在水坑里。李逵叫道：“柴大官人！”那里见动？把手去摸时，只觉口内微微声唤。李逵道：“谢天地，恁地时，还有救哩！”随即爬在箩里，摇动铜铃，众人扯将上来。

李逵说下面的事，宋江道：“你可再下去，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箩里，先发上来，却再放箩下来取你。”李逵道：“哥哥不知我去蓟州，着了两道儿，今番休撞第三遍。”宋江笑道：“我如何肯弄你？你快下去。”李逵只得再坐箩里，又下井去。到得底下，李逵爬将出箩去，却把柴大官人抱在箩里，摇动索上铜铃。上面听得，早扯起来。到上面，众人看了大喜。宋江见柴进头破额裂，两腿皮肉打

烂，眼目略开又闭。宋江心中甚是凄惨，叫请医生调治。李逵却在井底下发喊大叫。宋江听得，急叫把箩放将下去，取他上来。李逵到得上面，发作道：“你们也不是好人，便不把箩放下来救我！”宋江道：“我们只顾看顾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休怪。”宋江就令众人把柴进扛扶上车睡了，先把两家老小，并夺转许多家财，共有二十余辆车子，叫李逵、雷横先护送上梁山泊去。却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贱三四十口，处斩于市。赏谢了蔺仁，再把府库财帛，仓廩粮米，并高廉所有家私，尽数装载上山。

大小将校离了高唐州，得胜回梁山泊。所过州县，秋毫无犯。在路已经数日，回到大寨，柴进扶病起来，称谢晁盖、宋二公并众头领。晁盖教请柴大官人就山顶宋公明歇处，另建一所房子，与柴进并家眷安歇。晁盖、宋江等众皆大喜。自高唐州回来，又添得柴进、汤隆两个头领，且作庆贺筵席，不在话下。

再说东昌、寇州两处，已知高唐州杀了高廉，失陷了城池，只得写表差人申奏朝廷。又有高唐州逃难官员，都到京师说知真实。高太尉听了，知道杀死他兄弟高廉。次日五更，在待漏院中，专等景阳钟响。百官各具公服，直临丹墀，伺候朝见。

当日五更三点，道君皇帝升殿。净鞭三下响，文武两班齐。天子驾坐，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启奏，无事卷帘退朝。”高太尉出班奏曰：“今有济州梁山泊贼首晁盖、

宋江，累造大恶：打劫城池，抢掠仓廩，聚集凶徒恶党。现在济州杀害官军，闹了江州无为军，今又将高唐州军民杀戮一空，仓廩库藏，尽被掳去。此是心腹大患，若不早行诛剿，他日养成贼势，难以制伏。伏乞圣断。”天子闻奏大惊，随即降下圣旨，就委高太尉选将调兵，前去剿捕，务要扫清水泊，杀绝种类。高太尉又奏道：“量此草寇，不必兴举大兵，臣保一人，可去收复。”天子道：“卿若举用，必无差错，即令起行，飞捷报功，加官赐赏，高迁任用。”高太尉奏道：“此人乃开国之初，河东名将呼延赞嫡派子孙，单名唤个灼字。使两条钢鞭，有万夫不当之勇。现受汝宁郡都统制，手下多有精兵勇将。臣举保此人，可以征剿梁山泊。可授兵马指挥使，领马步精锐军士，克日扫清山寨，班师还朝。”天子准奏，降下圣旨：“着枢密院即便差人，赍敕前往汝宁州，星夜宣取。”当日朝罢，高太尉就于帅府着枢密院拨一员军官，赍擎圣旨，前去宣取。当日起行，限时定日，要呼延灼赴京听命。

却说呼延灼在汝宁州统军司坐衙，听得门人报道：“有圣旨特来宣取将军赴京，有委用的事。”呼延灼与本州官员出郭迎接到统军司。开读已罢，设宴管待使臣，火急收拾了头盔衣甲，鞍马器械，带引三四十从人，一同使命，离了汝宁州，星夜赴京。于路无话，早到京师城内殿司府前下马，来见高太尉。当日高俅正在殿帅府坐衙，门吏报道：“汝宁州宣到呼延灼，现在门外。”高太尉大喜，

叫唤进来参见了。看那呼延灼一表非俗，正是：

开国功臣后裔，先朝良将玄孙。家传鞭法最通神，英武熟经战阵。仗剑能探虎穴，弯弓解射雕群。将军出世定乾坤，呼延灼威名大振。

当下高太尉问慰已毕，与了赏赐。次日早朝，引见道君皇帝。徽宗天子看了呼延灼一表非俗，喜动天颜，就赐踢雪乌骓一匹。那马浑身墨锭似黑，四蹄雪练价白，因此名为踢雪乌骓。那马日行千里。圣旨赐与呼延灼骑坐。呼延灼就谢恩已罢，随高太尉再到殿帅府，商议起军剿捕梁山泊一事。呼延灼道：“禀明恩相：小人觑探梁山泊兵多将广，武艺高强，不可轻敌小觑。乞保二将为先锋，同提军马到彼，必获大功。”高太尉听罢大喜，问道：“将军所保谁人，可为前部先锋？”不争呼延灼举保此二将，有分教：宛子城重添良将，梁山泊大破官军。且教：功名未上凌烟阁，姓字先标聚义厅。毕竟呼延灼对高太尉保出谁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话说高太尉问呼延灼道：“将军所保何人，可为先锋？”呼延灼禀道：“小人举保陈州团练使，姓韩，名滔。原是东京人氏，曾应过武举出身。使一条枣木槊，人呼为百胜将军。此人可为正先锋。又有一人，乃是颍州团练使，姓彭，名玘。亦是东京人氏，乃累代将门之子。使一口三尖两刃刀，武艺出众，人呼为天目将军。此人可为副先锋。”高太尉听了大喜道：“若是韩、彭二将为先锋，何愁狂寇！”当日高太尉就殿帅府押了两道牒文，着枢密院差人，星夜往陈、颍二州，调取韩滔、彭玘，火速赴京。不旬日之间，二将已到京师，径来殿帅府，参见了太尉并呼延灼。

次日，高太尉带领众人，都往御教场中，操演武艺。看军了当，却来殿帅府，会同枢密院官，计议军机重事。高太尉问道：“你等三路，总有多少人马？”呼延灼答道：“三路军马，计有五千，连步军，数及一万。”高太尉道：

“你三人亲自回州，拣选精锐马军三千，步军五千，约会起程，收剿梁山泊。”呼延灼禀道：“此三路马步军兵，都是训练精熟之士，人强马壮，不必殿帅忧虑。但恐衣甲未全，只怕误了日期，取罪不便，乞恩相宽限。”高太尉道：“既是如此说时，你三人可就京师甲仗库中，不拘数目，任意选拣衣甲盔刀，关领前去。务要军马整齐，好与对敌。出师之日，我自差官来点视。”呼延灼领了钧旨，带人往甲仗库关支。呼延灼选讫铁甲三千副，熟皮马甲五千副，铜铁头盔三千顶，长枪二千根，滚刀一千把，弓箭不计其数，火炮铁炮五百余架，都装载上车。临辞之日，高太尉又拨与战马三千匹。三个将军，各赏了金银缎匹，三军尽关了粮赏。呼延灼和韩滔、彭玘，都与了必胜军状，辞别了高太尉并枢密院等官，三人上马，都投汝宁州来，于路无话。

到得本州，呼延灼便说：“韩滔、彭玘，各往陈、颍二州起军，前来汝宁会合。”不到半月之上，三路兵马，都已完足。呼延灼便把京师关到衣甲盔刀、旗枪鞍马，并打造连环、铁铠、军器等物，分俵三军已了，伺候出军。高太尉差到殿帅府两员军官，前来点视。犒赏三军已罢。呼延灼摆布三路兵马出城，端的是：

鞍上人披铁铠，坐下马带铜铃。旌旗红展一天霞，刀剑白铺千里雪。弓弯鹊画，飞鱼袋半露龙梢；
笼插雕翎，狮子壶紧拴豹尾。人顶深盔垂护项，微漏

双睛；马披重甲带朱缨，单悬四足。开路人兵，齐担大斧；合后军将，尽拈长枪。数千甲马离州城，三个将军来水泊。

当下起军，摆布兵马出城，前军开路韩滔，中军主将呼延灼，后军催督彭玘，马步三军人等，浩浩荡荡，杀奔梁山泊来。

却说梁山泊远探报马，径到大寨，报知此事。聚义厅上，当中晁盖、宋江，上首军师吴用，下首法师公孙胜并众头领，各与柴进贺喜，终日筵宴。听知报道：“汝宁州双鞭呼延灼，引着军马到来征进。”众皆商议迎敌之策。吴用便道：“我闻此人，祖乃开国功臣河东名将呼延赞之后，嫡派子孙。此人武艺精熟，使两条钢鞭，人不可近。必用能征敢战之将，先以力敌，后用智擒。”说言未了。黑旋风李逵便道：“我与你去捉这厮。”宋江道：“你如何去得？我自有调度：可请霹雳火秦明打头阵，豹子头林冲打第二阵，小李广花荣打第三阵，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阵，病尉迟孙立打第五阵。将前面五阵，一队队战罢，如纺车般转作后军。我亲自带引十个弟兄，引大队人马押后。左军五将：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军五将：杨雄、石秀、欧鹏、马麟、郭盛。水路中可请李俊、张横、张顺、阮家三弟兄，驾船接应。”却教李逵与杨林引步军分作两路，埋伏救应。宋江调拨已定，前军秦明早引人马下山，向平原旷野之处列成阵势。此时虽是冬天，

却喜和暖。等候了一日，早望见官军到来，先锋队里，百胜将韩滔领兵扎下寨栅，当晚不战。

次日天晓，两军对阵，三通画鼓，出到阵前。马上横着狼牙棍，望对阵门旗开处，先锋将韩滔横槊勒马，大骂秦明道：“天兵到此，不思早早投降，还敢抗拒，不是讨死！我直把你水泊填平，梁山踏碎，生擒活捉你这伙反贼解京，碎尸万段！”秦明本是性急的人，听了也不打话，便拍马舞起狼牙棍，直取韩滔。韩滔挺槊跃马，来战秦明。两个斗到二十余合，韩滔力怯，只待要走。背后中军主将呼延灼已到，见韩滔战秦明不下，便从中军舞起双鞭，纵坐下那匹御赐踢雪乌骓，咆哮嘶喊，来到阵前。秦明见了，欲待来战呼延灼，第二拨豹子头林冲已到，便叫：“秦统制少歇，看我战三百合，却理会！”林冲挺起蛇矛，直奔呼延灼，秦明自把军马从左边蹙向山坡后去。这里呼延灼自战林冲，两个正是对手：枪来鞭去花一团，鞭去枪来锦一簇。两个斗到五十合之上，不分胜败。第三拨小李广花荣军到，阵门下大叫道：“林将军少息，看我擒捉这厮！”林冲拨转马便走。呼延灼因见林冲武艺高强，也回本阵。林冲自把本部军马一转，转过山坡后去，让花荣挺枪出马。呼延灼后军也到，天目将彭玘横着那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骤着五明千里黄花马，出阵大骂花荣道：“反国逆贼，何足为道！与吾并个输赢！”花荣大怒，也不答话，便与彭玘交马，两个战二十余合，呼延灼看见彭玘

力怯，纵马舞鞭，直奔花荣。斗不到三合，第四拨一丈青扈三娘人马已到，大叫：“花将军少歇，看我捉这厮。”花荣也引军望右边趯转山坡下去了。彭玘来战一丈青未定，第五拨病尉迟孙立军马早到，勒马于阵前摆着，看这扈三娘去战彭玘。两个正在征尘影里，杀气阴中，一个使大杆刀，一个使双刀，两个斗到二十余合，一丈青把双刀分开，回马便走。彭玘要逞功劳，纵马赶来。一丈青便把双刀挂在马鞍桥上，袍底下取出红锦套索，上有二十四个金钩，等彭玘马来得近，扭过身躯，把套索望空一撒，看得亲切，彭玘措手不及，早拖下马来。孙立喝教众军一发向前，把彭玘捉了。

呼延灼看见大怒，忿力向前来救，一丈青便拍马来迎敌。呼延灼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那一丈青。两个斗到十合之上，急切赢不得一丈青。呼延灼心中想道：“这个泼妇人在我手里斗了许多合，倒恁地了得！”心忙意急，卖个破绽，放他人来，却把双鞭只一盖，盖将下来。那双刀却在怀里。提起右手钢鞭，望一丈青顶门上打下来。却被一丈青眼明手快，早起刀只一隔，右手那口刀，望上直飞起来。却好那一鞭打将下来，正在刀口上，铮地一声响，火光迸散。一丈青回马望本阵便走，呼延灼纵马赶来。病尉迟孙立见了，便挺枪纵马向前，迎住厮杀。背后宋江却好引十对良将都到，列成阵势。一丈青自引了人马，也投山坡下去了。

宋江见活捉得天目将彭玘，心中甚喜。且来阵前看孙立与呼延灼交战。孙立也把枪带住，手腕上绰起那条竹节钢鞭，来迎呼延灼。两个都使钢鞭，却更一般打扮：病尉迟孙立是交角铁幞头，大红罗抹额，百花点翠皂罗袍，乌油戗金甲，骑一匹乌骓马，使一条竹节虎眼鞭，赛过尉迟恭。这呼延灼却是冲天角铁幞头，锁金黄罗抹额，七星打钉皂罗袍，乌油对嵌铠甲，骑一匹御赐踢雪乌骓，使两条水磨八棱钢鞭，左手的重十二斤，右手重十三斤，真似呼延赞。两个在阵前左盘右旋，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负，宋江看了，喝采不已。有诗为证：

各跨乌骓健似龙，呼延赞对尉迟恭。

双鞭遇敌真奇事，更好同归水泚中。

官军阵里韩滔见说折了彭玘，便去后军队里，尽起军马，一发向前厮杀。宋江只怕冲将过来，便把鞭梢一指，十个头领引了大小军士，掩杀过去。背后四路军兵，分作两路夹攻拢来。呼延灼见了，急收转本部军马，各敌个住。为何不能全胜？却被呼延灼阵里都是连环马官军，马带马甲，人披铁铠。马带甲，只露得四足悬地；人披铠，只露着一对眼睛。宋江阵上虽有甲马，只是红缨面具，铜铃雉尾而已。这里射将箭去，那里甲都护住了。那三千马军，各有弓箭，对面射来，因此不敢近前。宋江急叫鸣金收军，呼延灼也退二十余里下寨。

宋江收军，退到山西下寨，屯住军马，且教左右群刀

手，簇拥彭玘过来。宋江望见，便起身喝退军士，亲解其缚，扶入帐中，分宾而坐。宋江便拜。彭玘连忙答礼拜道：“小子被擒之人，理合就死。何故将军以宾礼待之？”宋江道：“某等众人，无处容身，暂占水泊，权时避难，造恶甚多。今者朝廷差遣将军前来收捕，本合延颈就缚，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负罪交锋，误犯虎威，敢乞恕罪。”彭玘答道：“素知将军仗义行仁，扶危济困，不想果然如此义气！倘蒙存留微命，当以捐躯保奏。”宋江道：“某等众兄弟也只待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报国，万死不辞。”诗曰：

忠为君主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

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

宋江当日就将天目将彭玘使人送上大寨，教与晁天王相见，留在寨里。这里自一面犒赏三军并众头领，计议军情。

再说呼延灼收军下寨，自和韩滔商议，如何取胜梁山水泊。韩滔道：“今日这厮们见俺催军近前，他便慌忙掩击过来，明日尽数驱马军向前，必获大胜。”呼延灼道：“我已如此安排下了，只要和你商量相通。”随即传下将令：“教三千匹马军，做一排摆着，每三十匹一连，却把铁环连锁；但遇敌军，远用箭射，近则使枪，直冲入去；三千连环马军，分作一百队锁定；五千步军，在后策应。明日休得挑战，我和你押后掠阵。但若交锋，分作三面冲

将过去。”计策商量已定，次日天晓出战。

却说宋江次日把军马分作五队在前，后军十将簇拥，两路伏兵，分于左右。秦明当先，搦呼延灼出马交战，只见对阵但只呐喊，并不交锋。为头五军，都一字儿摆在阵前；中是秦明，左是林冲、一丈青，右是花荣，孙立在后。随即宋江引十将也到，重重叠叠，摆着人马。看对阵时，约有一千步军，只是擂鼓发喊，并无一人出马交锋。宋江看了，心中疑惑，暗传号令：“教后军且退。”却纵马直到花荣队里窥望。猛听对阵里连珠炮响，一千步军，忽然分作两下，放出三面连环马军，直冲将来。两边把弓箭乱射，中间尽是长枪。宋江看了大惊，急令众军把弓箭施放，那里抵敌得住？每一队三十匹马，一齐跑发，不容你不向前走。那连环马军，漫山遍野，横冲直撞将来。前面五队军马望见，便乱跑了，策立不定；后面大队人马，拦当不住，各自逃生。宋江飞马慌忙便走，十将拥护而行。背后早有一队连环马军追将来，却得伏兵李逵、杨林引人从芦苇中杀出来，救得宋江。

逃至水边，却有李俊、张横、张顺、三阮六个水军头领，摆下战船接应。宋江急急上船，便传将令：教分头去救应众头领下船，那连环马直赶到水边，乱箭射来，船上却有傍牌遮护，不能损伤，慌忙把船棹到鸭嘴滩头，尽行上岸。就水寨里整点人马，折其大半，却喜众头领都全。虽然折了些马匹，都救得性命。少刻，只见石勇、时迁、

孙新、顾大嫂都逃命上山，却说：“步军冲杀将来，把店屋平拆了去。我等若无号船接应，尽被擒捉。”宋江一一亲自抚慰，计点众头领时，中箭者六人：林冲、雷横、李逵、石秀、孙新、黄信；小喽罗中伤带箭者，不计其数。晁盖闻知，同吴用、公孙胜下山来动问。宋江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吴用劝道：“哥哥休忧，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挂心？别生良策，可破连环军马。”晁盖便传号令，分付水军，牢固寨栅船只，保守滩头，晓夜提备，请宋公明上山安歇。宋江不肯上山，只就鸭嘴滩寨内驻扎，只教带伤头领上山养病。

却说呼延灼大获全胜，回到本寨，开放连环马，都次第前来请功。杀死者不计其数，生擒的五百余人，夺得战马三百余匹。随即差人前去京师报捷，一面犒赏三军。

却说高太尉正在殿帅府坐衙，门上报道：“呼延灼收捕梁山泊得胜，差人报捷。”心中大喜。次日早朝，越班奏闻天子。徽宗甚喜，敕赏黄封御酒十瓶，锦袍一领。差官一员，赏钱十万贯，前去行营赏军。高太尉领了圣旨，同到殿帅府，随即差官赍捧前去。

却说呼延灼已知有天使到，与韩滔出二十里外迎接。接到寨中，谢恩受赏已毕，置酒管待天使。一面令韩先锋，俵钱赏军，且将捉到五百余人囚在寨中，待拿得贼首，一并解赴京师，示众施行。天使问：“彭团练如何失陷？”呼延灼道：“为因贪捉宋江，深入重地，致被擒捉。

今次群贼必不敢再来。小可分兵攻打，务要肃清山寨，扫尽水洼，擒获众贼，拆毁巢穴。但恨四面是水，无路可进。遥观寨栅，只除非得火炮飞打，以碎贼巢。久闻东京有个炮手凌振，名号轰天雷，此人善造火炮，能去十四五里远近，石炮落处，天崩地陷，山倒石裂。若得此人，可以攻打贼巢。更兼他深通武艺，弓马熟娴，若得天使回京，于太尉前言知此事，可以急急差遣到来，克日可取贼巢。”使命应允。

次日起程，于路无话。回到京师，来见高太尉，备说呼延灼求索炮手凌振，要建大功。高太尉听罢，传下钧旨，教唤甲仗库副炮手凌振那人来。原来凌振祖贯燕陵人，是宋朝盛世第一个炮手，人都呼他是轰天雷。更兼武艺精熟。曾有四句诗赞凌振的好处：

强火发时城郭碎，烟云散处鬼神愁。

金轮子母轰天振，炮手名闻四百州。

当下凌振来参见了高太尉，就受了行军统领官文凭，便教收拾鞍马军器起身。且说凌振把应用的烟火、药料，就将做下的诸色火炮，并一应的炮石、炮架，装载上车。带了随身衣甲、盔、刀、行李等件，并三四十个军汉，离了东京，取路投梁山泊来。到得行营，先来参见主将呼延灼，次见先锋韩滔，备问水寨远近路程。山寨险峻去处，安排三等炮石攻打：第一是风火炮，第二是金轮炮，第三是子母炮。先令军健整顿炮架，直去水边竖起，准备

放炮。

却说宋江在鸭嘴滩上小寨内，和军师吴学究商议破阵之法，无计可施。有探细人来报道：“东京新差一个炮手，号作轰天雷凌振，即日在于水边竖起架子，安排施放火炮，攻打寨栅。”吴学究道：“这个不妨。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离水又远，纵有飞天火炮，如何能够打得到城边？且弃了鸭嘴滩小寨，看他怎地设法施放。却做商议。”当下宋江弃了小寨，便都起身，且上关来。晁盖、公孙胜接到聚义厅上，问道：“似此如何破敌？”动问未绝，早听得山下炮响，一连放了三个火炮，两个打在水里，一个直打到鸭嘴滩边小寨上。宋江见说，心中展转忧闷，众头领尽皆失色。吴学究道：“若得一人，诱引凌振到水边，先捉了此人，方可商议破敌之法。”晁盖道：“可着李俊、张横、张顺、三阮，六人棹船如此行事，岸上朱仝、雷横如此接应。”

且说六个水军头领，得了将令，分作两队：李俊和张横先带了四五十个会水的军士，用两只快船，从芦苇深处悄悄过去；背后张顺、三阮，棹四十余只小船接应。再说李俊、张横上到对岸，便去炮架子边呐声喊，把炮架推翻。军士慌忙报与凌振知道，凌振便带了风火二炮，拿枪上马，引了一千余人赶将来。李俊、张横领人便走。凌振追至芦苇滩边，看见一字儿摆开四十余只小船，船上共有百余个水军。李俊、张横早跳在船上，故意不把船开。

看看人马到来，呐声喊，都跳下水里去了。凌振人马已到，便来抢船。朱仝、雷横却在对岸呐喊擂鼓。凌振夺得许多船只，叫军健尽数上船，便杀过去。船才行到波心之中，只见岸上朱仝、雷横鸣起锣来。水底下早钻起四五十水军，尽把船尾楔子拔了，水都滚入船里来。外边就势扳翻船，军健都撞在水里。凌振急待回船，船尾舵橹已自被拽下水底去了。两边却钻上两个头领来，把船只一扳，仰合转来，凌振却被合下水里去。水底下却是阮小二，一把抱住，直拖到对岸来。岸上早有头领接着，便把索子绑了，先解上山来。水中生擒二百余人，一半水中淹死，些少逃得性命回去。诗曰：

怎许船军便渡河，不施火炮却如何？

空说半天轰霹雳，却愁尺水起风波。

呼延灼得知，急领军马赶将来时，船都已过鸭嘴滩去了。箭又射不着，人都不见了，只忍得气。呼延灼恨了半晌，只得引了人马回去。

且说众头领捉得轰天雷凌振，解上山寨，先使人报知。宋江便同满寨头领下第二关迎接，见了凌振，连忙亲解其缚，便埋怨众人道：“我叫你们礼请统领上山，如何恁的无礼！”凌振拜谢不杀之恩。宋江便与他把盏已了，自执其手，相请上山。到大寨，见了彭玘已做了头领，凌振闭口无言。彭玘劝道：“晁、宋二头领，替天行道，招纳豪杰，专等招安，与国家出力。既然我等到此，只得从

命。”宋江却又陪话，凌振答道：“小的在此趋侍不妨；争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师，倘或有人知觉，必遭诛戮，如之奈何！”宋江道：“但请放心，限日取还统领。”凌振谢道：“若得头领如此周全，死而瞑目。”晁盖道：“且教做筵席庆贺。”

次日，厅上大聚会众头领。饮酒之间，宋江与众人商议破连环马之策。正无良法，只见金钱豹子汤隆起身道：“小人不材，愿献一计。除是得这般军器和我一个哥哥，可以破得连环甲马。”吴学究便问道：“贤弟你且说用何等军器？你这个令亲哥哥是谁？”汤隆不慌不忙，叉手向前，说出这般军器和那个人来。有分教：四五个头领直往京师，三千余马军尽遭毒手。正是：计就玉京擒獬豸，谋成金阙捉狻猊。毕竟汤隆对众说出那般军器，甚么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话说当时汤隆对众头领说道：“小可是祖代打造军器为生。先父因此艺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得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这连环甲马取胜。欲破阵时，须用钩镰枪可破。汤隆祖传已有画样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汤隆虽是会打，却不会使。若要会使的人，只除非是我那个姑舅哥哥。会使这钩镰枪法，只有他一个教头，他家祖传习学，不教外人。或是马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则，端的使动，神出鬼没！”说言未了，林冲问道：“莫不是现做金枪班教师徐宁？”汤隆应道：“正是此人。”林冲道：“你不说起，我也忘了。这徐宁的金枪法、钩镰枪法，端的是天下独步。在京师时，多与我相会，较量武艺，彼此相敬相爱。只是如何能够得他上山来？”汤隆道：“徐宁先祖留下一件宝贝，世上无对，乃是镇家之宝。汤隆比时，曾随先父知寨往东京视探姑姑时，多曾见来。是一副雁翎砌就圈金甲。这一副甲披在身上，又轻又稳，刀剑箭矢，急不能

透，人都唤做赛唐猊。多有贵公子要求一见，造次不肯与人看。这副甲是他的性命。有一个皮匣子盛着，直挂在卧房中梁上。若是先对付得他这副甲来时，不由他不到这里。”吴用道：“若是如此，何难之有？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今次却用着鼓上蚤时迁去走一遭。”时迁随即应道：“只怕无此一物在彼；若端的有时，好歹定要取了来。”汤隆道：“你若盗得甲来，我便包办赚他上山。”

宋江问道：“你如何去赚他上山？”汤隆去宋江耳边低低说了数句，宋江笑道：“此计大妙！”吴学究道：“再用得三个人，同上东京走一遭。一个到京收买烟火、药料，并炮内用的药材；两个去取凌统领家老小。”彭玕见了，便起身禀道：“若得一人到颍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实拜成全之德。”宋江便道：“团练放心。便请二位修书，小可自教人去。”便唤杨林，可将金银书信，带领伴当，前往颍州取彭玕将军老小。薛永扮作使枪棒卖药的，往东京取凌统领老小。李云扮作客商，同往东京收买烟火、药料等物；乐和随汤隆同行，又挈薛永往来作伴。一面先送时迁下山去了。

次后，且叫汤隆打起一把钩镰枪做样，却教雷横提调监督，原来雷横祖上也是打铁出身。再说汤隆打起钩镰枪样子，教山寨里打军器的照着样子打造，自有雷横提调监督，不在话下。大寨做个送路筵席，当下杨林、薛永、李云、乐和、汤隆辞别下山去了。次日又送戴宗下山，往来

探听事情。这段话一时难尽。

这里且说时迁离了梁山泊，身边藏了暗器，诸般行头，在路迤迤来到东京，投个客店安下了。次日趲进城来，寻问金枪班教师徐宁家，有人指点道：“入得班门里，靠东第五家黑角子门便是。”时迁转入班门里，先看了前门，次后趲来，相了后门，见是一带高墙，墙里望见两间小巧楼屋，侧首却是一根戗柱。时迁看了一回，又去街坊问道：“徐教师在家里么？”人应道：“敢在内里随直未归。”时迁又问道：“不知几时归？”人应道：“直到晚方归来，五更便去内里随班。”时迁叫了相扰，且回客店里来，取了行头，藏在身边，分付店小二道：“我今夜多敢是不归，照管房中则个。”小二道：“但放心自去，并不差池。”

时迁再入到城里，买了些晚饭吃了，却趲到金枪班徐宁家，左右看时，没一个好安身去处。看看天色黑了，时迁趲入班门里面。是夜，寒冬天色，却无月光。时迁看见土地庙后一株大柏树，便把两只腿夹定，一节节爬将上去树头顶，骑马儿坐在枝柯上。悄悄望时，只见徐宁归来，望家里去了。又见班里两个人提着灯笼出来关门，把一把锁锁了，各自归家去了。早听得谯楼禁鼓，却转初更。云寒星斗无光，露散霜花渐白。时迁见班里静悄悄地，却从树上溜将下来，趲到徐宁后门边，从墙上下来，不费半点气力，爬将过去，看里面时，却是小小院子。时迁伏在

厨房外张时，见厨房下灯明，两个丫鬟兀自收拾未了。时迁却从钱柱上盘到膊风板边，伏做一块儿，张那楼上时，见那金枪手徐宁和娘子对坐炉边向火，怀里抱着一个六七岁孩儿。时迁看那卧房里时，见梁上果然有个大皮匣拴在上面。房门口挂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挂着各色衣服。徐宁口里叫道：“梅香，你来与我折了衣服。”下面一个丫鬟上来，就侧首春台上先折了一领紫绣圆领，又折一领官绿衬里袄子，并下面五色花绣踢串，一个护项彩色锦帕，一条红绿结子，并手帕一包。另用一个小黄帕儿，包着一条双獭尾荔枝金带，也放在包袱内，把来安在烘笼上。——时迁多看在眼里。

约至二更以后，徐宁收拾上床，娘子问道：“明日随直也不？”徐宁道：“明日正是天子驾幸龙符宫，须用早起五更去伺候。”娘子听了，便分付梅香道：“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随班。你们四更起来烧汤，安排点心。”时迁自忖道：“眼见得梁上那个皮匣子，便是盛甲在里面。我若趁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闹将起来，明日出不得城，却不误了大事？且捱到五更里下手不迟。”

听得徐宁夫妻两口儿上床睡了，两个丫鬟在房门外打铺。房里桌上，却点着碗灯。那五个人都睡着了。两个梅香一日伏侍到晚，精神困倦，亦皆睡了。时迁溜下来，去身边取个芦管儿，就窗棂眼里只一吹，把那碗灯早吹灭了。看看伏到四更左侧，徐宁起来，便唤丫鬟起来烧汤。

那两个使女，从睡梦里起来，看房里没了灯，叫道：“啊呀，今夜却没了灯！”徐宁道：“你不去后面讨灯，等几时！”那个梅香开楼门，下胡梯响。时迁听得，却从柱上只一溜，来到后门边黑影里伏了。听得丫鬟正开后门出来，便去开墙门，时迁却潜入厨房里，贴身在厨桌上。梅香讨了灯火入来看时，又去关门，却来灶前烧火。这个女使也起来生炭火上楼去。多时汤滚，捧面汤上去，徐宁洗漱了，叫烫些热酒上来。丫鬟安排肉食炊饼上去，徐宁吃罢，叫把饭与外面当直的吃。时迁听得徐宁下来，叫伴当吃了饭，背着包袱，拿了金枪出门。两个梅香点着灯，送徐宁出去。时迁却从厨桌下出来，便上楼去，从桶子边直趑到梁上，却把身躯伏了，两个丫鬟，又关闭了门户，吹灭了灯火，上楼来，脱了衣裳，倒头便睡。

时迁听那两个梅香睡着了，在梁上把那芦管儿指灯一吹，那灯又早灭了。时迁却从梁上轻轻解了皮匣，正要下来，徐宁的娘子觉来，听得响，叫梅香道：“梁上甚么响？”时迁做老鼠叫。丫鬟道：“娘子不听得是老鼠叫？因厮打，这般响。”时迁就便学老鼠厮打，溜将下来。悄悄地开了楼门，款款地背着皮匣，下得胡梯，从里面直开到外门，来到班门口。已自有那随班的人出门，四更便开了锁。时迁得了皮匣，从人队里趁闹出去了，一口气奔出城外，到客店门前。此时天色未晓，敲开店门，去房里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担儿挑了，计算还了房钱，出离店肆，投

东便走。

行到四十里外，方才去食店里打火做些饭吃，只见一个人也撞将人来。时迁看时，不是别人，却是神行太保戴宗。见时迁已得了物，两个暗暗说了几句话，戴宗道：“我先将甲投山寨去，你与汤隆慢慢地来。”时迁打开皮匣，取出那副雁翎锁子甲来，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出了店门，作起神行法，自投梁山泊去了。

时迁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担子上，吃了饭食，还了打火钱，挑上担儿，出店门便走。到二十里路上，撞见汤隆，两个便入酒店里商量。汤隆道：“你只依我从这条路去，但过路上酒店、饭店、客店，门上若见有白粉圈儿，你便可就在那店里买酒买肉吃，客店之中就便安歇，特地把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头，离此间一程外等我。”时迁依计去了。汤隆慢慢地吃了一回酒，却投东京城里来。

且说徐宁家里，天明，两个丫鬟起来，只见楼门也开了，下面中门大门都不关，慌忙家里看时，一应物件都有，两个丫鬟上楼来，对娘子说道：“不知怎的门户都开了，却不曾失了物件。”娘子便道：“五更里听得梁上响，你说是老鼠厮打，你且看那皮匣子没甚么事？”两个丫鬟看了，只叫得苦：“皮匣子不知那里去了！”那娘子听了，慌忙起来道：“快央人去龙符宫里，报与官人知道，教他早来跟寻！”丫鬟急急寻人去龙符宫报徐宁，连央了三四替人，都回来说道：“金枪班直随驾内苑去了，外面都是

亲军护御守把，谁人能够入去？直须等他自归。”徐宁妻子并两个丫鬟如热镬子上蚂蚁，走头无路，不茶不饭，慌做一团。

徐宁直到黄昏时候，方才卸了衣袍服色，着当直的背了，将着金枪，径回家来。到得班门口，邻舍说道：“娘子在家失盗，等候得观察，不见回来。”徐宁吃了一惊，慌忙走到家里。两个丫鬟迎门道：“官人五更出去，却被贼人闪将入来，单单只把梁上那个皮匣子盗将去了。”徐宁听罢，只叫那连声的苦，从丹田底下直滚出口角来。娘子道：“这贼正不知几时闪在房里？”徐宁道：“别的都不打紧，这副雁翎甲，乃是祖宗留传四代之宝，不曾有失。花儿王太尉曾还我三万贯钱，我不曾舍得卖与他。恐怕久后军前阵后要用，生怕有些差池，因此拴在梁上。多少人要看我的，只推没了。今次声张起来，枉惹他人耻笑，今却失去，如之奈何！”徐宁一夜睡不着，思量道：“不知是甚么人盗了去！——也是曾知我这副甲的人。”娘子想道：“敢是夜来灭了灯时，那贼已躲在家里了？必然是有人爱你的，将钱问你买不得，因此使这个高手贼来盗了去。你可央人慢慢缉访出来，别作商议，且不要打草惊蛇。”徐宁听了，到天明起来，坐在家中纳闷。好似：

蜀王春恨，宋玉秋悲。吕虔遗腰下之刀，雷焕失
狱中之剑。珠亡照乘，璧碎连城。王凯之珊瑚已毁，
无可赔偿；裴航之玉杵未逢，难谐欢好。正是凤落荒

坡凋锦羽，龙居浅水失明珠。

这日徐宁正在家中纳闷，早饭时分，只听得有人扣门。当直的去问姓名，人去报道：“有个延安府汤知寨儿子汤隆，特来拜望。”徐宁听罢，教请进客位里相见。汤隆见了徐宁，纳头拜下，说道：“哥哥一向安乐？”徐宁答道：“闻知舅舅归天去了，一者官身羁绊，二乃路途遥远，不能前来吊问。并不知兄弟信息，一向正在何处？今次自何而来？”汤隆道：“言之不尽。自从父亲亡故之后，时乖运蹇，一向流落江湖。今从山东径来京师，探望兄长。”徐宁道：“兄弟少坐。”便叫安排酒食相待。汤隆去包袱内取出两锭蒜条金，重二十两，送与徐宁，说道：“先父临终之日，留下这些东西，教寄与哥哥做遗念。为因无心腹之人，不曾捎来。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师纳还哥哥。”徐宁道：“感承舅舅如此挂念，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顺处，怎地报答！”汤隆道：“哥哥休恁地说。先父在日之时，常是想念哥哥这一身武艺，只恨山遥水远，不能够相见一面，因此留这些物与哥哥做遗念。”徐宁谢了汤隆，交收过了，且安排酒来管待。

汤隆和徐宁饮酒中间，徐宁只是眉头不展，面带忧容。汤隆起身道：“哥哥如何尊颜有些不喜？心中必有忧疑不决之事。”徐宁叹口气道：“兄弟不知，一言难尽，夜来家间被盗。”汤隆道：“不知失去了何物？”徐宁道：“单单只盗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雁翎锁子甲，又唤着赛唐猊。

昨夜失了这件东西，以此心下不乐。”汤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曾见来，端的无比，先父常常称赞不尽。却是放在何处被盗了去？”徐宁道：“我把一个皮匣子盛着，拴缚在卧房中梁上，正不知贼人甚么时候人来盗了去。”汤隆问道：“却是甚等样皮匣子盛着？”徐宁道：“是个红羊皮匣子盛着，里面又用香绵裹住。”汤隆假意失惊道：“红羊皮匣子？不是上面有白线刺着绿云头如意，中间有狮子滚绣球的？”徐宁道：“兄弟，你那里见来？”汤隆道：“小弟夜来离城四十里，在一个村店里沽些酒吃，见个鲜眼睛黑瘦汉子，担儿上挑着。我见了，心中也自暗忖道：‘这个皮匣子，却是盛甚么东西的？’临出门时，我问道：‘你这皮匣子作何用？’那汉子应道：‘原是盛甲的，如今胡乱放些衣服。’必是这个人了。我见那厮却似闪肭了腿的，一步步挑着了走。何不我们追赶他去？”徐宁道：“若是赶得着时，却不是天赐其便！”汤隆道：“既是如此，不要耽搁，便赶去罢。”

徐宁听了，急急换上麻鞋，带了腰刀，提条朴刀，便和汤隆两个出了东郭门，拽开脚步，迤迳赶来。前面见壁上有白圈酒店里，汤隆道：“我们且吃碗酒了赶，就这里问一声。”汤隆入得门坐下，便问道：“主人家，借问一问，曾有个鲜眼黑瘦汉子，挑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么？”店主人道：“昨夜晚，是有这般一个人挑着红羊皮匣子过去了。一似腿上吃跌了的，一步一颠走。”汤隆道：“哥哥，

你听却如何？”徐宁听了，做声不得。

两个连忙还了酒钱，出门便去。前面又见一个客店，壁上有那白圈，汤隆立住了脚，说道：“哥哥，兄弟走不动了，和哥哥且就这客店里歇了。明日早去赶。”徐宁道：“我却是官身，倘或点名不到，官司必然见责，如之奈何！”汤隆道：“这个不用兄长忧心，嫂嫂必自推个事故。”当晚又在客店里问时，店小二答道：“昨夜有一个鲜眼黑瘦汉子，在我店里歇了一夜，直睡到今日小日中，方才去了。口里只问山东路程。”汤隆道：“恁地可以赶了。明日起个四更，定是赶着，拿住那厮，便有下落。”当夜两个歇了。

次日起个四更，离了客店，又迤迤赶来。汤隆但见壁上有白粉圈儿，便做买酒买食吃了问路，处处皆说得一般。徐宁心中急切要那副甲，只顾跟随着汤隆赶了去。看看天色又晚了，望见前面一所古庙，庙前树下，时迁放着担儿，在那里坐地。汤隆看见，叫道：“好了！前面树下那个，不是哥哥盛甲的匣子？”徐宁见了，抢向前来，一把揪住时迁，喝道：“你这厮好大胆！如何盗了我这副甲来！”时迁道：“住，住！不要叫！是我盗了你这副甲来，你如今却是要怎地？”徐宁喝道：“畜生无礼！倒问我要怎的！”时迁道：“你且看匣子里有甲也无？”汤隆便把匣子打开看时，里面却是空的。徐宁道：“你这厮把我这副甲那里去了！”时迁道：“你听我说，小人姓张，排行第一，

泰安州人氏。本州有个财主，要结识老种经略相公，知道你家有这副雁翎锁子甲，不肯货卖，特地使我同一个李三，两人来你家偷盗，许俺们一万贯。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来，闪腩了腿，因此走不动。先教李三把甲拿了去，只留得空匣在此。你若要奈何我时，便到官司，只是拚着命，就打死我也不招，休想我指出别人来。若还肯饶我官司，我和你去讨这副甲来还你。”

徐宁踌躇了半晌，决断不下。汤隆便道：“哥哥，不怕他飞了去！只和他去讨甲！若无甲时，须有本处官司告理。”徐宁便道：“兄弟也说的是。”三个厮赶着，又投客店里来息了。徐宁、汤隆监住时迁一处宿歇。原来时迁故把些绢帛扎缚了腿，只做闪腩了腿。徐宁见他走不动，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三个又歇了一夜。次日早起来再行，时迁一路买酒买肉陪告。又行了一日。

次日，徐宁在路上心焦起来，不知毕竟有甲也无。正走之间，只见路旁边三四个头口，拽出一辆空车子，背后一个人驾车，旁边一个客人，看着汤隆，纳头便拜。汤隆问道：“兄弟因何到此？”那人答道：“郑州做了买卖，要回泰安州去。”汤隆道：“最好。我三个要搭车子，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那人说：“莫说三个上车，再多些也不计较。”汤隆大喜，叫与徐宁相见。徐宁问道：“此人是谁？”汤隆答道：“我去年在泰安州烧香，结识得这个兄弟，姓李，名荣，是个有义气的人。”徐宁道：“既然如

此，这张一又走不动，都上车子坐地。”只叫车客驾车子行。四个人坐在车子上，徐宁问道：“张一，你且说与我那个财主姓名。”时迁吃逼不过，三回五次推托，只得胡乱说道：“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徐宁却问李荣道：“你那泰安州曾有个郭大官人么？”李荣答道：“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个上户财主，专好结识官宦来往，门下养着多少闲人。”徐宁听罢，心中想道：“既有主坐，必不碍事。”又见李荣一路上说些枪棒，唱几个曲儿，不觉的又过了一日。

话休絮繁。看看到梁山泊只有两程多路，只见李荣叫车客把葫芦去沽些酒来，买些肉来，就车子上吃三杯。李荣把出一个瓢来，先倾一瓢，来劝徐宁，徐宁一饮而尽。李荣再叫倾酒，车客假做手脱，把这一葫芦酒，都倾翻在地下。李荣喝骂车客再去沽些。只见徐宁口角流涎，扑地倒在车子上了。李荣是谁？却是铁叫子乐和。三个从车上跳将下来，赶着车子，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众人就把徐宁扛扶下船，都到金沙滩上岸。

宋江已有人报知，和众头领下山接着。徐宁此时麻药已醒，众人又用解药解了。徐宁开眼见了众人，吃了一惊，便问汤隆道：“兄弟，你如何赚我到这里？”汤隆道：“哥哥听我说，小弟今次闻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杰，因此上在武冈镇拜黑旋风李逵做哥哥，投托大寨入伙。今被呼延灼用连环甲马冲阵，无计可破，是小弟献此钩镰枪法。

只除是哥哥会使。由此定这条计：使时迁先来盗了你的甲，却教小弟赚哥哥上路，后使乐和假做李荣，过山时，下了蒙汗药，请哥哥上山来坐把交椅。”徐宁道：“却是兄弟送了我！”宋江执杯向前陪告道：“现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万望观察怜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林冲也来把盏陪话道：“小弟亦到此间，多说兄长清德，休要推却。”徐宁道：“汤隆兄弟，你却赚我到此，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如之奈何！”宋江道：“这个不妨。观察放心，只在小可身上，早晚便取宝眷到此完聚。”晁盖、吴用、公孙胜都来与徐宁陪话，安排筵席作庆。一面选拣精壮小喽罗，学使钩镰枪法，一面使戴宗和汤隆星夜往东京，搬取徐宁老小。旬日之间，杨林自颍州取到彭玘老小，薛永自东京取到凌振老小，李云收买到五车烟火、药料回寨。更过数日，戴宗、汤隆取到徐宁老小上山。

徐宁见了妻子到来，吃了一惊，问是如何便到得这里。妻子答道：“自你转背，官司点名不到，我使了些金银首饰，只推道患病在床，因此不来叫唤。忽见汤叔叔赍着雁翎甲来说道：‘甲便夺得来了。哥哥只是于路染病，将次死在客店里，叫嫂嫂和孩儿便来看视。’把我赚上车子，我又不知路径，迤迤来到这里。”徐宁道：“兄弟，好却好了。只可惜将我这副甲陷在家里了。”汤隆笑道：“好教哥哥欢喜，打发嫂嫂上车之后，我便复翻身去赚了这

甲，诱了这两个姬嫖，收拾了家中应有细软，做一担儿挑在这里。”徐宁道：“恁地时，我们不能够回东京去了。”汤隆道：“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来在半路上，撞见一伙客人，我把哥哥的雁翎甲穿了，搽画了脸，说哥哥名姓，劫了那伙客人的财物。这早晚东京已自遍行文书，捉拿哥哥。”徐宁道：“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浅！”晁盖、宋江都来陪话道：“若不是如此，观察如何肯在这里住？”随即拨定房屋，与徐宁安顿老小。众头领且商议破连环马军之法。

此时雷横监造钩镰枪已都完备。宋江、吴用等启请徐宁，教众军健学使钩镰枪法。徐宁道：“小弟今当尽情剖露，训练众军头目，拣选身材长壮之士。”众头领都在聚义厅上看徐宁选军，说那个钩镰枪法。有分教：三千甲马登时破，一个英雄指日降。毕竟金枪徐宁怎的敷演钩镰枪法，且听下回分解。